旅行雜誌



HUNG YING LIBRARY

民國三十年九月
第十五卷 第九號

CHINA TRAVELER

Vol. 15, No. 9 · September 1941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勝利紅茶　建國綠茶

復興沱茶　合作花茶

色香味俱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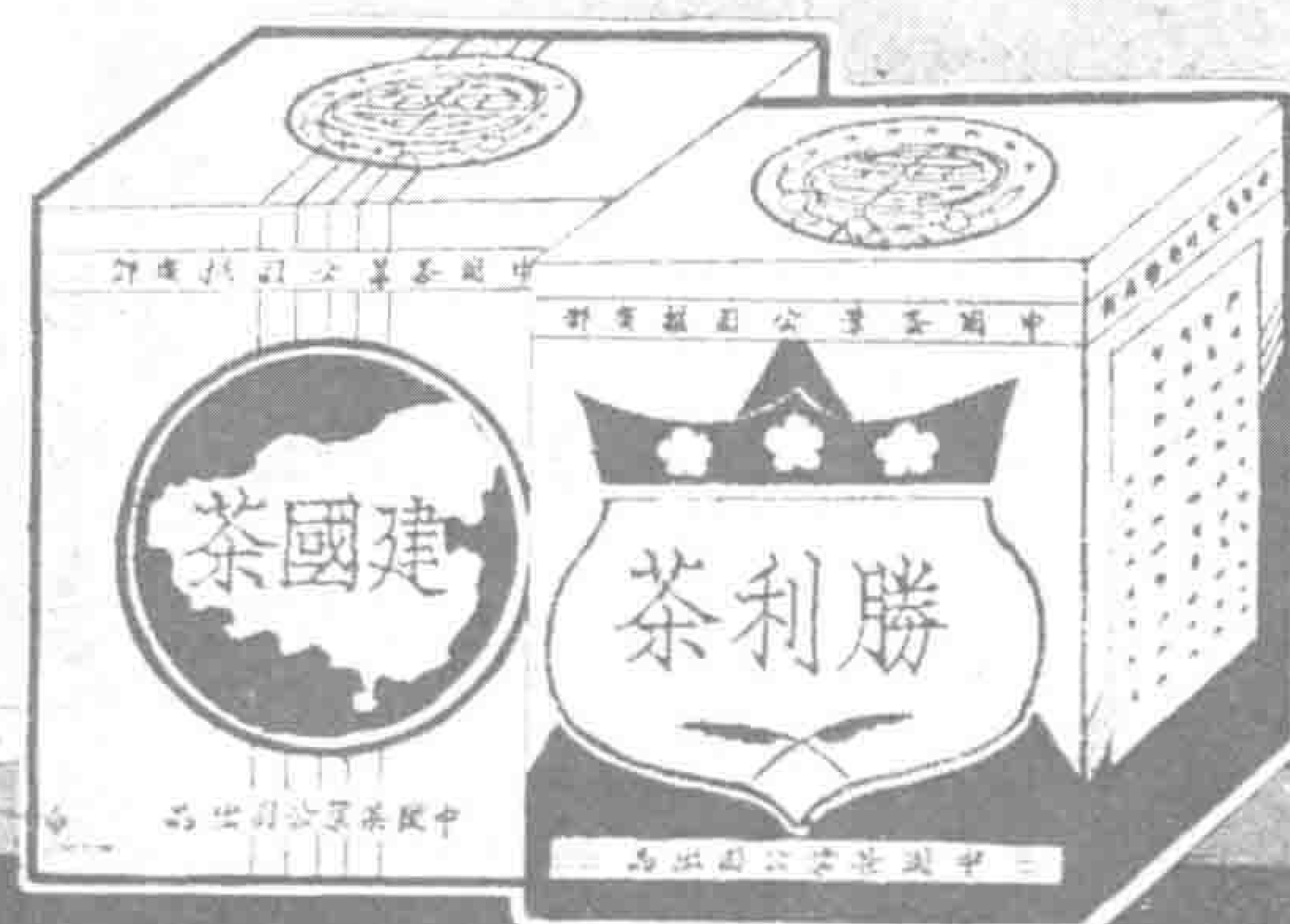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十五卷　九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封面

香港灣仔俯瞰

香港原係中國南海一荒島，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割讓與英，迄今不過百年。英人殫精竭力，從事建設，向之荒僻漁村，一變而爲綺麗繁華之都市矣。香島地處水陸要衝，港闊水深，海舶巨艫，可以直靠碼頭；又爲自由口岸，各國輸入貨品，均不抽稅，商業繁盛，爲遠東大埠之一。海岸與山麓之間，闢爲市區，商肆林立，交通發達，不亞上海；住宅率依山建築，山道寬坦，林木幽蒨，不啻一大規範之花園。入晚漫山燈火，燦爛又似滿鑲寶石之王冠焉。圖係灣仔鳥瞰，面臨維多利亞港，正對九龍，屋宇櫛比，人烟稠密，商店，旅館，戲院，酒樓等，都薈萃於此。香港地形東西修而南北窄，灣仔略約處於中央，沿港岸地勢觀之，佛彷新月半輪也。

旅行畫報

烟霞山逭暑集影……玉潔……五

大峽谷風景線……萬瓏……六

旅程記述

●世外桃源的塔佛斯……余新恩……九

●記意大利脫利斯脫……馮朱棣……一五

●一平郎行……金洪根……二一

地方描寫

香港的特質……愛農……二四

●天南雜記……帥雨蒼……二五

四三一二六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美作家游澳觀感……樂天……三一

游蹤處處

澳洲的夏景……黃映……三七

美國備戰

海上日記(上)……欒文開……四三

漫談美國的軍隊生活……嚴安孚……五一

仰光的繁榮……蕭貴……六四

三峽風光

川東壯遊(二)……天涯游子……六七

航空名著

御風行(下)……王仲鄂……七五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三十八)……沁明女士……八三

遊覽專著

遊覽建設問題……佘貴棠……九五

長篇小說

蒙面人(九)……秦瘦鷗……一〇五

美麗的鼓浪嶼……過客……一一三

負販列傳……張恨水……一一七

完全華僑資本幷由華僑經營之最大金融機關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

▼實收資本：叻幣壹千萬元．公積金：叻幣貳百萬元▲

▼經營國外匯兌票據貼現民信匯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總行——新嘉坡朱烈街「華廈」大樓

分行：

英屬馬來亞

檳榔嶼分行 28 & 30, Beach Street, PENANG.

馬六甲分行 6, First Cross Street, MALACCA.

吉隆坡分行 1, Rodger Street, KUALA LUMPUR.

巴生分行 19, Station Street, KLANG.

芙蓉分行 63, Birch Road SEREMBAN.

怡保分行 12, Hugh Low Street, IPOH.

安順分行 3, Anson Road, TELUK ANSON.

太平分行 122 & 124, Main Road, TAIPING.

吉寧丹分行 11-A, Jalan Pasar, KOTA BAHRU, Kelantan.

吉打分行 24, Jalan Rajah, ALOR STAR Kedah.

新山分行 12, Jalan Ibrahim, JOHORE BAHRU.

峇都巴轄分行 109, Jalan Rahamat, BATU PAHAT.

蔴坡分行 1 & 3, Jalan Sayang, MUAR.

昔加末分行 27 & 29, Jalan Tungku Ahmad, SEGAMAT.

荷屬東印度

巴城分行 90, Buiten Nieuwpoort Straat, BATAVIA.

泗水分行 137 Kembang Djepoen, SOURABAYA.

巨港分行 16, Ilir, PALEMBANG.

占碑分行 8, Park Weg, DJAMBI.

緬甸

仰光分行 344 & 346, Strand Road, RANGOON.

國內

上海分行 九江路一百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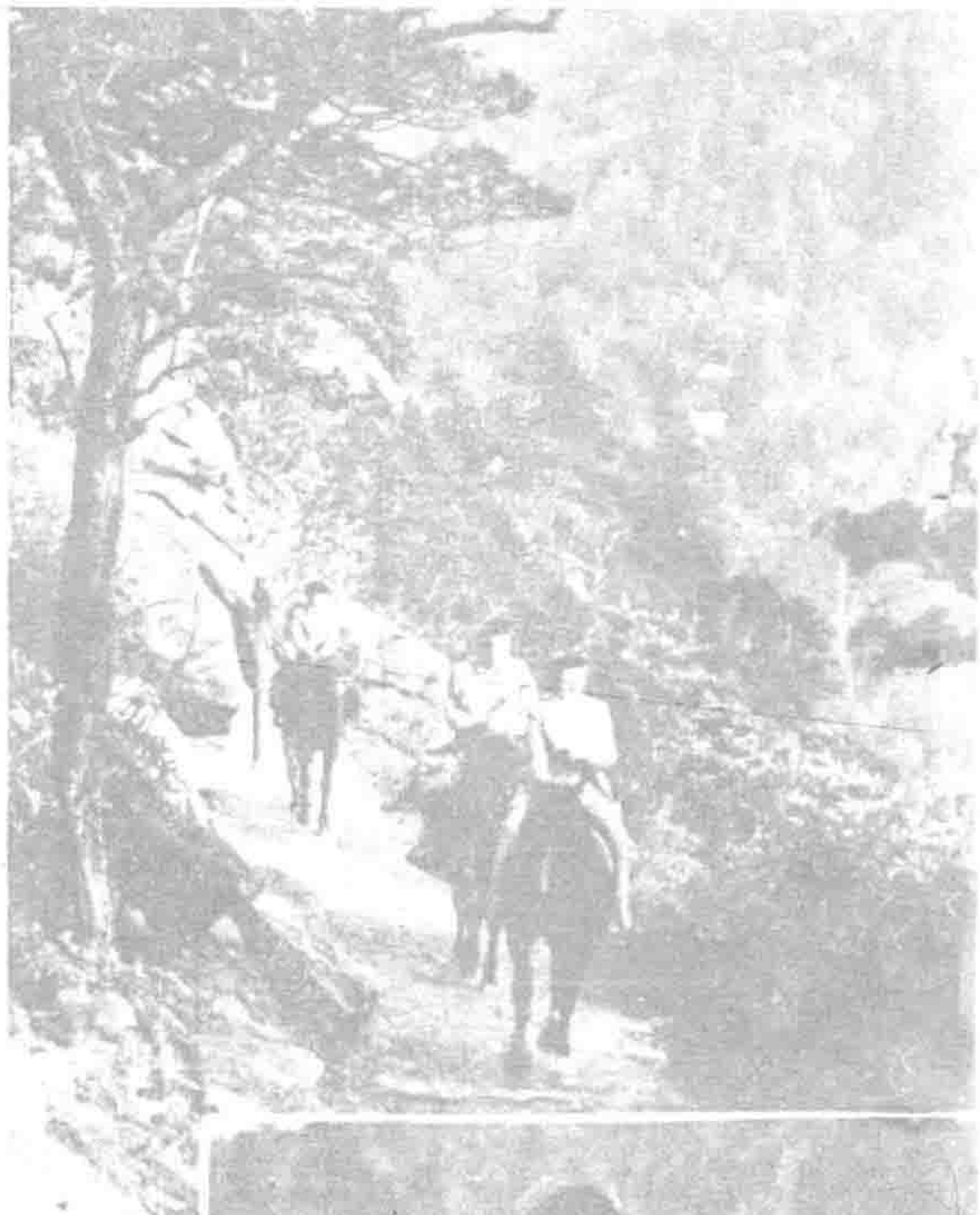
廈門分行 鼓浪嶼福建路一百四十五號A

香港分行 皇后大道中十三號

烟霞山道暑集影

潘琦每次出遊，有一個叫做惠斯萊的嚮導陪伴着。他是生長在山中的，不曾識途老馬，還里可很表現他的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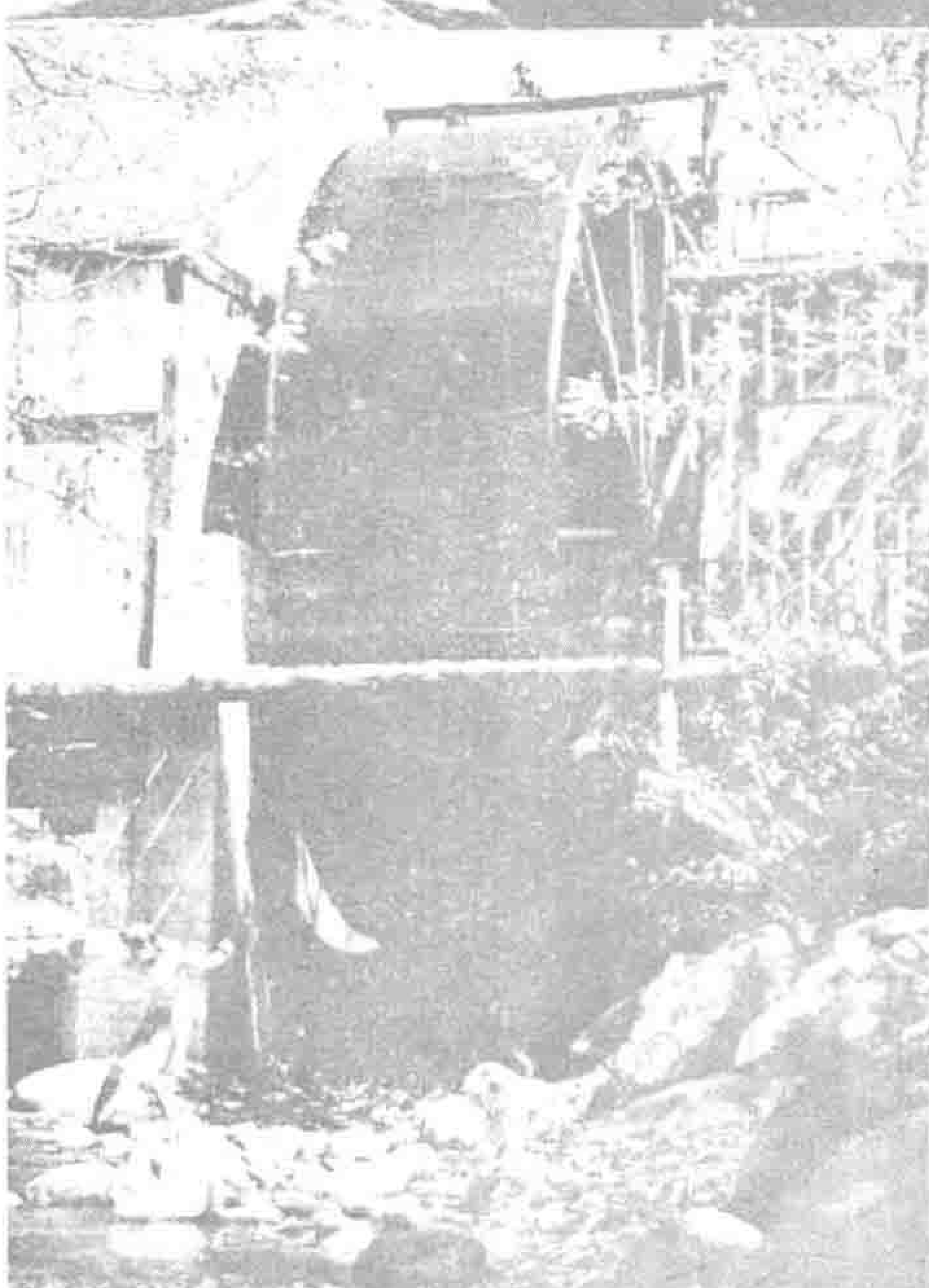


赴闊康道中，潘琦一馬當先，非常得意。山道係政府所建築，工程殊爲偉大。

美國大烟霞山國家公園，位於丹乃茜和北卡洛里那州的邊境。面積遼闊，風景絕佳。遠望山色如黛，隱約爲一層烟霞所遮掩，因而呼之爲烟霞山。紐約名女優潘琦・法蘭茜今夏應「展望」雜誌之邀，在山中作一星期的暢遊。



大脊湖中一舟邊淺，景色最稱柔美。↑



←離嘉陵堡三里之遙，溪流甚爲湍急，愛萊磨坊利用這水力，碾磨穀和麥。



小鎗河上潘琦垂釣，她本要想釣些繫結，但果失望。↑

圖中老人年八十三，纔結婚，潘琦訪之。↓



大峽谷風景線



←大峽谷海拔七千呎，這裏的池水非常冷冽，大約祇有四十九度。



↑大峽谷的中心區，深一英里，廣八至廿英里。



↓遊客必以驢爲代步，均能致遠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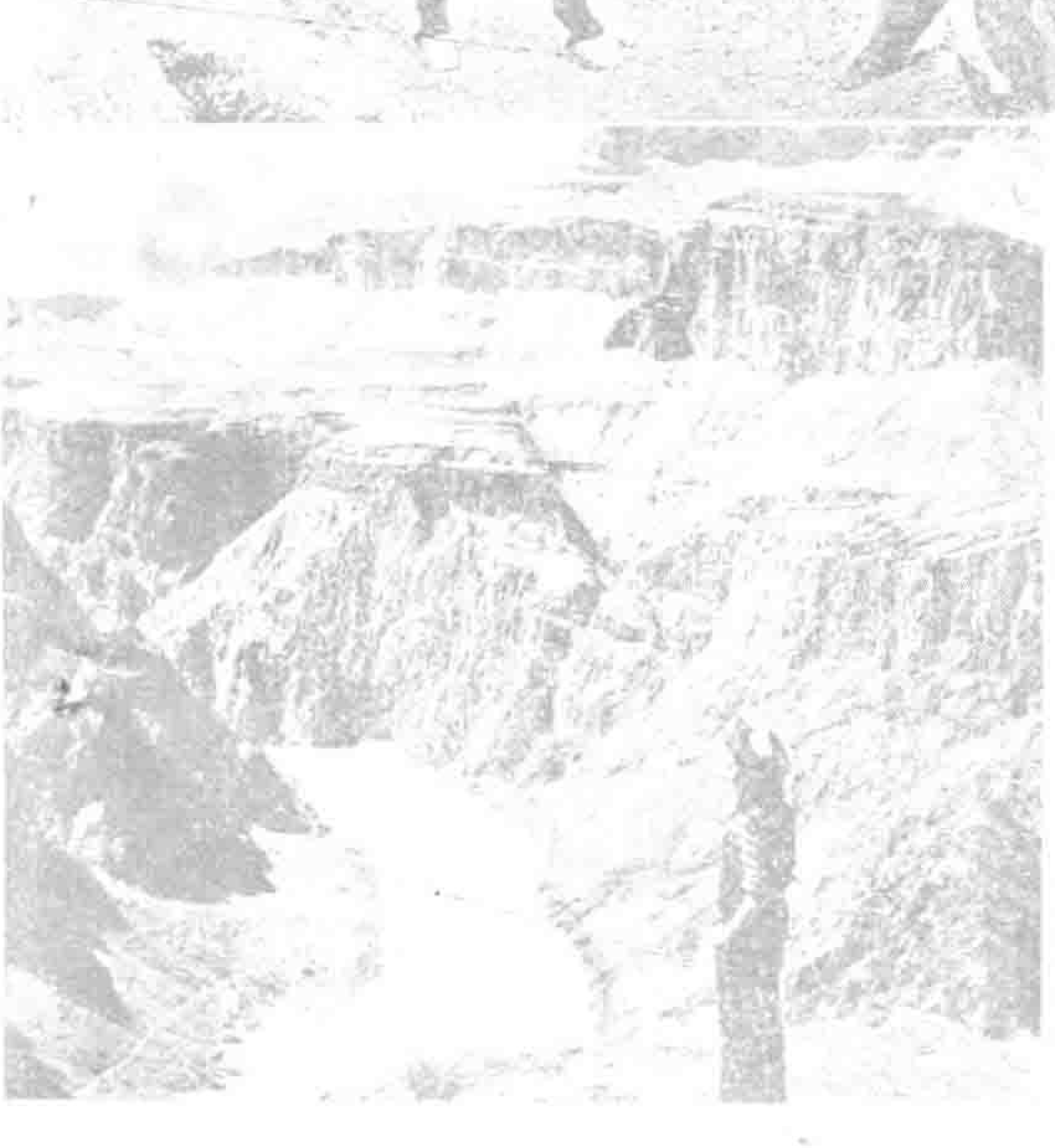




〔上〕遊客騎的驢子穩妥可靠，牠們須經一年訓練。

〔下〕林達倦遊將返，牧童約翰高歌一曲以示惜別。

大峽谷爲美國西南部天然偉大奇蹟之一，它已有八百萬年的高齡，遊其地者，無論如何總覺得「人是怎樣的渺小呀」！十七歲電影明星林達．台妮兒，策驢行遊，在這天老地荒的境界中，無異插上了一朵鮮豔的名卉呢。她從好萊塢出發，搭了聖太飛火車前往，一路非常舒適。「展望」雜誌記者特地爲她攝影多幀。



←將及平地時，林達注視此風化侵蝕中之科羅萊杜河。

世外桃源的塔佛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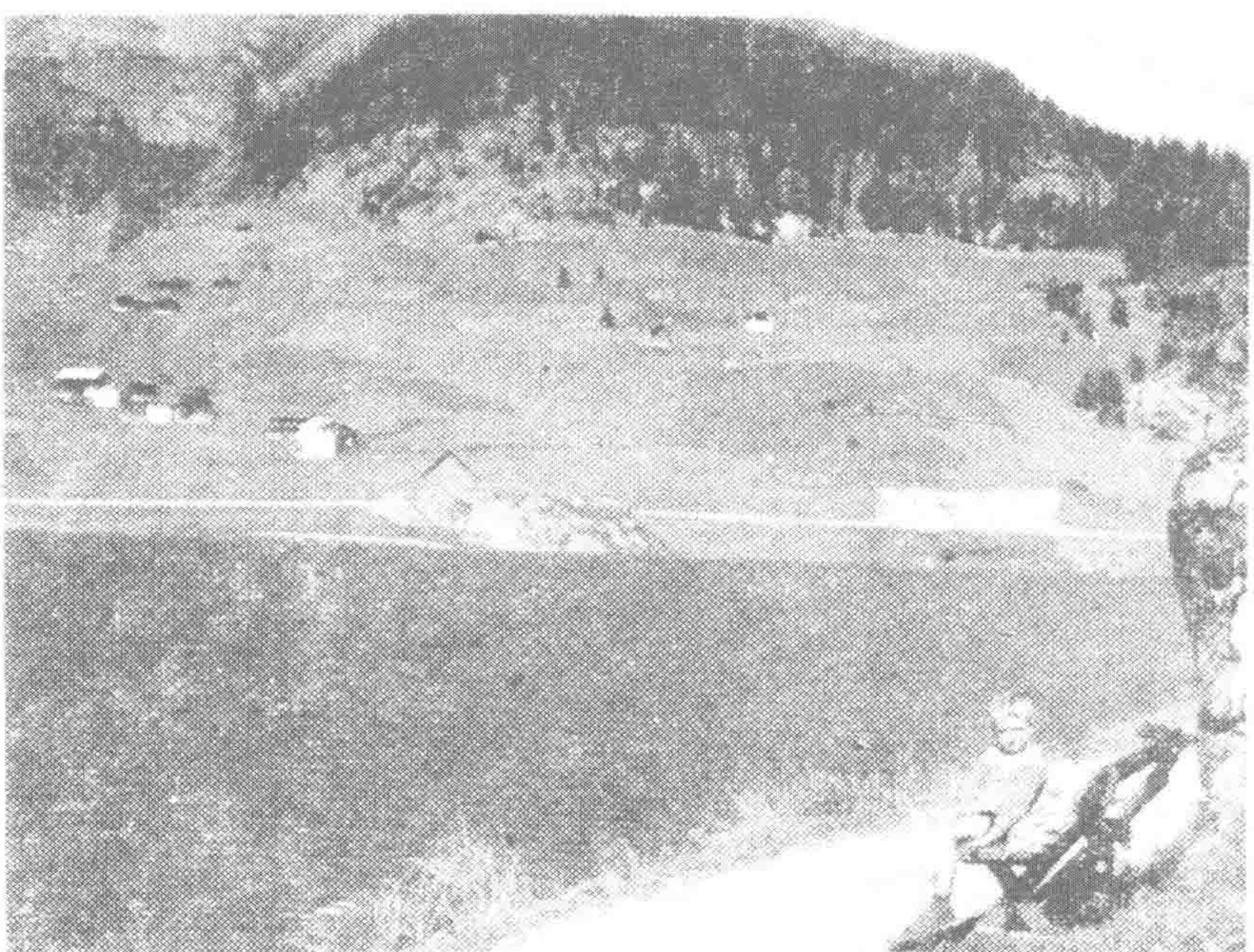
余新恩

瑞士獨得天賦之厚，風景氣候，秀麗可愛，千萬個遊客，來自各國各地，絡繹於道，終年不息。這也是太平時節一種當然的趨向呀！二次歐戰爆發迄今，已有兩年了。瑞士在那四面楚歌的風濤中，依然屹立獨存，也要算爲大僥倖了。人們常羨慕瑞士人民的幸福不小，要知他們現在也度着那朝不保暮的驚弓之鳥的生活，甚麼都受到管制，以往那一切自然而和美喜悅的氣象，早已由人們的面罩上無聲無息地消沉了。

就在這樣的一次，我去遊覽瑞士盡東端的塔佛斯山，塔佛斯Davos是瑞士東區一個很著名的山頭，高出海平面約五千呎。冬不寒，夏不熱，因它背後還有個山頭擋住了强烈的北風。其氣候的適合，風景的美麗，也就早已膾炙人口了。

這次的旅行，很有些奇特。一路再沒有以往那般雜噪熱鬧的情緒，乘客稀少，靜悄悄地各行其是罷了。

我乘這個機會，實則呢，爲了由法國將逃難到瑞士，無事可作，權再作一次全瑞士之遊。由盡西端跑到盡東端去，中間經過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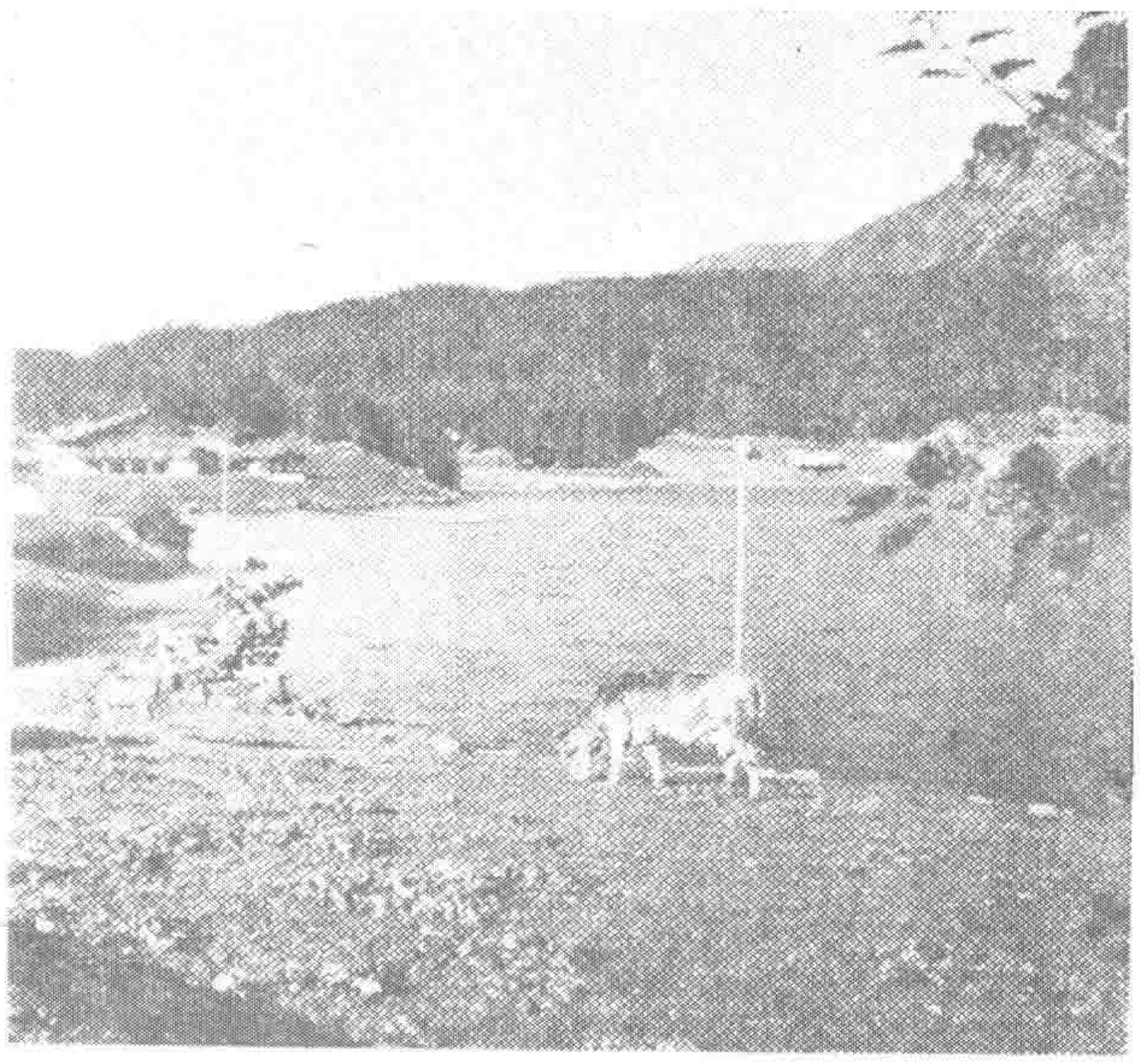


東瑞士湖山的一角

四三—二六九

湖區高山。最令人注意的，自然是那最高而雄偉的少婦峯 Jung-frau 了。它那頂巔超出海面一二，四九八呎，終年積雪不散，瑞士四季不衰的風景之美，盡粹於此。終於到達離塔佛斯不遠的蘭夸特 Landquart 下車，改換了上山火車，向着阿爾卑斯山繼續輾轉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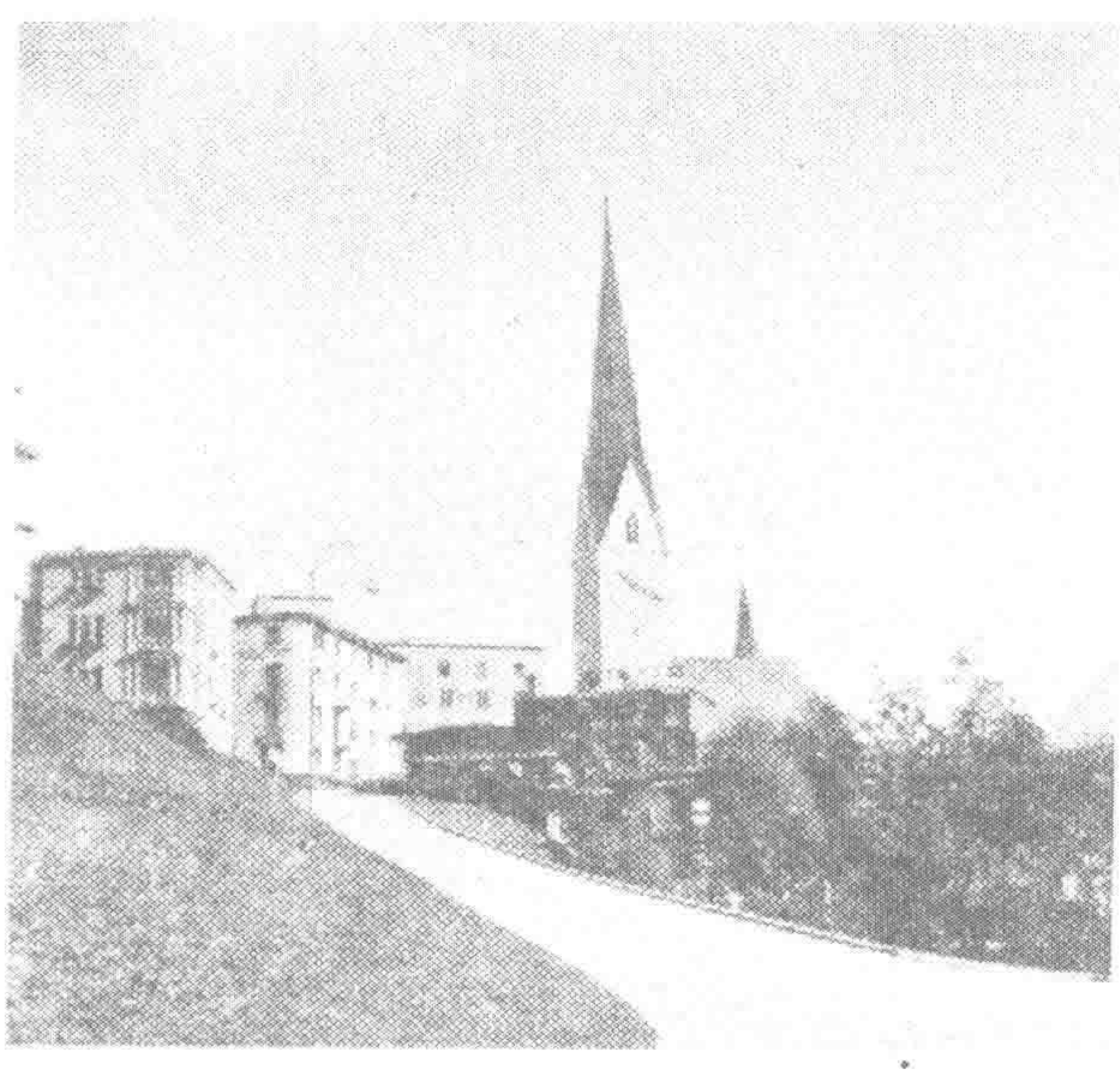
當天就可到塔佛斯山。車不斷的出入山洞叢林，最後還在山中的湖畔行走了一段。車廂裏只有我這僅有的一個閒暇旅客，不時探首窗外，看那美麗寂靜的景色。像這種從未經驗過的旅行，不覺憶起陶潛的桃花源記來。



湖畔之牛

從前每讀到這段記事，輒想效法南陽劉子驥去尋找這樣一個仙境。不料事隔這許多年，在這次的旅行中却找到了這幾乎類似的地方。

雖逢到的不是桃花林，但確是個叢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這已使我驚異了。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這就是我鑽進山洞裏去了。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顯然地我已出洞，到達塔佛斯鎮 Davos Platz 了。所看見的果眞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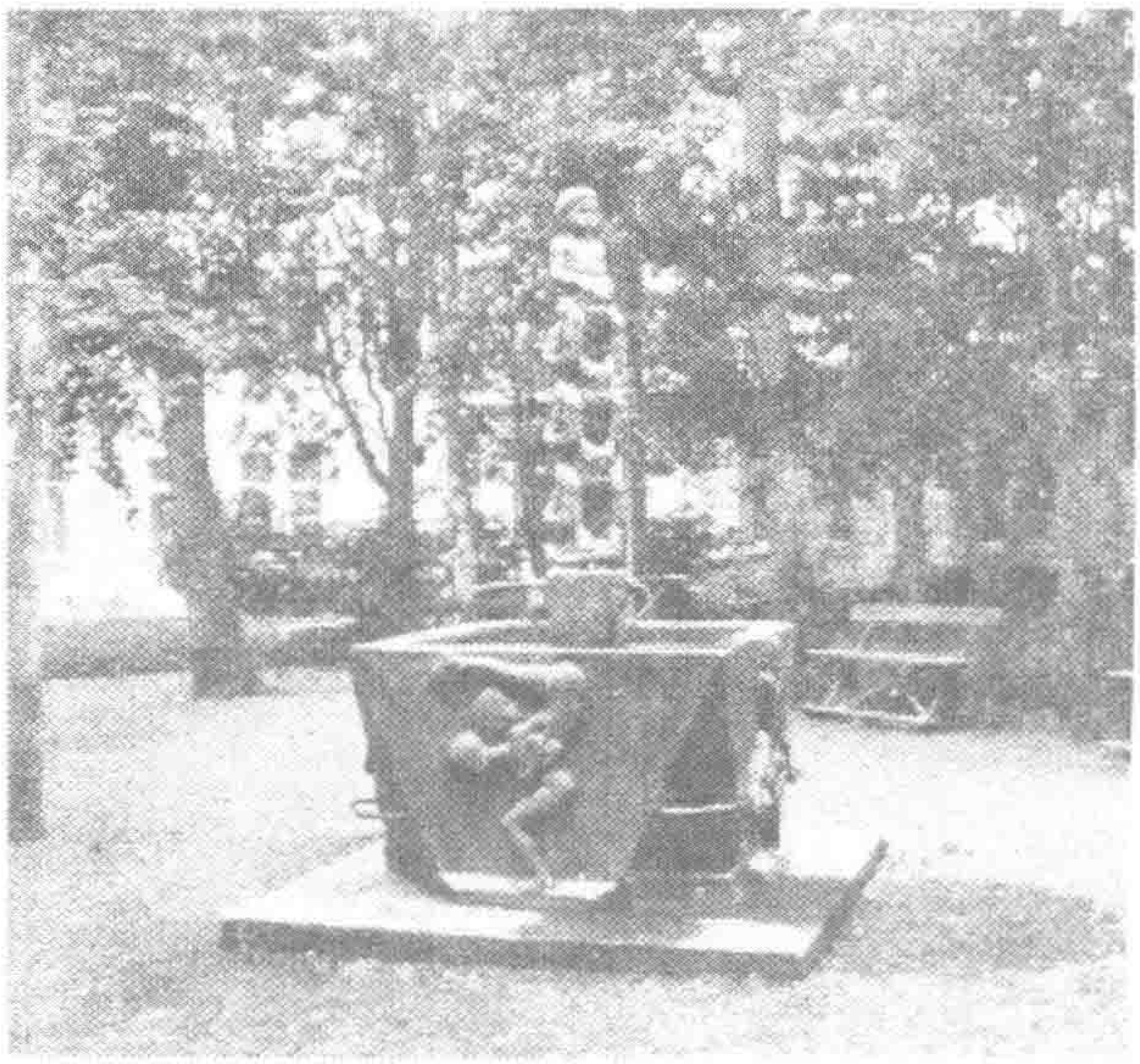


塔佛斯鎮市政廳

塔佛斯的居民，都是瑞士德文區人，離奧國卽在咫尺，都有着

淺色頭髮，講德語，也頗有德國人的氣概。由一條斜坡上去，是個尖頂的市政廳，再轉走上去就到了一大片平原，兩旁有不少商舖，郵政局電報局也在那裏。

店舖的櫥窗中陳列着不少居民的手工業，有些是木製的小玩意，如瑞士木房的式樣，古鐘，爬山鞋，滑雪棒等等，再有的是衣襪用具。路旁還有小園林，噴水池，便利行人息足。街的盡頭及兩旁，還有良田美地。



鎮上的噴水池

我找到一所清雅的公寓 Pension 住下。建築是兩層，下層是客廳飯廳，上層是臥室。房間很簡潔，每個房間都還毗連着一個寬暢的陽臺，有着一個很舒適的靠椅，為作日光浴用的。

我找妥居處後，一天的旅途已夠勞累了，遂倚欄遠眺那幻變無窮的雲彩晚霞。屋舍前，還有自己種植的一片園田。只見一位老婦，也就是屋主，手執鐮刀走向園裏，擇了一大顆生菜來預備我的晚餐。俄而又聞得宰雞之聲，我不禁又吟出那桃花源記裏的便要還家，設酒割鷄作食的字句來了。



塔佛斯的民房

當看到那把鐮刀的時候，使我又想起一段故事來。一個暑假我在巴黎進校補習法文。我讀的是第二班，除了默書問答外，教員還同我們講故事。一天她講的是這樣的一段故事：

兩個遊歷者晚上迷失了路，於是找到一家村民那裏去住宿。



療養院外景

睡到三更，忽聽得隔室屋主夫婦在商討一件重要事件，打算宰一個呢，還是兩個一齊宰掉。這兩個旅客聽到後很是害怕，想他們預備來謀財害命了。果然不一刻就聞得磨刀聲，並有人蹝蹝的向着屋子裏來了。

當敎員正講到這緊要關頭的時候，我們的敎室門忽然地洞開了，衝進個人來。原來是校長先生進來報告一件事情。但他在這樣巧合的時候進來，弄得哄堂大笑。

晚餐預備好了，桌上有酒有雞有菜。所以主人所打算的不是宰人而是宰雞。列席的只有這位老婦和我二人。她是屋主，年已花甲，生長於斯。太平年間旅店客滿，她就雇用個女工來操作，但如今戰事方興，旅客絕跡，因也只好自己動手了。

起初她從未見過中國人，所以看見我乃大驚，問所從來，我於是具答之。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然際此嚴重之時，少不了有個警廳人員來調查調查了。

至於他們自己呢？雖是有點先世避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的那種氣派，但現在到底是有報紙及無線電的，所以足不出戶也不致問起今是何世的那種話來。不過他們也到底不會受到戰事的直接影響，也不曾親自經驗到戰事的危害，余乃一一為具言所見聞，皆歎惋。

我在那裏停留了兩星期。塔佛斯有兩個特點：一是冬季滑雪，一是肺病療養勝地，所以每間臥室都有陽臺連接着，便於吸收新

鮮空氣。我常喜躺在靠椅上，看那遠山近林，時而還聽到鄰近的村童唱着瑞士的山歌，眞有點像仙人的處境般。

最大的療養院和滑雪的地段是在山巔上——駭差甫 Schatzalp與派升 Parsenn。由所住地方的街頭可搭上山電車直達。我第一次是照着地圖步行上去的。是一個清早，慢慢的沿着山路曲曲折折的前進。仰首望不到山巔或是屋宇，豐滿的樹林遮蔽了一切。偶而遇到的是山溪，羔羊，閴無人烟。快要到達頂巔時，才遇到幾個女子，正作着病後逐漸增加的晨間步行運動。



療養院走廊

駭差甫療養院就設在這山頂上。設備很新穎，看來病人相當安逸。面對着雪山美景，背面又有山屏，遮擋了寒凜侵骨的北風。滑雪的設備及地方也很多。藉着這天然的賜與可以一躍千丈，一瀉千里，蔚爲奇觀。

由於來時看到的山湖，異常清秀，決計去作一次盡日之遊。擇了一個晴天，一早出發。房東給我預備好一日的乾糧，負在背上，拏起根手杖，學着瑞士人唱着山歌，踏步前進。

走完了塔佛斯鎮大街的盡頭，換到一條通入湖邊的大道上去。行行重行行，終於遠遠的嗅到湖水的氣味。途中還可以遇到以馬車送奶的婦孺，和騎牛的村童。臨到湖邊，清澄的水，一點風波不興。圍繞着湖邊走上一圈，看是很近，但也要一小時餘的路程。湖邊的道路，有的還要翻嶺到高高的叢林中去，有的形成一片平原，幾隻頸項下繫着鈴的黃牛在那裏閒情地吃草。



陽臺上遠眺

我在沿湖的森林中挑了一塊息足的地方來進乾糧，陪伴這些山牛進着午點。此外再也找不着第二個人影。

飯後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和風徐來，令人迷矇，頗有些三國時代孔明臥龍崗的隱居意味，口中也不自覺的吟出他那段詩來：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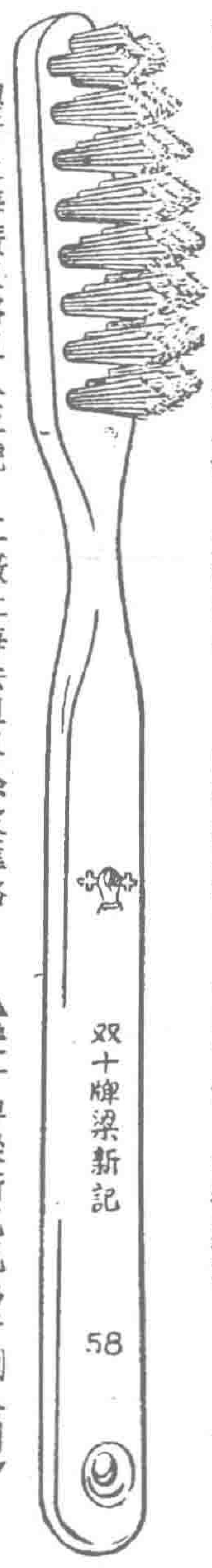
是的，這種閒蕩的生活可一而不可再，一天又白白的過去了。外面正是鬧得天翻地覆血戰乾坤，赤遺屍滿大地，這不是閒情雅遊的時節了。

這樣是不容不走的了，遂促成我離別瑞士，踏上了歸途。好在今日交通便利，地圖常備，也不需便扶向路處處記之以備日後尋向所誌。所以還是待諸他年功成之日，再來這裏歸隱吧！

四三一二七四

雙十牌

五十八號牙刷



近世紀最新發明的牙刷。刷頭低斜。係擦大牙最深裏處。刷毛高低。能擦牙面牙縫內外整潔。用時同梁新記總經理的（奇士美牙膏）擦牙。鞏齦牙齒。立即雪白。口內可氣如蘭。二美俱備。相得益彰。

總行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工廠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叁二八三
會計處……三叁二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叁二八五
副經理室……三叁二八六
總經理室……三叁二八七

禮券 儲金 節約 便捷

國內商埠 國外大城 遍設分行 均可匯通

記意大利脫利斯脫

馮朱棣

脫利斯脫位亞得利亞海 Adria 之東北岸，據伊斯脫利亞半島 Istria 之北端，意名 Trieste，人口二十四萬，爲東南歐出海要口。

余自南斯拉夫 Jugoslavia 乘車西南行，大雪方霽，遍地皆白。出拉開克 Rakek，入意大利境之樸斯托米亞 Postumia，積雪漸稀。至脫利斯脫，未見雪痕。相隔匪遙，氣候相差如此，以地濱大海，無酷暑劇寒也。出中央車站 Stazione Central，經里培爾他廣場 Piazza della Liberta，南行宿尼古拉街 Via s. Nicolo 之 Hotel Continentale 旅館。

脫利斯脫分新舊兩城。新城沿海港，建築新穎。舊城踞山坡，建築陳舊，房屋層層相疊，里巷窄小，道路高下紆屈，有若我國重慶。

中央車站南，房屋整齊若棋局，多堆棧及商行，以維多利廣場 Piazza Vittorio Veneto 之郵政總局爲建築中心。南有縱道曰羅馬街 Via Roma，貫通市心，越橫道五條，以抵大河 Canal Grande，海水深入市內，長約半里，闊十餘公尺，爲帆船停舶處，有橋兩座，河之極端爲聖安東尼教堂 Sant Antonio Nuovo，圓頂雄峙，西望海港。大河南亦有橫街五條，多商舖旅館及餐館。餐館入門處，大都陳列海鮮，供顧客任意選擇後下鍋，以比目魚烏鯽龍蝦海蝦爲多。余最嗜其海蝦，有似國內炸蝦仁風味，佐以紅色生菜，味略苦，本處特產也。北端沿河處爲菜市場，小攤排列，水果頗廉，有橘子一種，外形似廣柑，瓤肉爲紅色，南歐特產也。最南之橫街曰維多利安馬魯爾第三 Corso Vittorio Emanuele III，市肆櫛比，爲全市最繁盛之市街。

脫利斯脫海港雄偉，不愧爲亞得利亞海中之良港。總車站以西，名維多利安馬魯爾第三港 Proto Vittorio Emanuele III，碼頭四座，伸入海中，上建堆棧，爲貨物起卸港。海中有防波隄甚長，隄內海港面積約五十萬平方公尺。由此而南，自大河河口以迄舊燈塔間，名威邱港 Porto Vecchio，有碼頭五座，爲郵船停泊處所。其中最北之碼頭名奧屯斯 Molo Audace，伸入海中約半里，北望大河河口，南臨烏利他廣場 Piazzo dell Unita，爲眺覽勝

四三一一二七五



脫利斯脫之菜市場

地。余旅脫利斯脫時，幾無日不抵此碼頭，以賞海景，尤以夕陽將下時，一抹紅雲，橫掃天外，海波微動，閃爍耀目，回首東望，暮靄四起，市色迷朦，既而燈火驟明，若萬點金星，倒映碧海中，景物之倏忽變幻，至足欣賞也。燈塔外又有碼頭及防波隄各三座，爲停泊貨船處。

意人稱沿港道路爲 Riva，是猶滬地之稱外灘也。沿威邱港道路貫通，而名稱則各段不同，以北段之十一月三日路 Riva Tre Novembre 及孟特拉邱路 Riva del Mandracchio 建築較爲宏麗，道路寬廣，不若上海外灘之囂雜。奧屯斯碼頭東南隅，孟特拉邱路以東，爲本市著名之烏利他廣場，西臨海港，東南北三面大建築包圍之，氣象之偉大，不減威尼斯之聖馬可廣場。（參閱本雜誌第十三卷第十二號拙著記威尼斯篇）東隅爲市政廳，多黑色黃喙小鳥羣集路旁，性不畏人。北隅有餐館，雖在冬季，尚臨街設座，本市氣候之暖，於此可見。（歐洲各城市餐館，夏季多臨街設座，秋涼時收入。）場南轉角處，即航行滬意間之意國郵船總公司 Lloyd Triestino 也。南行沿海有海族博物館 Museo del Mare，蓄海底動物及各種魚類，或用玻璃櫃，或用水槽，可覘各動物之海中實際生活情況，布置略與柏林動物院中之水族館 Aquarium 相似。入門處有貝類及海馬骨骼出售，可供旅行紀念。再南有市立圖書館 Biblioteca Civica 及自然歷史博物院 Mu-



自砲台山頂望亞得利亞海港

seo Civico di Storia Naturale，每日開放，可免費入覽。大學路 Via dell Universita 附近有新立之大學，專攻商科。

維多利安馬魯爾第三街東隅有隧道 Galleria di Montuzza，頗長，貫通砲台山南北兩端，一九〇八年所開鑿，彷彿武昌蛇山山洞，而長寬過之。隧道北端兩旁砌石級，可由此登山，有乞者攔路索錢。山腰遍植花木，名里門勃郎次公園 Parco delle Rimenbranze。公園南爲舊炮台，雄踞山頂，圍牆高峻，可購門票參觀。越弔橋入堡門，內部房屋櫛比，高下曲折，室內布置往日台長及士兵之日常生活情形，及其一切用具，可以覘中古時代歐洲戰士之遺風。砲台西爲平坡，可眺新城及海港。坡前立歐戰紀念碑，碑頂有裸體戰士作奮鬥狀，坡後有古教堂，名 Cattedrale di S. Giusto，係由西歷三九〇年所建之聖馬利亞教堂，及五八〇年所建之聖救世鐸 S. Giusto 教堂所合併者。門面古樸，登鐘樓，可遠眺。教堂旁有羅馬時代之石柱，斷殘零落，聳立廢屋基上，一任其雨淋風蝕，以供遊客之鑒賞。由此下坡，達古代石器陳列館 Museo Civico di Storia de Arte，內藏古羅馬石柱二十四支，以及其他石器，係由伊斯脫利亞 Istria，普利 Puglie，及大蘭多 Taranto 所出土者。西向繞砲台後下坡，達舊城。

脫利斯脫近郊之堪遊者，爲巨庚脫石洞，及米拉馬來宮。

四三—一二七七

巨庚脫石洞 Grotta Gigante，由新城郵政總局西首之奧培爾他廣場 Piazza Oberdan 乘齒輪車登山漸行漸高經無數別墅及花園半小時達山頂之小村奧比取那 Opicina 高三百餘公尺車行止此由此步行穿鐵路橋下前進有大道建山脊上，兩旁低凹若深谷，谷外童山縱列，亂石齒齒，不生樹木，磽瘠異常。道旁農居四五家屋頂殘破，居民有菜色。更前行，路愈不平，夾道所植樹木，錯落已不成行，僅見亂石堆成之短垣，以及指路牌高峙道左而已。余踽踽獨行，數里內未遇一路人，沿途景物之淒涼，旅歐所僅見也。聞道旁有鑿石聲，係開鑿山石者，問及石工，始知遊洞須購劵在小村勃里斯取基 Brisciki 之村店出售，依言尋覓於荒店中購得遊劵價十一里那（11 Lina）。荒店前院落污穢，室內僅有空架，無物可售，婦孺目灼灼視余，似訝異國旅客獨行入此荒村者，其淒涼閉塞情形，甚似吾國鄉僻之三家村中也。取票後由一幼童持煤氣燈前導，約行十分鐘，抵小山山頂，圍以鐵柵，平衍不見洞口，啓柵入內，乃有洞門向天。幼童持燈前行，余緊隨其後，拾級下洞，天光被遮，眼前驟黑，燈光所及，四壁甚窄，俯視則陰森莫測，深不見底，洞若深井，故鮮平路，多高下曲折之石級，以達洞底，圍以鐵欄，以防失足，遇斷路，則架石橋。洞多鐘乳，本為白色，但大都被煤烟薰黑，覺其陰氣沉沉，聳立若鬼怪，勢將撲人，在此怪石嶙峋中，燈光如豆，倍覺駭人。曩遊比利時昂洞（參閱本雜誌第十一卷第一號拙著比國昂洞記遊篇）深邃遠過此洞，而不覺可怖，遊國內濟南之龍洞，桂林之七星巖，雖一以蠟炬，一以竹筒燃油火，光度黑暗，亦不覺可懼。此處入洞僅二人，萬一燈光熄滅，雖明知無鬼怪攫人，而黑暗索摸，深恐有墜淵之虞，故不免惴惴也。自洞口至洞底，深百餘公尺，最闊處達六十公尺，在洞內周行半小時，由原洞口出洞，循原道返市內。



砲台山頂之舊石柱

米拉馬來宮 Miramare，在市北沿海處，自市內乘公共汽車小輪船或火車，均約二十分鐘可達。余為沿途瀏覽計，不求其速，故



脫利斯脫市內至巨庚脫山洞道中之農居

由市內乘電車至市北之拜耳科拉 Barcola 下車，經新燈塔前，徒步沿公路北行，背山面海，風景絕勝。遠眺紅色巨廈矗立磯頭，突出海中者，卽爲米拉馬來宮。獨行一小時餘，抵宮前。宮爲一八五六年奧國馬克西米利亞 Maximilian 公爵之遺物，（馬克西米亞於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七年間爲墨西哥國皇，革命軍興，乃被總統 Juarez 所殺。）可購門票入遊，據窗西望，海天一碧，觀海勝地也。宮後爲公園，多種熱帶植物，嘉木葱蘢，四時常靑。園內有石塊堆成之山洞，曲折深邃，甚似漢口中山公園之假山石洞。山頂沿海處建小閣，可憑眺。牆壁斑剝，滿處塗鴉，均係遊人所留之姓名及時日也。此種情形，除此處所見外，余尙在柏林戰勝紀念塔上，維也納巴屯公園之木亭上，以及意大利撲斯托米亞山洞內均見之。是則名勝場所，遊客大書「某年某月某某到此一遊」之習慣，不僅我國爲然也。余未能免俗，亦劃「年月日，馮朱棣望亞得利亞海於此」。第歐西人士，未諳此華文字句耳。園內設座售咖啡，可小憩，面臨大海，枯坐獨飮，處此海闊天空，益形我獨遊無侶之寂寞也。

其他離脫利斯脫較遠勝地，如阿派取亞 Abbazia 之療養區，撲斯托米亞之世界最大山洞，交通均便，旅客亦可一遊也。

虎標八卦丹

功能提神醒腦予君健康





BALASHIN SAI
(PAT KWA TAN)

Healthgiving
Refreshing!

ENG AUN TONG
THE TIGER MEDICAL HALL
SINGAPORE.

四三一二八〇

一平郎行

金洪根

趁星期日例假的空暇，我們一行十三人從祿豐出發，去訪問久仰大名的一平浪。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參觀沿線滇緬鐵路的工程狀況，至於看看一平浪倒底是怎麽一個樣子，那不過是此行的副目的罷了。為求觀看的詳盡起見，我們不坐汽車，就在崎嶇不平的鐵路路基上步行，到一平郎後再搭汽車囘來。一平郎離祿豐約卅五公里，這樣長距離的步行雖然辛苦一點，然而有强烈的「參觀」慾望在慫恿着，所以也各無異議。主持該區工程的顧工程師慇懃地陪着我們，做我們的嚮導。

天氣好得恰到好處，很涼爽，不怎麽熱，也不怎麽涼，正是最適宜於旅行的日子。白雲稀疏地綴在碧空裏，更白得可愛。小花蝶怪活潑的雙雙在草間翩舞，偶而也大胆的在行列中穿過。粗壯的水牛越發顯得蠢了，老是對我們驚奇地睜大着眼睛。

這一段路線始終傍着星宿江，左邊是高插雲天的高山，右傍是深不見底的大江，工程相當艱險。路基部份大致已完成了，只賸一二處坍崩的地方正由三百多民工在修理，銳利的洋鎬擊着堅石，發出比打鐵還要清脆的聲音。民工中大半是裸裸，肩披羊皮，赤着下身，面貌髒得像個黑人，可是體格極壯健，眞不愧是山地的居民。山石很鬆，用手指輕輕一觸，就紛紛落下來，這種山石在半年前還是很硬的堅石，非炸藥不足動其毫髮，現在却已鬆軟得像沙子了；這就是築路最感棘手的「風化石」。顧工程師告訴我們說，這處還是前天坍下的，坍下來時，正有二個小工在工作，祇聽見天崩地裂似的一聲巨響，知道不妙，連忙帶領大批工人趕來察看，高陟的山坡已完全坍下，那兩個小工呢，已被活活的埋在裏面，只露出兩個頭，救出來後，僅足部受到輕傷，眞是大幸，假使多坍下一點，連這兩個頭也給埋進，這兩條小性命早就完了。

到處是黑炸藥强烈刺鼻的氣味，一陣濃烟起處，驚心動魄的轟然一聲，把石塊打得滿地亂滾。新炸開的山壁，出奇的崢嶸燦爛，光滑的地方，簡直就像特意磨成的。

公路上有一座四孔的拱橋，其中三孔都沒有水流過，露出平整的水泥墊座，那上面乾燥得沒有一點水。不知那裏來了幾位聰明朋友，異想天開的用二塊蘆蓆把孔的兩端遮起來，一家人就棲居在橋孔裏，這樣一來，毫無用處的橋孔竟變成了一間挺漂亮的住室。有水泥的頂，有水泥的牆壁，又有水泥的地板，在洋灰實四百多元一桶的今日，昆明富商的住宅恐怕也沒這般考究哩，比起四

四三一一二八一

過村落裏的泥屋，當然更有天壤之別了。我們走過時，橋孔裏的主婦跟她的女孩子正坐在橋基上縫紉，模樣兒挺安詳的；橋面上正有一部汽車疾馳而過，騰起一陣塵沙向橋下滾去。這種新穎的廢物利用，眞是別開生面。

離橋不遠的岸邊，纍纍地長着許多鮮紅的番茄，同伴們都紛紛下去摘食；幾個工務人員告訴我們說，離這裏二公里的岩上，長着大批番茄，他們常一大籃一大籃的採來喫，或者燒番茄豆腐，味道很好，可是一個錢也不用化，因爲當地的土人認爲這種東西有毒，喫了馬上要死。其實誰都知道番茄是最富有維他命的植物，當地人竟把它認爲毒物，眞令人難解。

江底全是石層，所以一點灰塵也沒有，清澈見底。水的顏色也很特別，有點兒藍，又有點兒綠，很是可愛，在山國的雲南，沙塵特別猖獗，這樣清澈的河流，委實不多見。可是這水不能喝，聽說喝了喉部就要發炎，長出一個大瘤，變成大脖子，普通居民都以井水做飲料。

這短短的一段路程中，經過了三座隧道，其中有一座長一百四十四·六公尺，而且是在曲線上的，工程相當浩大。隧道已開好了，不過因爲缺乏洋灰的關係，還沒全部砌起來。洞裏面很暗，伸手不見五指，每人拏了一把火炬，才跌跌撞撞的走進去。脚下滿是亂石，踏上去鏗鏗鏘鏘的聲音很淒厲，在火炬的光下，每個人的臉都變色了，變得猙獰猙獰得可怕！四望週圍，前面是漆黑一片，後面也是漆黑一片，兩旁都是未經磨鑿的山壁，那付陰森森的景像，眞敎人想起聊齋誌異中魂遊地府的悽慘場面而毛骨悚然起來了。

出了隧道，可又是一付景像了：一道長四百米，高數丈的擋土牆蜿蜒矗立，路基就鑿着擋土牆伸展向前。江底上怪石重重，把星宿江水割成無數條小溪，急劇地冲過石層高低的地方，就化成無數小瀑布，珠簾起處，水花四濺，急水擊石，澎湃之聲鼓耳欲聾。遙望對岸青峯插天，狹窄的公路，在雲層的掩護下，若隱若現，偶而掠過一部汽車，揚起的塵沙把車身遮盡，遠看起來，但見一團塵烟飄過，那樣子眞好看極了。山坳裏，羊腸驛道上，一隊隊的駝馬邁步奔波，清脆的鈴聲，在山谷間隱隱約約地迴盪，使遊人聽了，不知不覺間起一種美妙的感覺，而留戀不忍遽去，這眞是山國最別緻的風景啊！將來這條滇緬鐵路築成了，有這樣奇麗的配景，而且公路鐵路隔岸對峙，更爲生色，其工程之雄偉，風景之優美，比諸滇越鐵路有過之無弗及呢。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則爲：滇越鐵路中橋涵等艱巨工程多用鋼筋造，而滇緬鐵路，它的基本興築原則是「就地取材，」所以一切艱巨工程都用石造；它是事變中的產物，處處表現出這個期間物資艱困而儘量利用人力的特異作風。將來這條國際

大動脈，必將成爲一個絕大的紀念呢。

一平郎到了，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這一天的日子過得特別容易，出發時太陽還剛在東方爬起來，現在却已倒在兩邊山脚下了，我們竟跋涉了一整天，中間僅在蜜蜂箐喫中飯時休息了一會，這時疲乏正捉住了每一個同伴。

一點兒也不辜負「小上海」這個副號，一平郎的確很熱鬧，有精緻的洋房有高插雲霄的大烟囱，還有平整寬坦的煤渣路，而最符合「小上海」的是有遊鯽般多的「人」。一平郎完全是個工業區，生產煤和鹽，事變以來，煤、鹽因爲是國防上的重要原料，所以積極開發，到現在已大有成績，每天能產煤三噸，鹽十噸，大量的分銷各地。從前滇緬公路被封鎖時，滇緬鐵路各處停辦，但昆明至一平郎一段仍舊積極趕工，要限期通車，就是想增强一平郎的運輸量，再大量開發一平郎的天然富源。後來雖然因爲國際局勢的劇變，滇緬鐵路根本改變方針，積極趕工西段，把昆明至一平郎間的工程暫時延緩，可是將來這一段路始終是在必通之列，一平郎的更將繁榮也是意料中事。爲了鐵路短期內不能通車，煤礦已停止積極的開發，不過鹽的開發仍在蒸蒸日上中。全市的大工廠都是鹽場的煉鹽所，精緻的洋房都是鹽場的辦公室和員工宿舍，所有的飯館等等也大多是爲接待鹽場員工而開設的，所有的商業都以鹽場爲貿易中心。該廠煉鹽的法子是在鹽山上鑿了許多井，把這些含鹽極富的鹽水用鍋子煎，煎後就成鹽塊，分銷各處。普通這種鹽不大潔淨，但近年來經過數次的改良，用科學方法採製後，已大非昔比，也有特製的精鹽出售了。鹽的銷運分兩種：一是用汽車運至昆明，再分銷外省，一是用駝馬西運，供給本省居民的需要。當然，這種運輸方法都很不合算，單就汽車而論，每噸每公里需運費二元，駝馬的運費更不必說起。而火車的運費，每噸每公里僅六分，兩下相較，何止天壤，所以將來鐵路通了，別的且不說，就是食鹽一項，關係民生經濟，就非淺鮮了。

大街上有一幢三開間的店房，裝璜特別富麗，這三間店面開着三爿不同的店：咖啡館、茶樓、飯店。歡喜調笑的老陳送它一個雅號：「三位一體」，逗得大家都笑起來。話雖調皮，却很切實。

在街上匆匆一瞥，喫了晚飯，已是六點鐘，就想回去，晚了怕路上不好走。就到機廠去問預備好的車子端正好了沒有？那知廠長說日間有警報，工人都疏散去了，來不及修理，今天不能開出。這下子可糟，怎麼辦呢？到合作社去借宿，回說已經客滿。在一無辦法下，顧工程師替我們打電話給蜜蜂箐的朋友，請他設法一部車子，結果很圓滿，說車子馬上開來，已經出發，於是大衆的心又定了下來，說說笑笑的又活潑了。可怪的是等了一個鐘頭，還不見車子來，蜜

蜂箐到一平郎僅九公里，至多半小時也就夠了，打電話去問，說車子開到半途，碰到一部翻車，擋住去路，現已派工人去想法把翻車移開，今夜能否到一平郎不能說。於是大家又亂起來，有的說坐着談天，談它一晚再說，有的拍拍口袋說他帶着一付撲克牌正可輪流打「橋牌」消磨長夜，衆說紛紛，莫衷一是，結果還是一無辦法。

終算皇天有眼，八點零五分一個聽差匆匆進來說：「車子到了，」紛爭着的埋怨着的，都閉起嘴，一蠭擁上車子。上了車子，可又猶預起來了，一平郎到祿豐這段路是挺不好走的，這樣的夜天，路上不會出毛病麽？胆大的說，好容易有了車子，怎不快開，胆怯的說坐一夜沒關係，丟掉小性命可犯不着，後來還是司機的自告奮勇，說他夜間開車頗有經驗，還不致發生危險，這樣衆人的心纔勉强給定了下來，讓車子猛的一聲怒吼，向黑暗的夜空裏衝去。

夜很凄涼，月很朦朧，連小星星也半閉着眼，好像不忍看見車子裏這麽多灰白臉似的，山更高了，高得看不見盡頭，樹影憧憧，猙獰得怕人，星宿江嗚嗚咽咽的哭得那末悽慘！老沈悄悄對大家說：「記着緊抓住一樣東西一塊木板或者一根鐵條，這樣萬一有了危險，就不致摔得稀爛。………」一聲音那末低微，一下子就給黑夜吞掉了。誰都噤不出聲，過度的疲乏和過度的恐懼，使每個人閉起眼瞳。腦中却嗡嗡的嗡動着；「假使車子一側，滾下山谷，………我就這樣死了嗎？………誰知道呢，「十三」是個不祥的數目！」誰敢想下去？誰有勇氣站起來正視一下山崖有多麽深！車子每一跳動，都是使人加快心的跳動，只讓手心的冷汗沁沁地流在那木板或鐵條上，這是死和生的分野！司機喝了一點酒，沙啞的嗓子有點含糊：「………老闆問我「汽油呢？」我說「賣掉啦！」他說「錢呢？」我說「化掉啦！」………媽的，他鬼鬼祟祟的老子可不幹！………」粗鹵的聲氣怪刺耳的，但並沒有使車中人胆壯起來。

九點四十分，我們回到了祿豐。大家在古舊的城門前顫抖地爬下車，已忘記了生的歡喜，腦筋裏只被一個意識操縱着：「一盆洗澡水和一個溫暖的被窩。」

香港的特質

愛農

美國名作家赫明威，游華返美後，最近紐約某報記者曾訪問赫明威，其中關於香港的一段，似乎值得給讀者：

他說：「留港一月，接觸的不單是中國人，歐美人，日本人，還有反對政府的共產黨，與附日的主和派，可謂諸色人等，無不交談。」他指出中國的百萬富翁，在港至少有五百多，爲的是內地戰時雜亂，上海的不安，還以香港適合他們的寄居。爲這些富翁輩所吸引的，是全國美女的大集合，姿色不佳的却悲愴極了。

天南雜記

帥雨蒼

天南雜記第一至五節，曾刊本誌上卷十月號中，六至十節正擬續繕寄發時，因故中輟，茲勉將六至十節補寄，以完此篇，東拉西扯，幸讀者諒之。

(六)廣南素描

廣西的鬱江源出雲南的廣南縣，在滇境爲西洋江，至桂境一支入鬱江，一支入馱娘江，西洋江原是廣南縣的唯一河流，匯縣南的板郎，連部，木王三水而成。廣南縣地處桂滇邊境，山明水秀，原亦爲富饒之區，可惜在從前人們都以爲地多瘴癘，不加科學的改進，所以荒涼萬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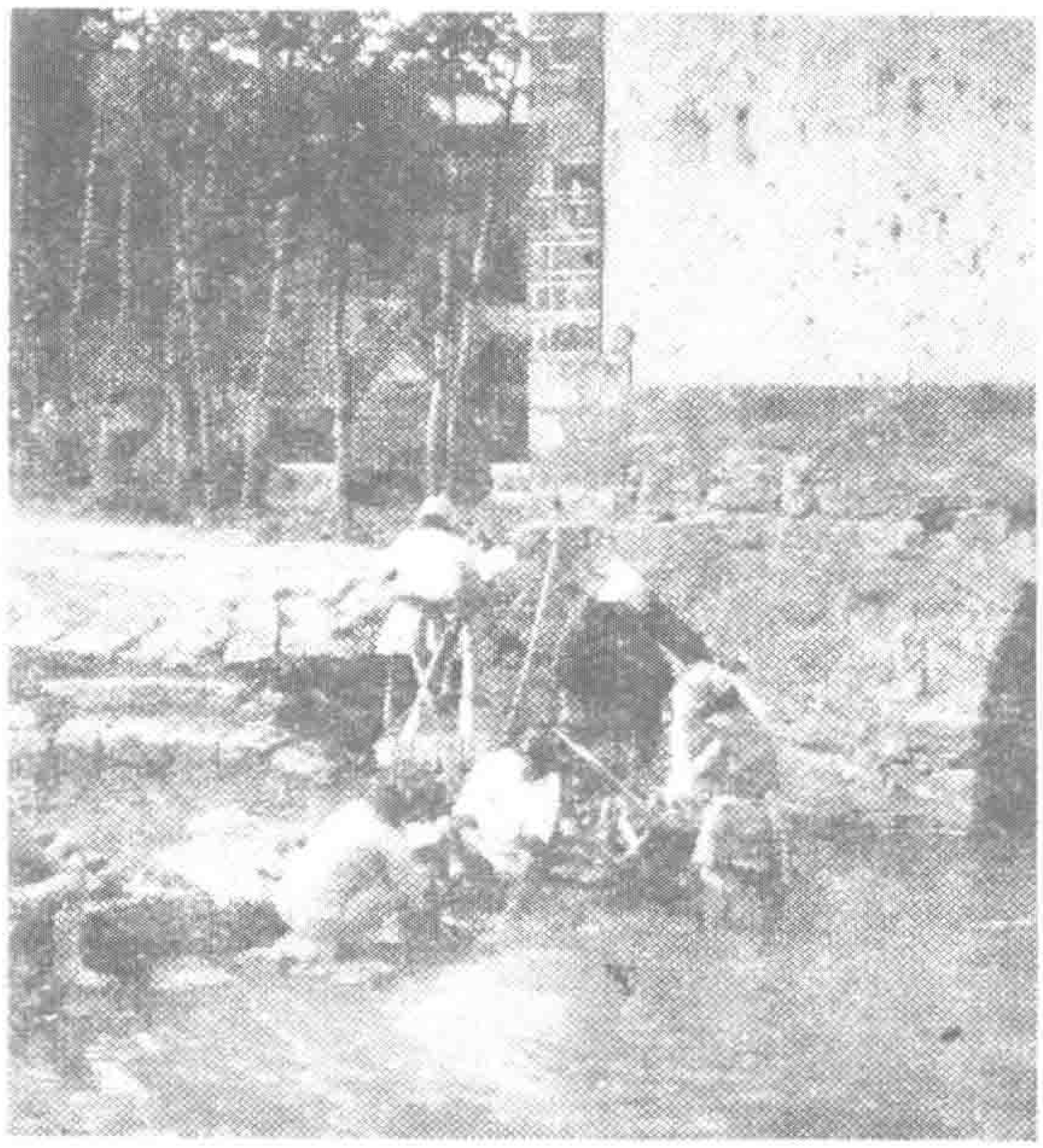
由昆明到廣南，先乘滇越鐵路火車至開遠縣，再循公路乘馬馱或滑竿前進，經哨蠻鎮，鳴鷲而到文山縣，再經鐵廠到硯山縣，再經布標，子河，九克，龍街，阿暮，馬街，便可到廣南了。

戰事以來，越南局勢改變，故今日的廣南，亦已非昔比，大致已具現代化，所以值得在此記一段素描。

廣南在史蹟上，它是置於宋，唐之嶺南道地，我們在宋將狄青的事蹟中，可以看到當時廣南的情境了：「狄青，宋西河人，字漢臣，善騎射，折節讀書，精通兵法，爲人愼密寡言，尤喜推功將佐，仁宗時，西夏叛，青爲延州使，臨敵髮帶銅面具，敵望之如神，後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時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值上元節，青張燈設宴，三鼓以奇兵奪崑崙關，一晝夜破賊，還至京師，拜樞密使，卒贈中書令，謚武襄。」如今廣南的古跡有寶月關，六郎城，楊六郎是否在此鎮守過的，無由稽考，不過當時此地是經過一場惡戰，在軍事上占有相當地位，可以概見。

大概廣南是太近廣西了，這裏的風景頗有桂林山水的風味，這不是說廣南山水也可甲天下，因爲縣城周圍有很多石筍般的小山，山上很少樹木，這平地矗立起的石山，在其他地方是鮮見的。晨暮風起，黃沙捲地而來，令人又有些好似置身塞外了。

西洋江的風景很是秀麗，一泓流水，擁抱在兩岸萬紫千紅的鮮艷花朵裏，有時微雨霏霏，柳絲如烟，但是兩岸村落太少了，說是這裏多惡性瘧疾呢。提起惡性瘧疾，一般人所認爲瘴癘的，大半就是此症，只是我們沒有加以科學的改進，所以沒有克服它。若廣南縣城，從前瘧疾也很流行，因爲在城廂的西北隅，那裏有個蓮湖，一池汚水，每在春夏之交，便產生出無量數的惡瘧「運輸機」蚊蟲來。他們忙着運輸病菌，注射到人們血液裏去，但是近兩年來，被人



廣南的蓮湖一角

們克服了。蓮湖已加以疏濬，滿植荷花，湖旁建起了亭台曲欄縈繞，夏天的晨晚清風徐來，三五游艇蕩漾在紅衣翠蓋之下，岸邊柳絲吻水，夕陽西下，綠漪似縠，原來這裏已闢作蓮湖公園了。

說也令人懷疑，廣南這樣一座小小山城，如今竟有三座公園，四條馬路。花晨月夕，公園裏有青年男女攜手步月，馬路上兩旁綠樹成蔭，確實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了。

疏濬蓮湖，增闢公園，撲滅了廣南縣城的惡瘧，西洋江畔加以科學的整理，那一定也能克服環境，建立起許多村落來。

廣南城郭附近，有良田四五萬畝，由邕嶺溝的一泓流水灌溉着，每年可產出大量的米穀來。三七桐子也是這裏的主產，農產很豐，所以人民也不會怎樣的窮，尤以三七這是一種外銷的產品，不過日常生活用品上缺乏着一種必要品，那便是食鹽。

(七)蒙自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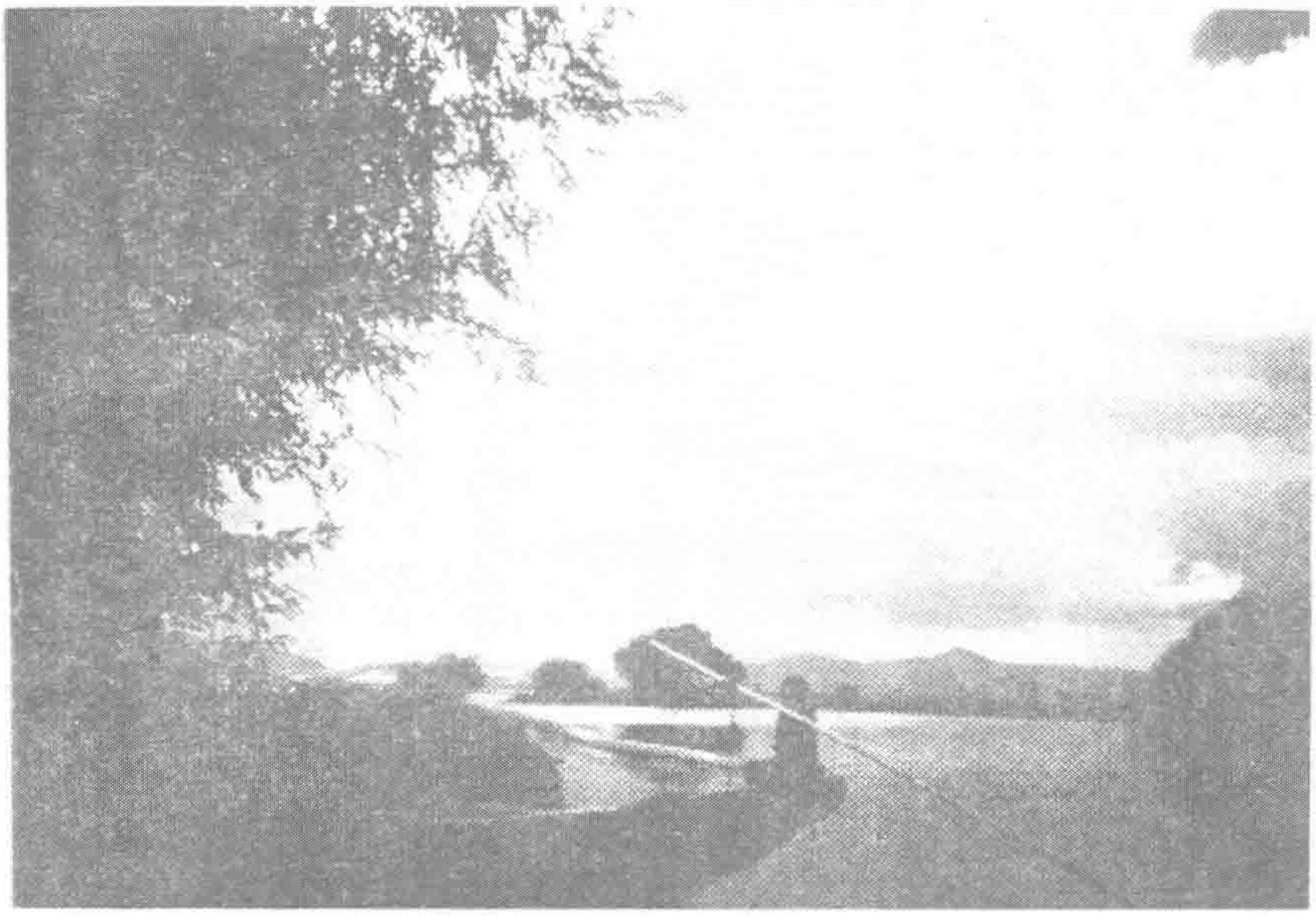
蒙自，這是滇南的一個大縣城，本來雲南產錫著名的箇舊也是屬於蒙自道的，後來箇舊設治，纔與蒙自劃分了。

由昆明至蒙自可乘滇越鐵路火車至開遠，次由開遠乘汽車或仍乘火車至碧風寨車站，轉箇碧石輕便鐵道車，不要半小時便可到達了。任何地方的繁榮是以交通發展為發展，但蒙自則適得其反，因着私營箇碧石鐵路的通車，轉上滇越鐵路，由碧風寨可逕抵昆明，於是在蒙自闢作商埠時所設的銀行機關都向昆明移去，一度商業繁盛之區，又回復了它原有農產時代的靜寂狀態。

蒙自的闢作商埠，是在清季光緒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即西曆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當時法國以稍讓界務為條件，向清政府商訂續議商務專約，原來這專約是續議的，繼續着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所訂的越南邊界通商章程而訂的。全約凡十條，第二條規定開龍州，蒙自，蠻耗，為商埠，這是法人向我國內地商業侵略的開始。蒙自自續議商務專約訂立後，法人續漸在此開拓，東門外

設立了法國醫院，沙厘洋行，葛樂斯洋行，東方匯理銀行，儼然形成了法人區，而一般人都稱這東門外爲法租界，但是曇花一現，如今又漸漸衰落了。

回復了沉寂狀態的蒙自，事變以來，一方面經過了人口增多的繁榮，一方面從二十八年春以來，不斷建設，因之依然繁盛。



浙江嘉興有南湖，那裏的烟雨樓，雙塔寺，都是名勝風景的地方。蒙自也有個南湖，雖然面積略小，然而景色天然，倒也有些江南風光哩。

記者在事變前一年，曾到浙江嘉興去游覽過一次南湖，三塊錢雇了一只划船，玩烟雨樓，雙塔寺，回想起來，趣味盎然。而在蒙自也有南湖，湖面雖然較小，瀛洲亭煞似烟雨樓，又似金牛湖的湖心亭，綠蔭深處樓閣聳立，亭有三層，作六角形，湖風吹來，把簷角上的鈴鐸吹動了，幽揚而有節奏的聲音，可使你耳膜一新。南湖有小舟可以划渡，輕舟綠漪，微波似縠，晨夕風光，更爲旖旎動人。這是城區美麗的結晶所在。

箇蒙分治以來，產錫的區域都劃歸箇舊，所以蒙自現今已無礦產。至於農產米穀也不過祇夠本縣的需要，但有一種副產足供若干鄰縣需用的——那便是刀烟。

距着蒙自縣城約十來里路的地方，那裏有一所禦城，它是明朝的建築物，現在爲蒙自縣第八區區公所所轄，這禦城名之曰新安所。新安所的人民，以儉樸著稱，男耕女織，日以繼夜，特產刀烟，多半是由新安所供給出來的。還有夏秋之交，這裏供給你一種味美可口的大石榴和桃子，石榴最大的在一斤以上，味甜汁濃，聞遠及昆明市上所買到的大石榴一半來自建水，一半即爲蒙自所產。

末了，談到苗夷學校，全縣計有兩所：一設在麒麟山，學生多半係白苗子弟；一設在滇越鐵路的芷村車站附近（即現該路昆明

至河口間的終點）學生多半係夷族子弟。

（八）記三月街

日暖風和，花開錦繡，江南春色好，滇南春色更好，三月街點綴在這般萬紫千紅，旖旎風光裏，是別具着特殊的春之美。

三月街是在大理的一個趕街集會，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整整的有六天會期，在這六天之內，大理城郭附近，百貨雲集，山珍尤多，夷民，猺民，苗民都來趕集。本來趕街子在西南一帶到處皆有，不過三月街可說是趕街的大觀了，它的盛況任何地方比不上的。三月街街上的陳列品大抵可分爲後面的幾類：

藥材——這是街子上的主要商品，任何珍貴藥材都有到來，若麝香紅花祇要你有眼光去瞧，包你價廉物美。假使不識貨的，那就切莫問津因爲眞品固多，僞品也實在不少的。

土廣雜貨——這是外縣的或外省的工藝品。

舶來品——這在從前較爲鮮見自滇緬路通運後，外國工業品也佔了街集的一席了。

投機物品——這是應時而生的，若臨時吃食攤等，而今呢，事變以來，難胞後移，所以這幾年來也有許多的江浙人民來做些投機買賣，江南風味也可給你嘗到了。

街上的買賣以貨易錢，固爲主體，而以貨易貨，也還流行着呢。

三月街不但是西南物產展覽會，同時也是苗猺夷族的展覽會，因爲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在這些夷苗羣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那便是姑繪人了。

姑繪也稱古宗，古茲和蠻家，他們居住高黎貢山西面及西康一帶，在雲南的金沙江畔，中甸的阿敦子，都是他們的旅居地，同時橫斷山脈，伊拉瓦底河畔和西康的草地，他們是不時跋涉的。這些地方，都是我們漢人極少去旅行的，而他們如履平地，習以爲常，現在我們在未談姑繪生活之前，先把他們常常旅行的地方，作一個概要的檢討：

橫斷山脈，它是在四川邊境及雲南西部，把中國本部和西面作了個界屏。自巴顏喀喀喇分出凡五道，皆自北而南，平行直下，高度平均約一千五百尺，谷底深八千尺乃至一萬尺。自東而西，在龍川江與怒江間者爲伯舒喇嶺脈，在怒江與瀾滄江間者，爲他念他翁山脈，在瀾滄江與金沙江間者爲雲南山脈，在金沙江與鴉龍江間者爲納喇山脈，在鴉龍江與大渡河之間者爲噶察支剌山脈，橫斷山脈冰雪連天，寒冷非凡的。

伊拉瓦底河 Irawadi 上游是龍川江，正源是邁立開江，出西藏喀木部南，猺褕野番山內，南行橫斷山脈的雪山谷中入英領

上緬甸八莫地方，又西龍川江由雲南來會合而南流，又南至緬甸孟養，有南金沙江之稱。由仰光分道入孟加拉灣，全長一五〇〇哩。

以上的地方是艱險難行的，而姑繪時常旅行，他們的交通工具，唯一用以代步的是牲口，他們終年生活在行的過程中，所以衣食和住都簡單極了，張幕而居，處處爲家。他們的行李是槍和刀，但有了這些武器，不是用來行使不法的，他們在旅途中偶而走到了人烟絕跡的地方，於是拔刀到森林中去，不一會便負薪而歸，而且不問在怎樣潮濕的雨天，他們在兩三分鐘內，便可生起野火來取暖。姑繪實在太令人羨慕了，天賦他們有强壯的體格，善騎精射，記者有個朋友曾眼見一位姑繪射擊飛鳥，百發百中，所以大理三月街上最後一天的跑馬比賽，冠軍終屬於不遠千里而來參與盛會的姑繪人。

(九)擺夷生活

夷族在西南人口中佔有大量數字，而擺夷於夷族中尤佔重要地位，我們每在書報雜誌上見到：「西南邊地人多苗夷，地多瘴癘。」而實際上夷比苗多也。

雲南各縣在迤西一帶，差不多全爲擺夷區域，在滇緬路上跑跑的人們，擺夷應是我們日常的朋友了。考擺夷又稱僰人，在漢爲犍爲郡，在唐爲于矢部，均爲南詔東鄙。擺夷生活，我們於今來注意一下，那對於邊民的進化如何，可以有個概見。這裏把他們的生活，分衣食住行四項來作一段簡單的敍述：

滇西密邇緬境，氣候甚熱，所以擺夷的衣不若我們須備單夾棉裘各類，他們男性的服裝現在與漢族無異，短衣長褲，頭上包上一條黑色或藍色的頭巾，普通人多半赤足。到了晚上，加一塊棉毯向身上一裹，因爲在這裏白晝過的是炎夏天，夜來則驟變爲秋冬之交了。女性呢，多半穿藍色的短上衣，黑色的包裙，膝間裹着繡花的裹腿。未婚的女子頭上盤着辮髻，已婚的女子，則多用深色的頭巾。貴族階級呢，那一切都與漢人無異，他們好似穿起漢裝可以說明他們的身份。

我們在龍陵遮放芒市一帶所見到的擺夷，他們沒有衣衫襤褸或骯髒不堪的，這可證明他們平時是很好清潔的。聽說他們普通人的衣服，一年祇有兩套，一套日常穿着，一套趕街穿着。而他們服裝的原料呢，自織而衣，祇有一小部份來自印度。

滇西一帶，以氣候論，可與越南紅河流域同樣年可栽稻二次，但如今擺夷們却祇種一次，並且他們的栽稻與我們諸多不同，自插秧以至收穫，農民們便無工作了，聽其自然來長成嘉禾，不勞而獲，可以如願以償。記者曾考詢何故不栽兩次？據云，夏季水中有毒，

易得瘴氣，且多馬蝗。但是在這樣聽它自生自長的狀況下，滇西產有多量的白米，擺夷區裏供過於求，甚至於常有燒燬剩餘米糧的事。擺夷因家家有田，自耕而食，所以他們的食物，米爲主品。飯菜豈我們日常所吃的蔬菜也無所不有。肉食也有牛肉猪肉和家禽。他們吃得很優裕，不若其他各縣，有很多地方人民把蕎麥玉蜀黍荳類等作主要食品的。所以俗諺說：「龍陵女子芒市穀。」滇西不愧爲產米之區，有了優美的食品，怎養不出美貌的女子來呢。

擺夷住屋的圖樣，三上三下正房，兩旁有耳房，中有庭院，建築的材料，多半用竹木茅草和土牆。建屋時親友互爲幫建，並無代價，不雇外工。他們雖然同樣家家戶戶都養着牛馬家禽，却不若我們一般鄉村人家的人畜同處，骯髒不堪。他們的庭院裏前院多栽起鮮艷的花草，後院則栽桑蔴，整潔清雅，足以當之。

至於行呢，擺夷男女連鞋襪都不需要，當然有他們健全的天然脚踏車，不過自滇緬路通運以來，現代文明的交通工具——汽車，他們已常見到，擺夷少女見到漂亮的小型汽車，她們是很羨慕表現着歡喜的樣子哩。

總觀擺夷生活，他們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一切是處於優裕的環境裏。同時他們的社會組織無貧富懸殊之分，他們已很漢化，很有互助精神的民族，將來滇緬鐵路告成後，迤西米糧能救濟一部份滇中少產米穀的地方呢。



佛海的栽茶狀況

(十)談普洱茶

雲南農產品中以普洱茶著稱海內外，本來茶爲我國大宗出

產，每年輸出量頗多，而普洱茶產在普思沿邊的佛海一帶，年產約二萬餘擔。除一部份靑茶外銷於暹羅緬甸外，其餘大半銷諸西藏。或謂普洱紅茶有祁紅的香美，錫蘭的鮮艷，但因產量不廣，在輸出量上未占重要地位。

普洱茶旣在佛海產品最多，我們先來談談佛海的狀況：

佛海位普思沿邊，即所謂十二板納之區，爲僰人聚居的地方，距緬甸景棟約一百二十英里，至泰國曼谷，緬甸仰光均有公路鐵路相繼可達。氣候溫和，有流砂河雕市區八九里，栽茶植棉，均佔優勢。惜年來惡性瘧疾流行於十二板納，人民衞生常識低劣，人人都道瘴氣瘴氣，不敢深入各山採製，致產量逐見遞減。

事變以來，中央振濟委員會有見於努力後方生產的重要，核撥巨款，發交雲南中國茶葉公司，着派員選運浙江技工來滇仿製龍井，皖贛技工仿製祁紅寧紅，該公司經營者雖有敎育專家經理其事，茶業專家襄助其成，但非常時期之措施，稍感困難。

十二板納中產茶最著者有五大茶山，那便是：（一）易武（二）倚邦（三）孟海（四）孟混（五）孟宋，尤以易武倚邦所產者品質最優，得有外人好評。

末了，聞中國茶葉公司在順寧佛海等地，設廠統制普洱茶的產銷有年，此後對此大宗國產，甚望其能有進一步的貢獻也。

美作家游渝觀感

樂天

美國出版家權威盧斯，專程來華訪問重慶，是赫明威訪華後最爲人們注意的一事。盧斯返美後，曾寫過一篇「重慶山城訪問記」輕描淡寫，而趣味雋永，自始至終，不加嚴正的批評，而字裏行間，頗多稱頌中國偉大的語氣。雖到處受到上賓的欵待，而盧斯並不流露阿諛的口吻，誠不愧大作家的風度。他乘飛機由港赴渝，一路山嶺連綿，阡陌如畫，以爲這種風景，只有在兒童純粹想像的腦海中夢想得到，可見是他分外的高興，旅行誠然是生平第一快事了。

他剛飛入川境，就說四川地大物博，已足自成一國，希望四川時常下雨，而且華盛頓居民，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政府，無不希望如此，這意思有些人不甚明瞭，其實他知道四川如果大旱，農產便成問題，於中國的復興大業，將受莫大的阻礙，足見盧斯的觀感，是非常縝密而細膩的了。

他會見蔣委員長夫婦後之一小時，便說我們已熟識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此二人在現代活着的數萬萬人羣之中，在無數世紀後仍將給人們記憶着，其推重我最高領袖的心理，也就可見一斑。

中國旅行社

各地招待所

湖南省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𢌿津街三十號
平彝招待所　大西門外車站大樓
宣威招待所　宣威下堡街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桐梓招待所支所　桐梓新車站大廈樓上
黃平招待所　中山路車站大樓
獨山招待所　車站大樓
安南招待所　安南城內
威甯招待所　威甯萬壽宮
畢節招待所　川滇公路車站

四川省

成都招待所　騾馬市街九十號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
敘府招待所　敘府正東街一一〇號
廣元招待所　廣元北街
梓潼特約招待所　梓潼汽車站附近中央飯店
敘永招待所　敘永西門外
赤水河招待所　四川古藺縣赤水河川滇公路車站
瀘縣招待所　四川瀘縣藍田壩

陝西省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尙仁路口
華清池管理處　臨潼南門外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漢中招待所　漢中天主堂後博愛路仁匯內
褒城招待所　西北公路車站隔壁
邠縣招待所　北門外汽車站隔壁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城外汽車站對面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江西省

吉安陶陶招待所　中山路四十一號
贛縣陶陶招待所　贛州公園南路

安徽省

黃山招待所　歙縣黃山紫雲集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山東路六八號

四三—二九二

中央信託局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　六　六　五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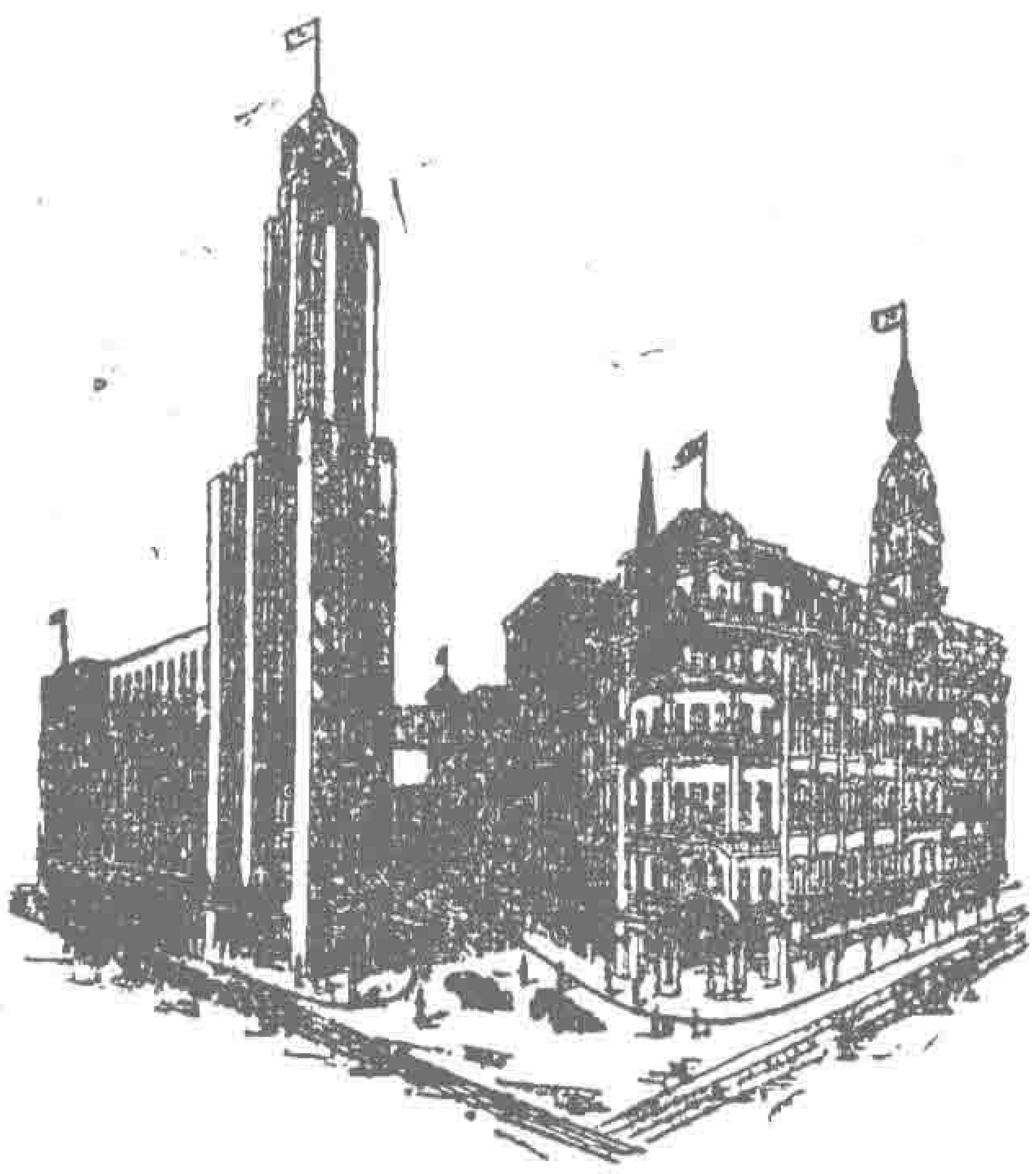
四三一一九三


輿論界之權威
申報
銷數普遍廣大
讀者購買力量最强
Shun Pao
CHINA'S FOREMOST DAILY COVERS 100% OF THE BETTER HOMES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九三二四五一一八)(電報掛號六〇七八)

四三—二九四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為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大東旅社

上海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 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 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 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 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 U. A. Building
(Comma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P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 (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四

四三—二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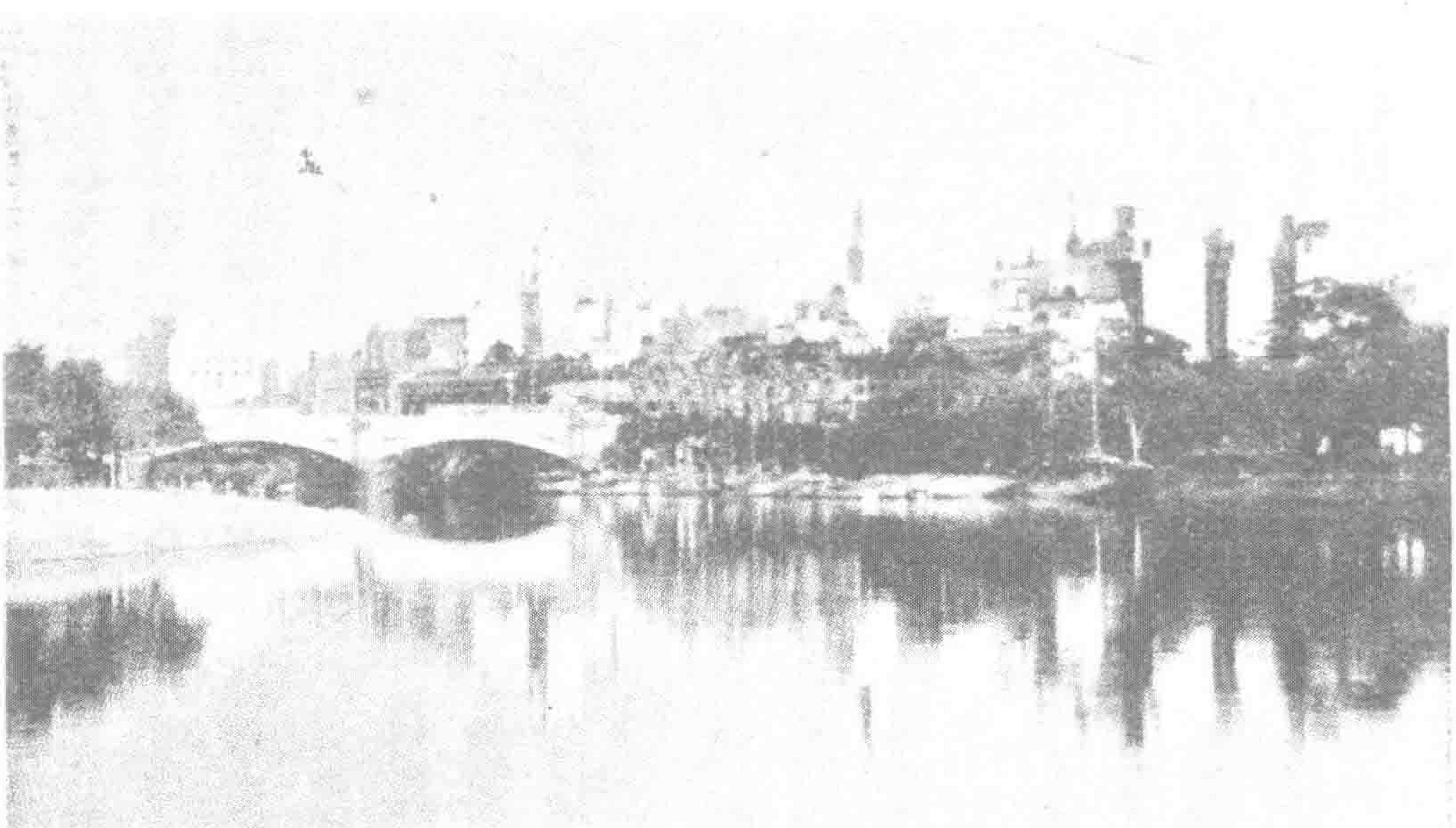
澳洲的夏景

黃映

為了戰事關係，一般住在遠東的人，想到歐洲各國去旅行或消夏，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船隻的缺少，旅途的危險，以及其他的一切問題，是每天呈現在人們的周遭。好多住在遠東的外僑，往年一到暑天，準會到歐洲去旅行。但現在因為不可能了，就不得不開始去尋找另一個地方避暑。然而問題是發生了，去尋找一個和歐洲各國同樣的地方氣候適宜，文明程度又在水準以上，可供你休息，和從事各種運動的，可不容易吧？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覺得最適當的地方，莫如澳洲。因為那邊是英國的領土，近年來很快的成為太平洋上的遊覽之地了。澳洲不但是在東方最近的一國，而且在英國孕育之下，文明程度達於基準以上。而且由匯兌率關係，所費的錢也比較很省，所以是最適當的避暑之地。自新加坡搭飛機到雪梨，祇要兩天半就可到達，而自上海到雪梨，搭輪船在通常的情狀下，也祇要三個星期。

除了假期的觀點以外，在遠東方面，已有很多外僑，把孩子送



一切現代化的墨爾缽



夏日的維多利亞海濱儘是游泳的男女

往澳洲去寄宿而讀書在這戰事時期也已發現了很多便利。在假期中孩子們可很快的回家和父母相見。匯兌得佔便宜，加上氣候適宜，尤其到處顯有英國的色彩，為了這原因，目前世界各地已有不少遊客目光轉移到澳洲上面，都想到那邊去消夏和避暑了。

總之，住在上海的外僑，離英國和法國雖然很遠，但澳洲比較起來似乎很近。當然也有幾千哩的相隔，祇是搭乘設備較好的汽船便很快的可以到達的。除開在旅途中可看見不少美麗的景物外，所有的航程，可以說大半在太平洋中。你到澳洲去消夏，當你離開上海出發之初，也許會想到不無險阻。但事實可完全相反，因為此旅行反比到歐洲或其他大陸為簡單。雖然為了戰事，好多航輪是停頓了，可是到澳洲去的航線，還有三四條維持着正常的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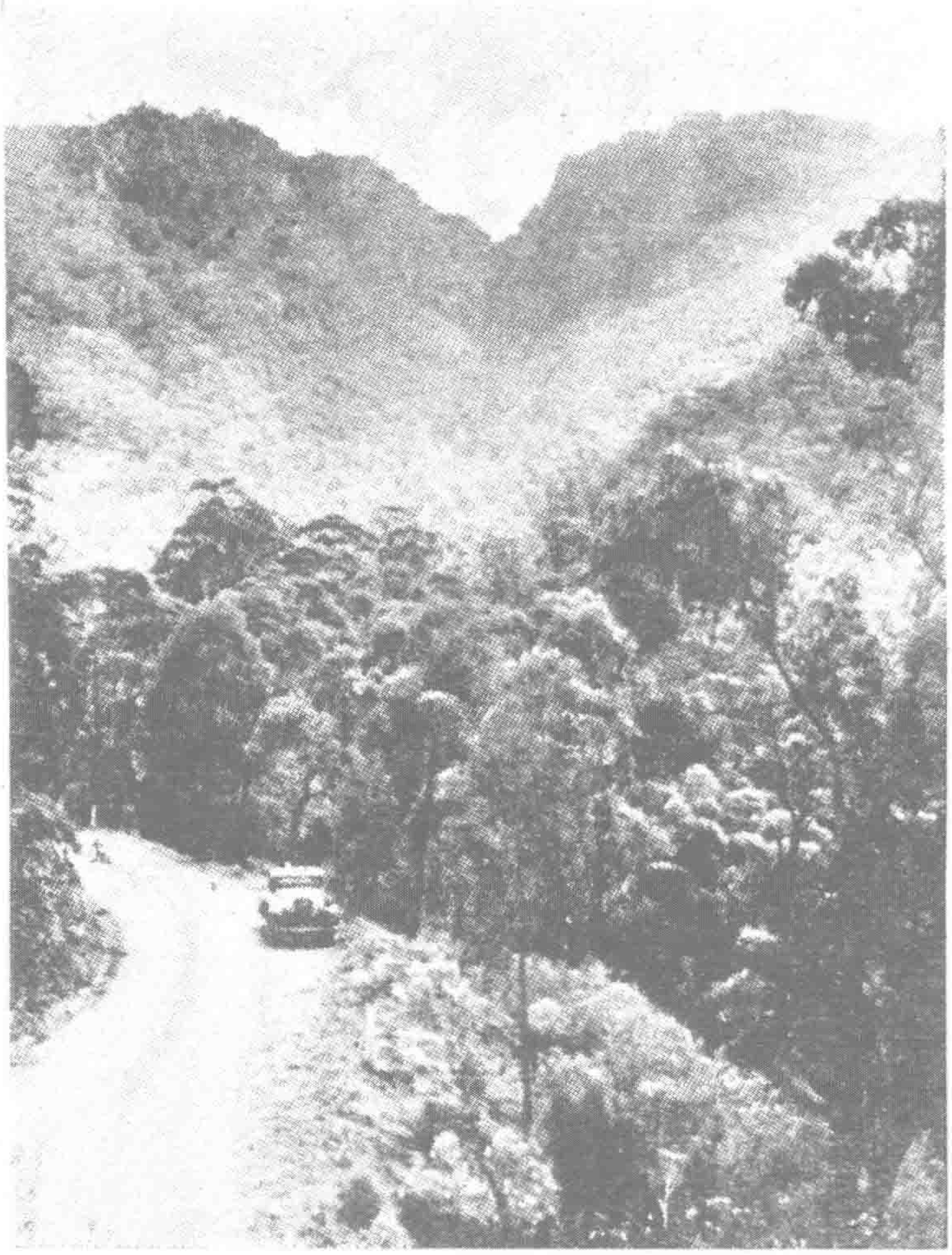
我們到了澳洲，一般引人入勝的地方，決不會很炎熱，至其適中的氣候，各地稍有不同。自平原到阿爾卑斯高地，各種風景的優美，為別處所少見。披着麻布衣服的土番以及野外的羊羣及農田，一切都反映出澳洲人民的生活，而大城市中，居民文化水準也是很高。

到了雪梨和墨爾缽，遊客將特別的驚奇，所見的一切都

四三—二九八

是現代化而使人感到美觀的每一處的人口在一百萬以上，兩地都有舒適的旅館和娛樂場所，更都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前者以良港，大橋，及海濱的激浪著名；後者以形象上的美觀，寬曠的市街，幽靜的行道樹，以及華麗的植物園著名。尤其是山村，郊外住宅，和園林最美。但旅行的人，不拘是他或她，立刻會發現到這還是很少的一部，其他很多的美景，正期待人們去玩賞呢？

雪梨的西南有一處風景最美的地方便是坎培拉 Canberra 澳洲的首都，到處有美麗的園子。再向北行，便是勃里斯朋 Brisbane，這裏在熱帶區，植物和蔬菜很多。再南就是塔斯馬尼亞 Tasmania，這個島有着幽靜的山谷，滿處是園林，由山脈形成的河流縱橫其間，



勃發洛山國家公園，一到夏日，因爲地勢崇高，氣氛異常清涼靜穆，眞是避暑勝境呢。

使風景格外可觀。西面是亞得雷德 Adelaide，有園林，葡萄園和山上的村莊，再過去是可以看日落。伯斯是擁有人口一百萬的西澳大利亞的首都，以到處長有野花而著名，是產金之區，在進展史上，現在已進入第二階段了。

在澳洲，太陽光直照下來，綿亙千里，到處可見太陽的光線和日暈。海岸一帶，更有蛋白石和眞珠的特產，果樹更多，自蘋果到橘子，無所不有。更有熱帶上的蕃瓜樹和西番蓮果，而土產植物有加利樹和柳樹，更是足以使詩人與畫家迷醉其間的。古代的遺物，正和別個邦國一樣，直到現在還保持着。有的地方，好像美國的加州，有的像萊茵地帶和法國南部，其他像瑞士和巴西，但同時它自有本洲的古代遺風，特殊的

風景，足以使人沉醉的。

澳洲的確是一個太陽照射得很久的地方，面積一百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方哩，內中三分之一在熱帶區域，其餘是在溫帶。但氣候比較溫熱，因爲一年之中有八個月和太陽距離得很近。就統計所得，六個聯邦的首都，每年所照到太陽的時間如下：伯斯二，八一二小時，勃里斯朋二，六八二小時，亞得雷德二，五四七小時，雪梨二，三四六六小時，墨爾鉢二，二四九小時，霍勃脫二，一三八小時。以一天爲單位，伯斯最高，平均八小時。霍勃脫最低，六小時。澳洲的土地大部分的氣候綜合加洲和南歐，但也自有其特殊之點。冬季裏，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和塔斯馬尼亞山上都有積雪。

偶然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太陽所給予澳洲的重大禮物，便是健康的紀錄，爲世界任何邦國所不及。事實上澳洲的死亡率，祇有千分之九，而英國是千分之十二，美國千分之十一，自山地至濱海區域完全一樣。

夏季自十二月開始，寒冷完全消失，四五月已是秋天氣象，正像北半球的冬天和春天一樣。雖然天氣溫暖，澳洲並非不毛之地，一百萬方哩的土地，平均每年有十至二十吋雨量。另外的一百萬方哩土地平均每年的雨量是二十至四十吋。舉個例子，雪梨的雨量，兩倍於倫敦。但新南威爾斯的首都，雨天卻是很少。在雪梨，一小時中的濕氣，比倫敦的一天還多。

澳洲有一萬二千哩白沙的海岸，在夏季和北部的冬季裏是人們遊玩的場合。在那邊，海岸的風景如果有高潮，眞像法國南部的利杜和貝立滋一樣。夏天的午後，你如果站在雪梨的濱海岸，那眼睛所看到的，滿處是閃爍的光芒。

海濱俱樂部完全由澳洲人組織，藉以鍛鍊身體的。不論男女社員，對於服務，非常熱心，看見有不諳水性的游泳者，不能起來的時候，他們就跳下海去援救。

澳洲有着雪梨和墨爾鉢兩大城市，每一個都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而且都因爲原初就非常美麗而著名的。雪梨有着白色和藍色相間的海港，四周全是青山。墨爾鉢市街寬闊，滿植行道樹，聖基太路和它支路的美麗，爲別處地方所少見。在雪梨港口的狹頸上面，引導萊克烏及拍拉馬他兩河流，有一條世界上著名的拱形大橋。主要的鋼骨橋樑，長度達三千七百七十呎，電車，汽車在橋上來往，兩面留行人的路線。另一個澳洲的名城亞得里特，四周全是園林，和勃里斯朋一樣，人口都有三十三萬。伯斯的人口二十萬八千，霍勃脫六萬零五百。坎培拉是澳洲的華盛頓，此地遊客很多，市內一切建築由美國名建築師葛里芬設計。旅客到此，什九將驚歎此地進步的神速。

四三一二〇〇

海上日記（上）

廉文開

——從上海到仰光——

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　昨晚八時上船，因爲非持有船公司派司，不准登輪送客，妻元瑾和字姪祇送我到碼頭。上船先檢點行李，箱子舖蓋等七件已妥放在三號房，木箱一隻也泰然地放好在隔弄裏。問茶房，知道船確定今晨十時才開，乘客大多上船後又退回，過宿了再來。我呢，已經是預定上船過夜的，所以也不再縮回。我倆已是中年夫婦，不該過分作兒女態，雖然我此次出國，遠涉重洋，在國際風雲變化多端的年頭兒，何時相會，很難說呢。

前天晚上我伴她看了電影，吃了些點心，重溫着十二年前住在閘北初婚時代的舊夢。電影院和小吃舖子依稀如舊，且生涯鼎盛，味亦可口。可是事變以來，我南北奔走，沒有一日空閒，鄉居的她，看到那絢爛奪目的卡通片，一面連聲讚美，同時恰格外觸動她惦念着鄉間三個小孩的情緒，矛盾的心理，又願快送我走，得趕快回鄉去。因此我也不告訴她船中情形，重復下船送她上電車，又送走字姪，獨自在起重機軋軋的裝貨聲攪擾中度過這寂寞的夜。

今天早晨醒來，把護照藏好，吃一些帶來的餅餌作早點。抄關的已到，一批又一批的查抄，殊爲嚴密。准許單(Permit to ship)此時還未送回，我料來自有一番麻煩了，可是抄關的一知道我有准許單，却出乎意料的連同房旅伴的行李也沒有查，待單子送到，我已把抄關的麻煩對付過去了。

十點鐘準時啓椗，非常時期，碼頭送行的絕少。船在巡捕和關員站班式的監視中啓椗離岸。一簇簇的摩天樓掠過窗外，豎立在屋頂的各國旗幟映入眼簾，漸漸模糊，漸漸遠去。

船出吳淞口，浪雖不大，已有人嘔吐，我自信小風浪尚可不致暈船，爲防患未然計，亦伏枕而臥，減縮飯量，少進茶水甜食和油膩。此時，惟旭姊送的水菓最受用。她精明幹練，不愧爲我溶哥的賢內助，你看因我南行，她送我的水菓便用北產品雪梨蘋菓等，這便可見她的精細了。

七日　房中行李雖多，同室胡君臨時留宿在他老母房中，隨

侍，所以還不覺怎樣擠。胡君係中國旅行社孫景洵君之甥，我此次啓程，多承上海銀行華君介紹孫君指導一切，減却不少旅行的困難。同室還有兩位是藥材商周君和少年學生洪君。

舟過台灣海峽

上午十時半舉行救生艇演習。下午與同船旅客及茶役閒談，得知這明生輪即前招商局的海利。前該局元亨利貞四輪，速率設備僅次於各郵船。外商怡和，太古等公司，一時均爲之却步。今四輪歸怡和公司，往來旅客，尙受其惠。談次，茶役說四時三刻船將打一圈子，演習拯救落水者，至甲板俟之未果。

晚觀奕一局即睡，周君言十二時船抵台灣海峽，風浪最大，宜遲寢，可期於熟睡中過去，因復起坐，就燈下觀書，直到一時方睡，但此時風浪反見平靜。

八日　今日船行平穩，精神甚佳，船中女人小孩，也都活躍起來了。

晨起盥洗，對鏡見髮亂鬚長，憶元瑾曾叮囑，此去作外交人員，雖不喜油頭光臉，然儀表有關，不可文人故態，不修邊幅，因刮鬚潤髮，刷衣擦鞋，勉强作紳士風。

早點後佇立甲板看海景，祇見陽光普照，水色不復黃濁，近船作青翠色，遠處尤嫩綠鮮艷，海鷗尾船翻飛，逐浪不去，情景宛如我第一次赴閩途中所遇。惟當時初次海行履閩，愛海殊深，曾謳吟海湦「日光之中大海明，顏色似黃金，請將我尸沉海心。」等句，並當時遊閩作海上通訊，中有「遙望西岸羣山蜿蜒，起伏有緻，山作青黛色，有一段像水牛就飲，靜寂中似聞吸水聲；有一段像象羣晨渡，背脊浮現水中，蠢然似將前泳者，東望則水天一色，只有一二小島，如碧螺養水，點綴其間，却也美妙入畫」等海景的描寫，意興蓬勃。今海景美麗如昔，惟覺興緻已非疇昔，筆亦苦澀，不解何故。

細想，也自有道理，單就海景論，今昔畢竟不同。從前舳艫往來，帆影點點，在靜寂中有熱鬧之緻，昇平之象。今則受戰爭影響，海上船隻絕少，四顧茫然，殊嫌景象蕭條啊！

午後食宇姪所送之咖啡糖，亦甘香可口。元瑾給我備的暈船藥品，大約可以用不到了，因據同船南洋老於行旅者談：二三月間，過香港後總是沒有風浪的。四時三刻，忽又氣笛緊叫，實行昨天沒有演習的兜圈子，可是只見水手操操舢舨，圈子沒有打成，因船行雖平穩，對面風却很大的關係。

這一趟船不靠汕頭，茶役都說照船的速率，今晚即可抵港，可是船主他寧可開慢車，所以要捱到明晨才靠碼頭。

晚上茶役把電燈罩罩起來，說是防空襲，入浴後即就寢。

九日　黎明醒來，窗外一片灰白色，溟濛中露出小島三五，知

船已近香港，乃披衣起身。盥洗畢，出甲板，已見前面山麓隱約有崇樓高閣，有人指着說，那高聳的梯形建築就是匯豐銀行，那半山腰一座塔便是胡文虎的別墅。天慢慢地亮起來，一帶青山白屋，碧清的映入眼簾，有海市蜃樓之態，有海上仙島之想。不，不是的，海市是幻變的，仙島是渺茫的哦！連一幅工筆的漢宮圖也沒有這樣富麗，也沒有這樣明秀。這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她的美妙是遠勝一切古代的阿房、昭陽以及所能幻想得到的仙境的。然而這也是可望而不可接的啊！

到達了香港

七時，醫生上船檢查牛痘證。八時許船靠碼頭，香港當局上船檢查移民證，十一時尚未竣事。中國旅行社代運行李人來，把行李交代給他後，即登岸乘電車至我弟文煥家。

煥弟已預約星島日報同事今日至九龍一小洲寫生，飯後就跟他們同行。先乘渡輪至九龍尖沙嘴，僱小舟渡至一小洲，名望海觀音一遊。洲殊小巧玲瓏，怪石嶙峋，一簇浮於海表，上有綠蔭掩映，下有樹根蟠結，山徑幽曲，古廟依傍，未加佈置，居然處處入畫。可遠眺，可近矚，可探奇，可尋幽，但在香港知者甚少。

五時半經宋王台，自九龍城碼頭乘渡輪返港，中途已萬家燈火，遙望香港，正如貴婦盛裝，滿頭珠花。

晚飯後伴煥弟散步街頭，看香港夜市；又到星島日報參觀，夜深二時始寢。

十日　上午瀏覽港地報紙，檢點行李，下午至中環訪唐小姐，並至中國旅行社定妥赴仰光船票，然後折至英皇道訪定弟，在定弟家晚餐。

十一日　昨晚下毛毛雨，稍受寒，發聲沙啞，遲起。

起身後寫航函寄仰光，報告行期。又攜琮、蒼二姪至上天台閒眺，煥弟家臨海，海景山色，一一入目。天陰沉，山頂雲層霧迷，但隔海九龍房屋仍淸晰可辨。海中泊小型軍艦多艘，護以水雷，使人感受得香港已在嚴重時期。



香港鳥瞰

下午至外部香港貨單簽證處訪戴專員，並至唐小姐處借得

港幣二百元，方至旅行社購妥船票，因到港時攜款不足也。票價頗貴，二等十八鎊半，合港幣幾三百元，法幣便要一千四百元左右了。

十二日　上午閱報後，即至唐小姐處取總領事托購之物，下午煥弟夫婦及二孩全家出動，伴我遊九龍城及宋王台。

九龍城很小，四門一望無餘；城內有五千斤與四千斤大砲各一尊，還是淸朝遺物。城後山巔大石犖确，勢甚雄壯，沿山行抵侯王寺，即以城後山頭做背境攝一影。

侯王寺的攝影者，均江湖之流，負特製的攝影機，赤足來往，招攬生意。那攝影機只是粗陋木箱一隻，但五分鐘即可取照。原來他們不用軟片而用硬片，只用感光紙照上了相，再放在鏡頭前重照一遍，使反像改正就得了。而且他們顯影定影，都在那木箱中舉行，可說是最經濟而迅速的照相術了。

宋王台本在海邊，現在外海灘，正在做填沙工作，將來如果台外建屋，更將遜色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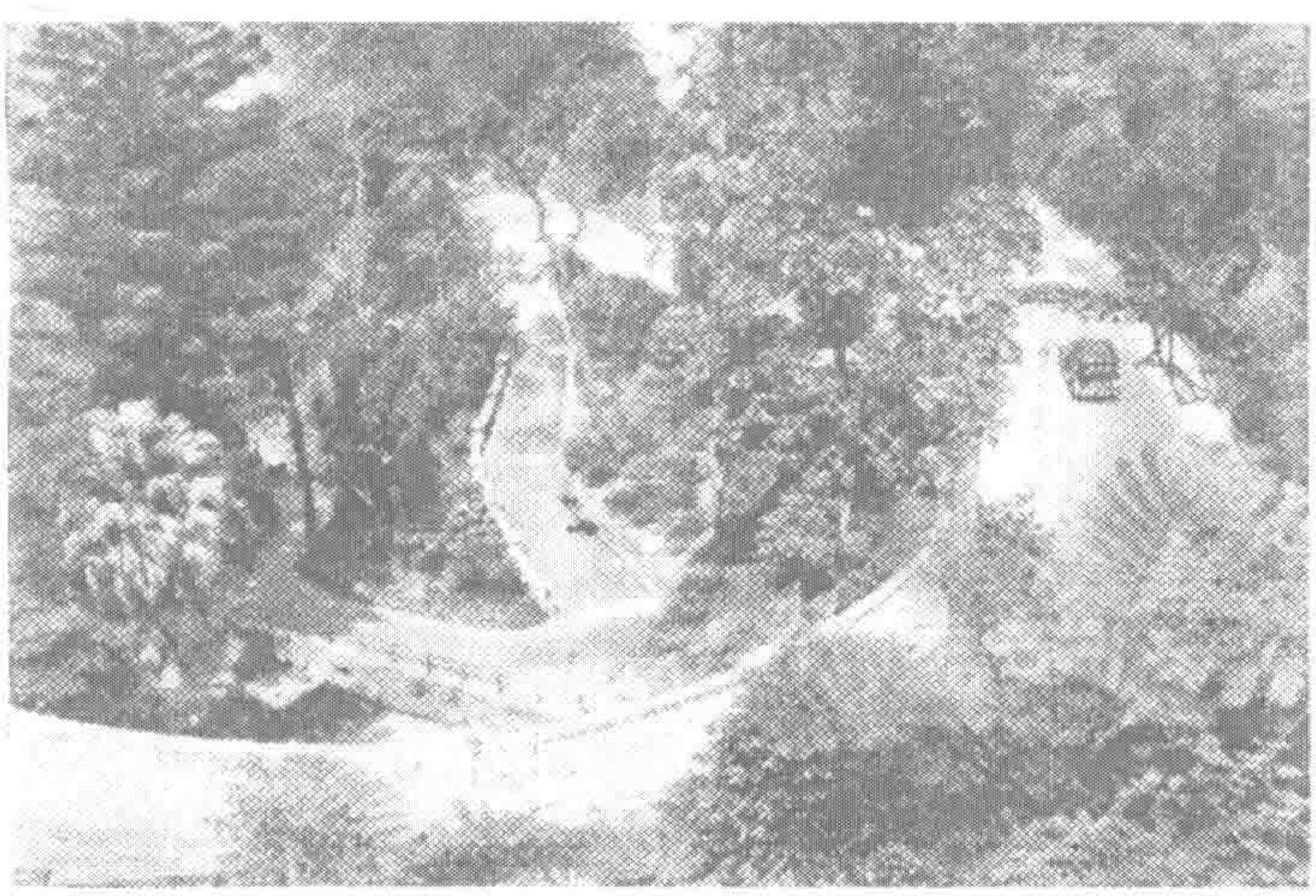
五時返香港，隨煥弟參加一個歡送會，七時散會。又過兵頭花園，觀光上山電車始返。

十三日　拂曉，旅行社派人來搬行李，即起身盥洗，進早餐，八時半煥弟僱電船送我上海利輪，又住三號房，可謂巧極。

巨風駭浪中過夜

煥弟去移時，即鳴鑼啓椗，然行少時，船又停，待醫生來檢查，查畢再行，在封鎖線邊又停二十分鐘，十一時半始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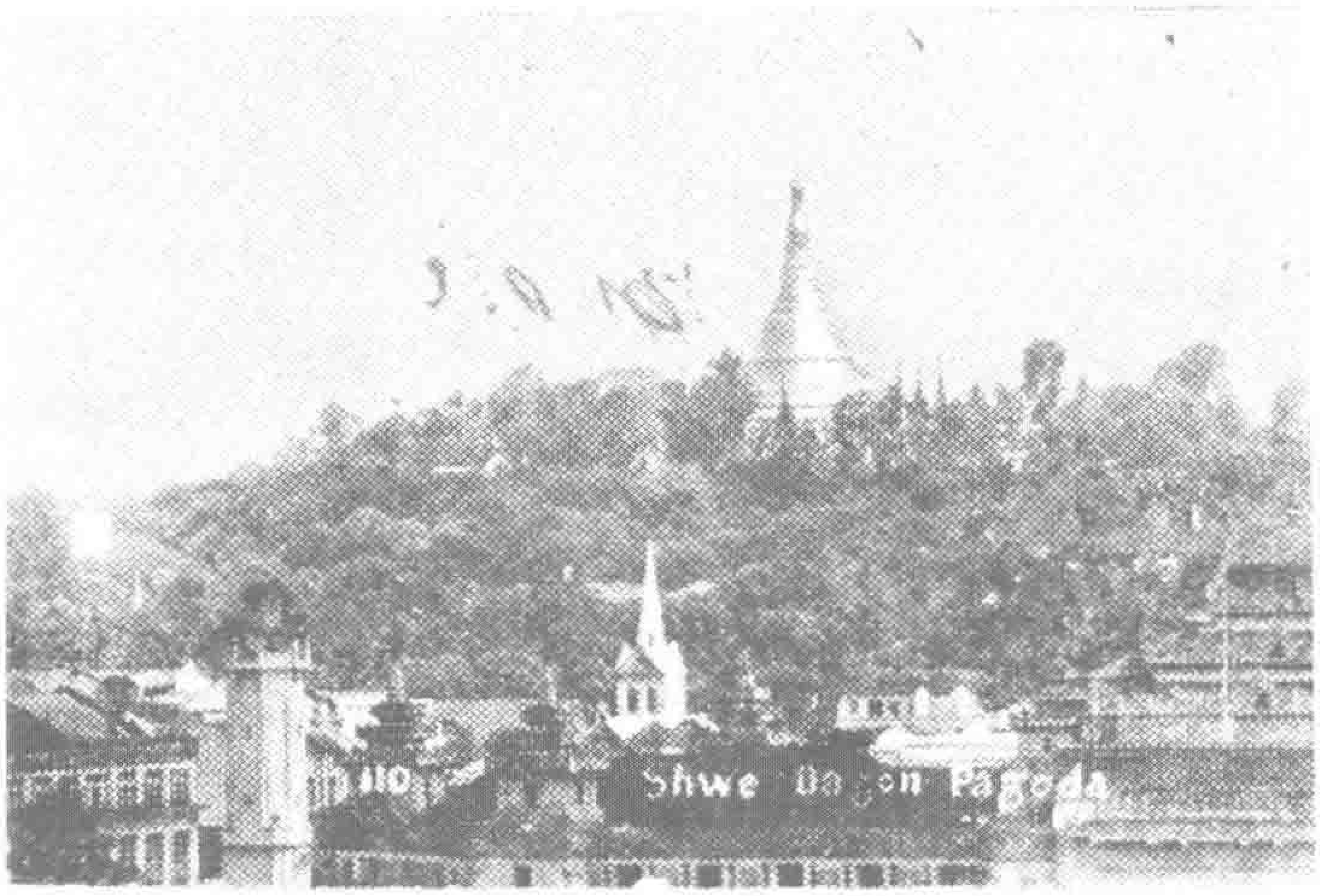
午膳時識江包二君，江君在渝經商，包君之事業則在緬甸，都是赴仰旅伴，很談得來。晚上又閱煥弟編繪之小偵探二三集。沿途風浪不大，但剛晚飯時船即大簸動，嚇得江包兩君放下碗筷就走。我因想在飛機盤旋下也得照常進膳，故仍鎮定着用完我的晚餐。膳後船上已無人行動，臥舖上惟聞水聲如擂鼓，如鳴雷，殊足駭人，可是也很雄壯。


香港么園

十四日　計一月十四日離別無錫家鄉，轉瞬不見三小孩已匝月，船中識劉姓小孩，其父在仰光任事，故隨其母赴仰。見劉孩依

依母側，不禁觸景思家焉。

船上九時許演習遇險救生。此船進膳與通常不同，每日三餐二咖啡，晨八時晚五時爲飯，午十二時反爲粥，而晚八時又進魚粥一碗，或者說這是汕頭的習俗，不知是否？



仰光大金塔

十五日 自離春申，漸南漸熱，今晨風平浪靜，萬里無雲，日初出，卽萬道金光，灼人難耐，室中已感悶熱，旅客均集甲板閒談，各衣汗衫一件而已。十日之中，自皮而棉而夾而單，今連單衣亦嫌熱了。

我的西姆錶素極正確，昨日忽快了一刻，對正後今晨無差。上午八時一刻，忽見侍者將長針撥回十二時上，頓悟非吾錶有損，蓋現船向西南航，每西行一度，應撥慢四分鐘也。

上午十一時許，隔室四號房南通人保俊生君來訪，彼係我國駐溫哥華領事保君皞之公子，住美洲已多年，此次係新婚之後，偕其妻葉美嫻女士返國觀光，談多時方去。

午後悶熱，房中已坐不住，至飯廳觀奕，又倚欄閒談，觀海上飛魚。包君云：仰光現正熱季；三月中學校卽放暑假。此時每日必冲涼，四五月間並須早晚冲涼二三次。冲涼時冷水自上灌頂，至足已發燙，其熱如此。五月至十月反較涼，多雨故也。然此半年之雨季中，常如長江流域之黃梅天，更不舒適。又云：仰光有三多，一塔二僧三烏鴉。入其中，黃衣袒臂之僧人滿街皆是。塔以大金塔最有名，入其寺，必脫鞋赤足而行。烏鴉見人不怕，每入屋搜取食物。又仰光終年有蚊，然仰光爲我國後方門戶，地位重要，且爲比較最安全之區，故華僑樂趨之，去者日衆。同船有北平教會學校學生李君，詢之，知美教會移向仰光。李君備述北平近狀，聞之黯然。

船上無浴盆，僅設冲涼間，數日未浴，殊不適，晚試行冲涼。冲畢入室，室中發現一蜻蜓，上海正大雪的時候，連日又正四顧茫茫水天一色的空間，竟有蜻蜓飛來，正奇事也。因步出甲板眺望，有無海岸，出則明月一輪，正掛當空，因一再吟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之詩。看錶已十時半，因記日記就寢。（未完）

漫談美國的軍隊生活

Frederick Simpich 原著

嚴安孚

如果你的兒子，在加入軍隊的時候，是一個大腹便便的小胖子，那末到了現在他的肚皮或許已經像鮒魚一樣的平了，他心中自然好不歡喜！

「在軍隊中這樣操練了六星期之後，」那個資格很老的軍曹說道，「能使任何人的胸部挺直起來……同時，我見過那些骨瘦如柴的人，沒有多少日子，他們的體重已增加了二十多磅。他們生長得很快，像馬尼刺的象耳樹一樣，因爲軍隊裏的膳食，足使他們很快地肥壯起來。」

軍部當局很希望兵士的父親和母親，確切地知道他們的孩子在軍隊裏受到怎樣的待遇。

從一個沿海岸到另一個沿海岸，十多處新兵訓練營中的將領，都對記者這樣說：「請把你們親眼所看到的，照實記下來。我們絕對沒有什麼隱瞞的東西。我們要教他們家裏的人知道威廉，傑美，或克拉倫斯得到何等樣的衣食和娛樂，甚至他們吃得太多了之後，怎樣地由醫生替他診治。」

「再告訴他們說，他們的孩子，在這裏除了三操兩講堂以外，還學習什麼其他的事情；告訴他們這班孩子已學會了何種有用的技藝和行業，這種技藝和行業會使他們成爲更良好的公民，將來退伍回家之後，能有一種良好的生活技能。」

受軍訓者達一百四十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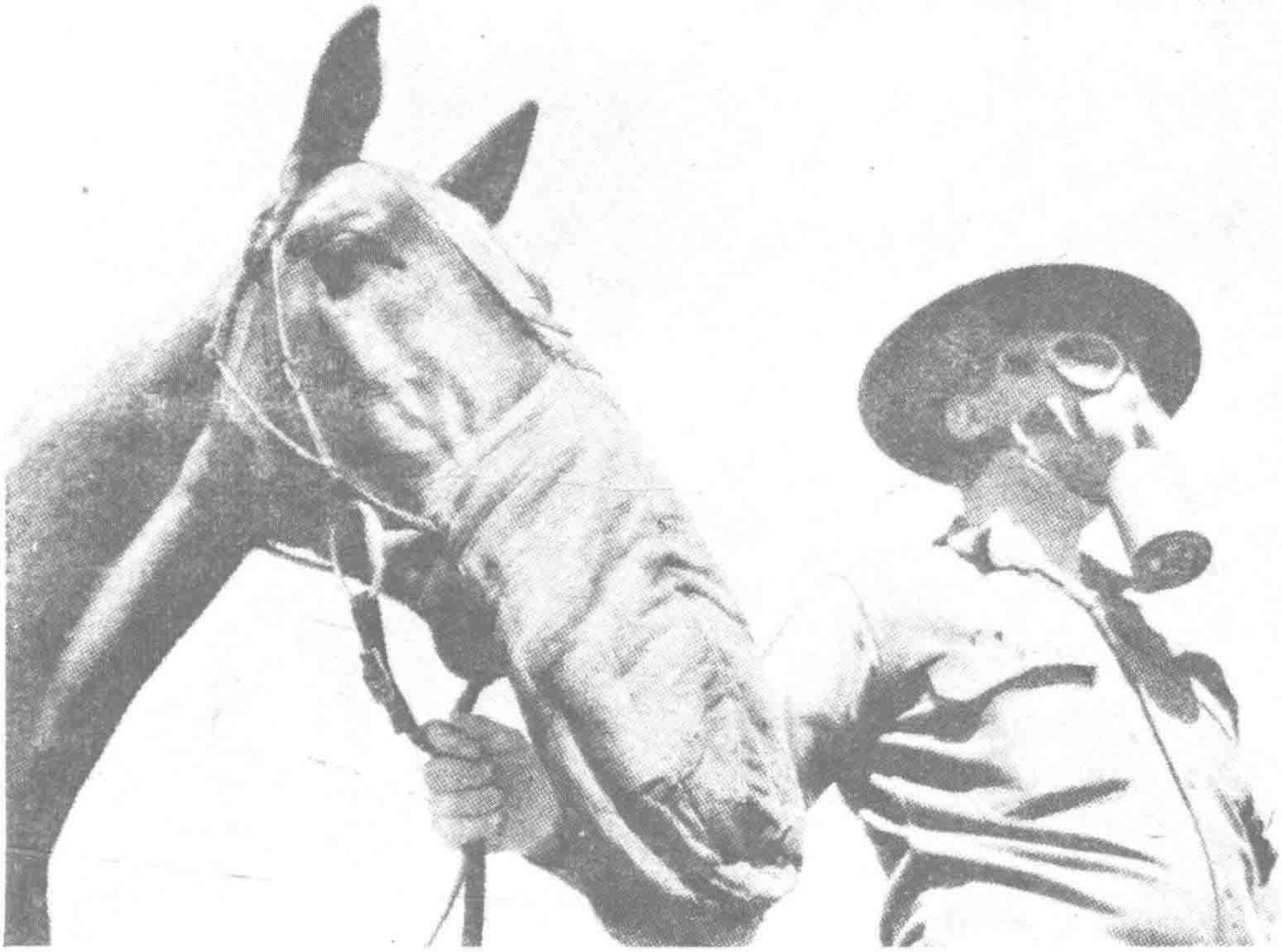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下在訓練中的青年有一百四十萬人；每人每天須走十英里路——換言之，他們一共須走一千四百萬英里路——從起床號到熄燈號。

威廉一天到晚簡直沒有靜止的時候，他帶我們在他的坦克車中繞行一周——他駕駛坦克車起來，直像一個羅馬的戰士。他載着我們駛過峻峭的河岸，穿過小河，甚至撞倒森林中的樹木。

他帶了我們在他的氣球中升空，在他的飛機中上下翻騰，讓我們騎駛他的馱物的騾子，並在他營房中的床位上休息。

騾子也戴防毒面具

我們嗅到芥子瓦斯的氣味，並看到軍隊中的騾子，戴了防毒面具，顯出多麽暴躁不耐的樣子。我們跟了「跳躍教師」一同去看傘兵從飛機上跳下來的情形；當我們看到有一個傘兵跳下來，而他的降落傘並不立即撐開來的時候，我們嚇得連呼吸也停止了。在假戰中，坦克車向着我們衝過來，同時開放着有火無彈的機關槍平射砲假裝把它們轟到；於是「敵方」的轟炸機突然從雲端裏直飛下來，向我們拋擲練習用的蛋形物。



戰馬也戴防毒面具

我們同軍官和新兵們談話，有時也和廚司，牧騾人，炮手以及顚倒坐着的飛機師談話，甚至和軍隊中幾個美麗可愛而供不應求的女看護談話。有一個女看護帶着笑眼對我們說道：「我們一起祗有四十個看護，而這一個軍營中的兵士却有四萬名呢！」

我們想在新兵投考室中見識見識考試新兵的情形，所以我們也排列在投考人的中間。那些前來投考的人都裸着身體，等候醫生的檢驗。除非你身上的「零件」像牙齒，眼睛，耳朶，心臟，肺部，腎臟和關節等都能合格，否則你準會得到一張回家去的火車票或船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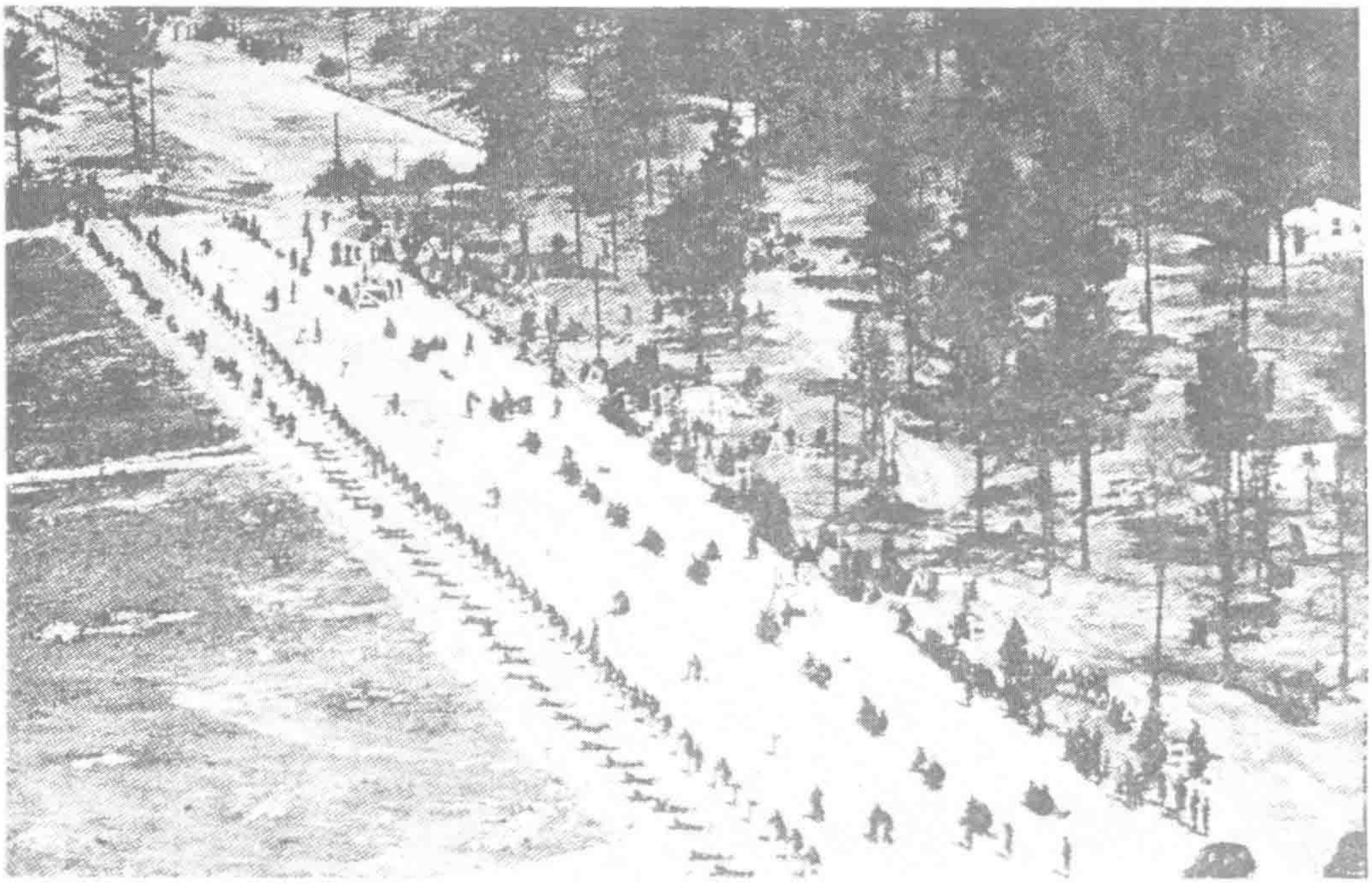
不要問我們的考試成績被列入甲等或乙等，但我們甚至連英文字母也考讀一遍，還有軍事常識問題一百五十門，據說回答得全對的，一個也沒有。後來我們坐在充當書記的士兵面前——他們有幾個人以前曾當過演員，建築師，或金剛鑽雕琢師——聽候他們把我們編入那一個隊伍。他們把每一個新兵的種族，色種，以前的服務情形，教育和訓練，都記在一張大的黃色卡紙上面。

他們對我們說明，如果我們誠心入伍的話，我們將被派做某一種工作。我對於他們分派工作的公平和澈底，得到很深的印象。

每一個考試官有一本書，書中有適合於各種行業的問話，你不能騙他們的。如果你說你是一個糊壁紙的人，或走繩索的人，或訓練獅子的人，他們只要向你問了十句八句話之後，立刻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眞的會訓練獅子的人。

兵士服裝價値美金八十五元

四二—三一二



新兵練習打靶

如果你的孩子在軍隊裏當一名步兵，那末他有如下的許多東西：鋼盔，襯衫，褲子，綁腿布，皮鞋，內衣，上衣，大衣，和雨衣——這一切服裝，約需美金八十五元，但軍隊對於睡衣一項是概不供給的。此外還有膳食用的糧囊；杯子和水瓶；急救行囊；內有毯子，蓬帳，竹竿，別針以及化裝品等物的大包裹；防毒面具；掘壕溝用的工具：乾糧；武器和子彈。

用步槍的兵士，攜帶一把刺刀，一百三十六顆子彈，和一枚手溜彈。如果他是用自動步槍或機關槍的，那末他有一百八十顆子彈。

這些傢伙的重量，約有七十四磅。

在喬琪亞的本寗砲台（Fort Benning），我們看到二萬個新兵匍匐在地上，練習打靶。在靶子後面的森林中的小樹，已被打成千孔百洞。有幾個小兵，耳朵內塞了棉花團，從事於放射機關槍的練習。

有幾個訓練新兵的軍曹，仍舊一天到晚不改其咆哮如雷的態度。那些資格較老的軍曹說，你對於新兵，不得不採取嚴厲的態度，這是爲了紀律和效能的原因而不得不如此。

我看見有一個軍曹，教一隊新兵練習肉搏時候的槍刺戰。他喊着沙啞的聲氣，好像一隻海獅。

「預備——左足向前——槍刺舉高一些。向前衝！不錯！現在把你的刺刀拿下來，向後退。」

有一個新兵，行動緩慢，顯得手忙脚亂的樣子。那個軍曹破口大罵，但並不用手指着他，也不叫出他的名字。然而每一個人都知道軍曹怒罵的對像是那一個。那個新兵漲紅了臉，一聲也不響；他當然沒有還口的餘地。但那軍

四三—三一三

曹也適可而止後來他笑着對那個新兵說道：「這樣才比較好一些了。明天你就會覺得更容易了。散隊！」

這是恐嚇嗎？不錯。是殘忍嗎？不是。我知道那種老軍曹的性情。他很尊重他的上級軍官和他自已：他要使這些新兵成爲良好的軍人；他知道軍人以服從爲天職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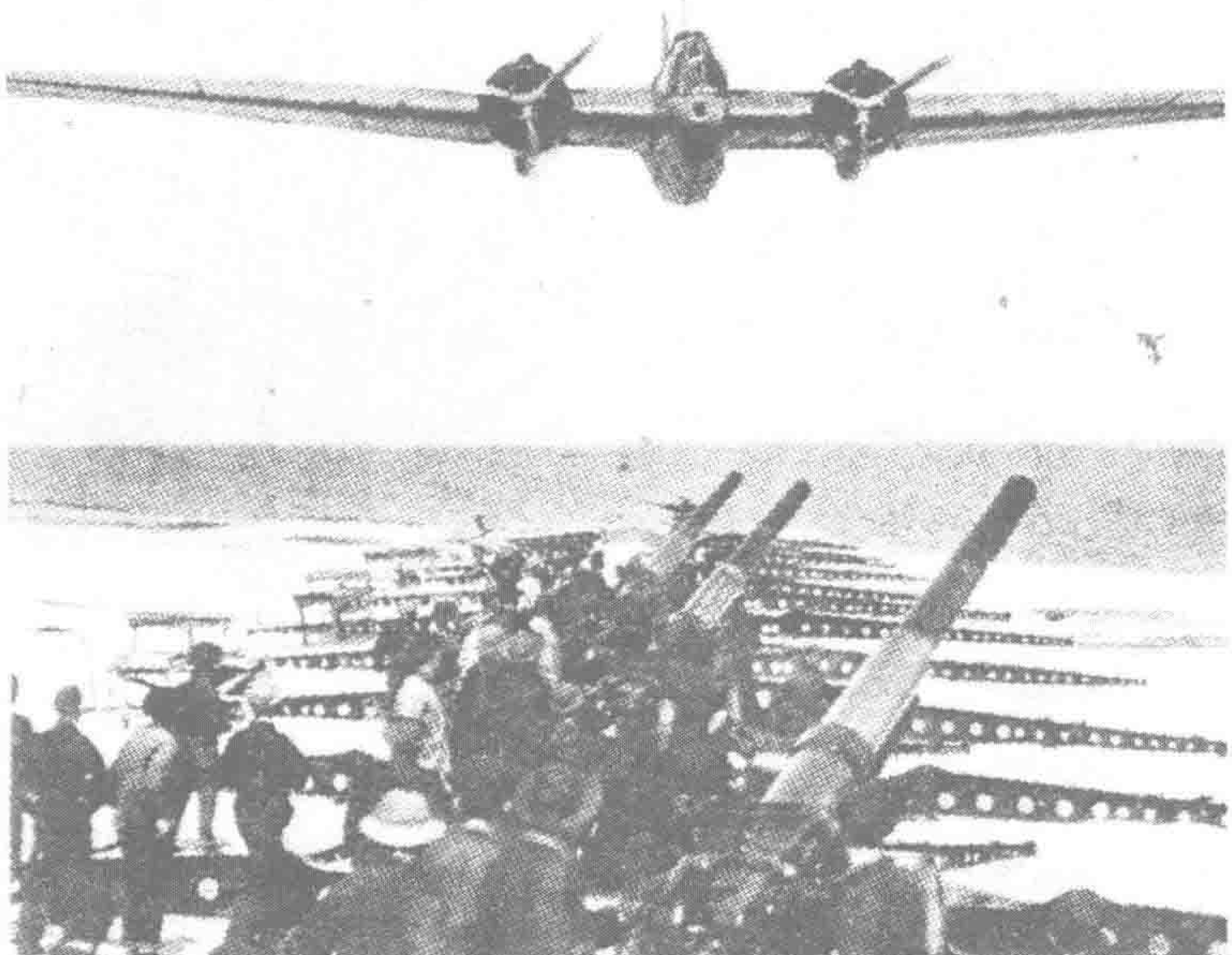
機械化部隊

你不要懷疑美國的裝甲車師團是電影中木製的大砲及坦克車的贋品。

在整個軍隊中，裝甲部隊是戰鬥力最强而行動最迅速的動物。

八萬四千人分成八個師團，每個師團還配上了三百八十四輛坦克車一萬九千件武器和二千五百輛運輸車。

這一支車隊非但訓練着用坦克車作戰的兵士，而且也訓練着向坦克車作戰的兵士。有一個雨天的晚上，我看見有許多假的坦克車用鐵絲在山坡上拖來拖去。它們看來好像非洲的犀牛一般地匍匐着在阿比西尼亞傍晚的天色下爬來爬去。跟在坦克車後面的兵士突然向它們開砲。



轟炸機與高射砲

「打穿一個洞了！」有人高聲地叫着。「是的，而那個砲手還是一個新兵呢！在黃昏的暮色中，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我們把他們很快的訓練成功。『現在你已列入砲兵隊了！』我們對一個新兵說『那個東西有兩個輪盤和一條長鼻子的就是大砲，放射的時候，你只須把那根繩子拉一下便得了。你現在去拉吧。你先應把砲聲聽慣了，然後我們再教你怎樣裝砲彈，怎樣瞄準和怎樣打中你的目標。將來我們還要教你怎樣瞄準一個你所看不見的目標。』」

四三—三—四

坦克車證明壕溝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它們像怒獅一般地橫衝直撞，對於子彈和槍剌一些也不放在心上。

「這種裝甲的隊伍攻擊起來，決不是僅憑人類血肉之軀所能抵禦的，」一位軍官說道。

「我們的戰略需要一萬名兵士，放射着一萬九千件武器，由二千五百輛裝甲車載着他們向前而進，裝甲車裏面還裝置着六百具無線電收發機互通消息。」

這些坦克車，每小時可以行駛三十五哩，每二小時中所放射的槍彈和砲彈，其重量和坦克車本身的重量相等。

坐在坦克車裏面，任憑你怎樣大聲呼叫，車外人是聽不到的。同時外面的聲音，車內人也不能聽見。

有幾個駕駛坦克車的兵士說，甚至子彈射擊在坦克車上面，他們也聽不見。又有幾個人說，雖然能够聽到，但不過像啄木鳥啄木的聲音一般。

坦克車裏面的司令官，從車頂上砲塔中的一個小孔內向外窺望，同時用脚踢着駕駛人作爲命令的表示。但並不是像騾子踢人一般地狠命的一足，不過是輕輕的一觸。在駕駛人的左肩上觸一下，意思是向左轉，在右肩上，則表示向右轉。在頭頂上觸一下，那意思是停車，在背心上觸一下，那便是表示向前直進。這是因爲當坦克車的門都關上的時候，駕駛人是無法看見外面的情形的，

裝甲車學校每星期畢業一百人



在裝甲車中就餐

四三—三一五



地上與空中的無線電話機

諾克斯砲台裝甲車學校的課程中包括有砲戰術，戰略，坦克車術，交通學，戰地工程學和書記工作。每一個兵士，分別受到一種特別的訓練，像無線電技術人員，坦克車機匠，銲接匠，乾電技術人員，或密碼電報員。

學校裏的教師，都是在假期中的大學教授，他們都受到後備軍官的委任。在這些後備軍官中，你也可以遇到一個雪佛蘭汽車廠的工程師，一個柴油引擎的修理專家，來自飛爾歌和亞爾西愛公司的無線電專家，一個著名於碳化器工作的科學家，以及其他許多人材。

一百名諾克斯學校裏的學兵，頭上套着聽筒，靜聽着無線電中的點與劃，而把點與劃所構集成的字母，記錄在他們的練習簿上。初學者每分鐘只能聽到四個字，程度較高的學兵，則能收聽八個，十個，十二個，……直至二十個字。

那些學兵對於收電和發電的技術，都須學習。有的還要學習翻譯密電碼的工作。

在這裏，免費學得的這種電碼和無線電的訓練，對於那些孩子將來無論在軍隊中或退出了軍隊，都有很大的價值。

除了這裝甲車部隊之外，其他如步兵隊，騎兵隊，航空隊，以及野戰砲隊，和海岸砲隊。都有各自的交通制度。它們也有無線電和電訊學校。

信號隊訓練信鴿

除了無線電以外，軍隊中其他的交通工作，都是由信號隊担任的。從阿拉斯加到巴拿馬的電話線和無線電台，都是信號隊所建造的。華盛頓陸軍部和美國大陸上相繫的無線電網，也都由信號隊所管理的。信號隊最重要



士兵訓練信鴿

的工作是截獲並翻譯敵人的消息。

我們的信號隊也訓練信鴿，他們所訓練的信鴿非但能送信，並且也會帶回信。

傘兵訓練最爲奇觀

當你看到大批傘兵練習躍機的時候，你可以聯想到馬戲隊中危險的演技。傘兵學員最重要的練習，就是怎樣使落地而一些不受傷。

「這種事情有許多可學的地方，」一個傘兵對我說「當你快要落地的時候你必須前後搖盪，那才不致受傷。」

我們聽說有一個傘兵從飛機上躍下的時候，他的降落傘突然被纏住在機身的尾部，在空中跟着飛機經過了五分鐘之後，才脫離牽絆而降落，及至落地的時候，一些也不會受傷。

要想做一位「傘兵專家」，一個孩子必須經過六次躍機，從七百五十呎至一千五百呎高度跳下。

在任何人未曾跳下之前，飛機上先擲下一個假人，假人身上的降落傘可顯示風力及方向。在練習中，如果風的速度超過十二哩，他們並不躍下。

在眞正戰爭進行之中，那末風力並不能阻止他們躍下。斯蒂文中校，曾從二萬四千餘呎高的空中躍下，他對我說有一次當他在飛機上跳下來的時候，風的速度差不多每小時有三十哩。

除了傘兵之外，還有一種空軍步兵，也在計劃中。飛機降落之後，這些步兵將在敵軍戰線的後方幫助傘兵開始行動。空軍步兵的工作包

四三一三一七



傘兵休息時的情形

四三—三一八

括炸毀橋樑，貨棧和電力廠，焚毀軍事設備，及其他破壞工作。

防毒練習與防毒面具

「我們對於騾子和馬也備有防毒面具，」一位化學戰事專家說道。「這種防毒面具都是特製的因爲馬和騾子祇用鼻呼吸。

「有些騾子，在第一次套上防毒面具的時候，用牠們的前足，向面具上亂抓，彷彿彈琴。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喊出『瓦斯！』一聲，或發出警報，向一般兵士警告空中已有了毒氣，於是在十秒鐘之間每一個人都戴上了他的防毒面具。」

化學戰爭是古舊的玩意兒。在古希臘半島（Peloponnesian）的戰爭中，斯巴達人早已用過燃燒的瀝青和硫黃炸彈。其他古人也有用燃燒的樹葉和乾草做烟幕的。

化學戰爭中最有効的東西要算芥子毒瓦斯，這東西還是在美國南北戰爭將近結束的時候被發現的。

據我們的專家說，毒瓦斯的武器共分三種：一種是損害人的；一種是製造烟幕的；還有一種是起火的，

「我們訓練新兵教他們防避毒氣也有三種方法，」那些軍官說。「一種是使用防毒面具。一種是在防毒壕中躲避。另一種是急速逃出毒彈爆炸的區域。」

我看見新兵排成一列，學習如何識別各種毒瓦斯的方



歌唱是美國軍人生活的一部分

法。他們依次嗅聞那些放在玻璃瓶中的樣品。有幾種樣品，使他們嗅了就會打噴嚏和出眼淚。

美軍仍有大批戰馬

「馬匹在軍隊中已成爲廢物了，」一個坦克車兵士說。

「不，」一個老的騎兵辯駁着說道。「德國人至今仍有戰馬八十萬匹。一九三九年波蘭人抵抗德軍也是用馬隊的。」

「不錯，」坦克車兵士說道。「但結果到底波蘭人失敗啊！」

「在歐洲平原上也許你的見解是對的。但是在狹的山坡，深的沼澤，那末你那龐大的爬蟲有什麼用處呢？你還得知道美國有一千一百萬匹馬呢。」

「凡是馬隊所能到的地方，坦克車沒有不能去的。」

這樣兩個爭論着，一直到晚上還不休。

美國的確還有兩師團騎兵，他們有兩個司令部：一在肯薩斯洲的里雷砲台，一在得克賽斯州的勃立斯砲台。

當我們在參觀馬隊檢閱的時候，一個榨牛奶的人說道，「這是得克賽斯州歷史中最惡劣的灰沙。」風怒吼着把敵人眼目的灰沙，一陣一陣地吹起來，橫掃着荒蕪的操場。一切發令的聲音，吹號角的聲音，甚至戰鼓的聲音，都被怒吼着的風聲淹沒了。

軍士頭上所戴的帽子，往往被一陣大風吹去，在地上滾着。有幾匹馬，眼睛裏着了一些灰沙，就不耐地亂踢亂奔起來。

然而在檢閱台前，一隊一隊的馬兵依次而進，秩序井然，跟在後面



繪製地圖——新兵必修課程之一

的是一列一列的運貨汽車，大砲，高射砲，工程師隊，醫務隊和軍需隊。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一直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候止騎兵領袖的戰績，和他們各種可歌可泣的冒險故事，充滿在我們的歷史中。

但鐵絲網障礙物和機關槍已使這一切都變成了過去的陳跡。今日的騎兵，實在是一個坐在馬上射槍的人騎兵衝鋒的事情早已沒有了。

軍隊中檢驗美國青年的體格，結果是很可憐的。新兵招募處的醫師，對於新兵的體格，檢驗結果，因不合格而予以開除的，約有百分之四十五。主要的缺點是牙齒病。然後經正式軍醫檢驗以後而被擯的，又有百分之十五至十八。所以美國青年已屆軍役年齡而身體及格的不到



新兵舉行體格檢驗的情形

四三—三二〇

半數。

「如果戰爭來了，」我問一位將軍道，「那末我們對於那半數以上因身體不及格而回去的人將怎樣辦理呢？」

「我們必須把那些人醫治好來使他們合於作戰，或做書記的工作，或把他們列入工兵隊中。如果我們需要人力的話，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有一位軍醫官說道：「美國青年中坐在大看台上觀看棒球，足球，網球，或鬥拳的人太多了。我們應當上前去加入比賽像英國人那樣。」

軍營中醫院的設備

一個孩子一經加入軍隊以後軍隊中第一個目的是使他保持健康。在全美國各處大的軍訓營中都有設備良好的醫院，每一所醫院內有病床一千至三千隻。

一個兵士，第一件應當知道的事情，是怎樣把他的宿舍收拾得清潔齊整。衛生，急救和個人的衛生學，必須和軍中的禮貌，紀律與操練等量齊觀。

在勃立斯砲台，我向一個管騾子的老兵誇奬他的清潔的習慣，他把軍隊裏的厠所和浴室收拾得非常乾淨。

「凡是有騾子和馬的地方，一定有許許多的蒼蠅，」他說道。「所以我們爲了自衛起見必須要用屏風並把一切東西收拾得格外清潔。如果有人被派來到這裏而不肯做他的清潔工作，那末我們必須要強迫他做……二十年來，我見過不少新兵，不論多麽懶惰和浪漫，到了這裏以後，不消幾個星期，就會養成一種清潔的習慣，像一個老處女一樣的喜歡整潔。」

醫藥團，牙病團，和看護團都是這些陸軍醫院的一部份，那些穿了白色



誰說軍人生活苦?

四三—三二一

制服的美麗女看護，尤爲軍隊中生色不少。

所以做父母的不必顧慮他們的孩子在軍隊中的健康問題。他們孩子的健康，自有人替他注意，比較他在家裏更加週到。甚至他的食譜也有人替他當心。

滿載着食物的車子，每天總有七十五輛至一百輛開進軍營中來。軍隊裏甚至連廚司和麪包師也都是從軍隊所設立的學校中訓練出來的。

新鮮的水果和蔬菜，牛乳和乳油，都是當地購買的。關於這種東西的採辦工作，由農業部特派專家協助軍需官一同辦理。這樣軍隊方面既可購得更新鮮的食物，而靠近軍營的農夫也可獲得更多的現欵。

一個兵士每天所需的食物，叫做「口糧」。每一個兵士每天的口糧，其價值約合美金四角六分，而且最近還有上漲之勢。

軍營中的人口，差不多等於尼凡達，阿里崇那，威奥敏和凡爾蒙四處併合在一起的人口。

軍營中都有長及數英里的建築物；每一處軍營各有鋪平的街道，自來水廠，電燈廠，戲院，咖啡館和商店。

軍營中還有旅館一千四百所，每所足容一千人，旅館中所有一切臥床，枕頭，被單，盆子，茶壺，毛巾，電話等等，都是軍需官購辦的。

一個新兵走進軍營的時候，就有一隻行囊，內有各種零零碎碎的用具，從領帶到牙刷，應有盡有。到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將有四五百萬孩子完成軍訓，那時軍需官所發的兵士用品，可以堆成像山一樣高呢！

訓練新兵所需的費用，約美金一百七十萬萬元。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數目。他們說如果一架印鈔票的機器，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那一天起，每一秒鐘印成一元鈔票一張，那末一直繼續不斷地印到現在，還印不到上面所說的那個數目。

軍隊中每五十四秒鐘食牛一頭

即使現在軍隊祗有一百四十萬人，而每年所需要的馬鈴薯的種植地，差不多有七十方哩之廣。

目下軍隊中所食之牛，每年需五十八萬頭，約合每五十四秒鐘食牛一頭。

軍中所食的罐頭食物，如果把空罐頭一隻一隻的疊起來，將有八千九百六十二英里之高。

爲了你們的孩子，軍需官已購備了等於二十三方里面積的黃斜紋布；八百萬雙皮鞋，五千三百五十萬雙襪子，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二十八條褲子，二千萬件襯衫，此外尚有十三萬三千輛運貨汽車和二萬五千輛拖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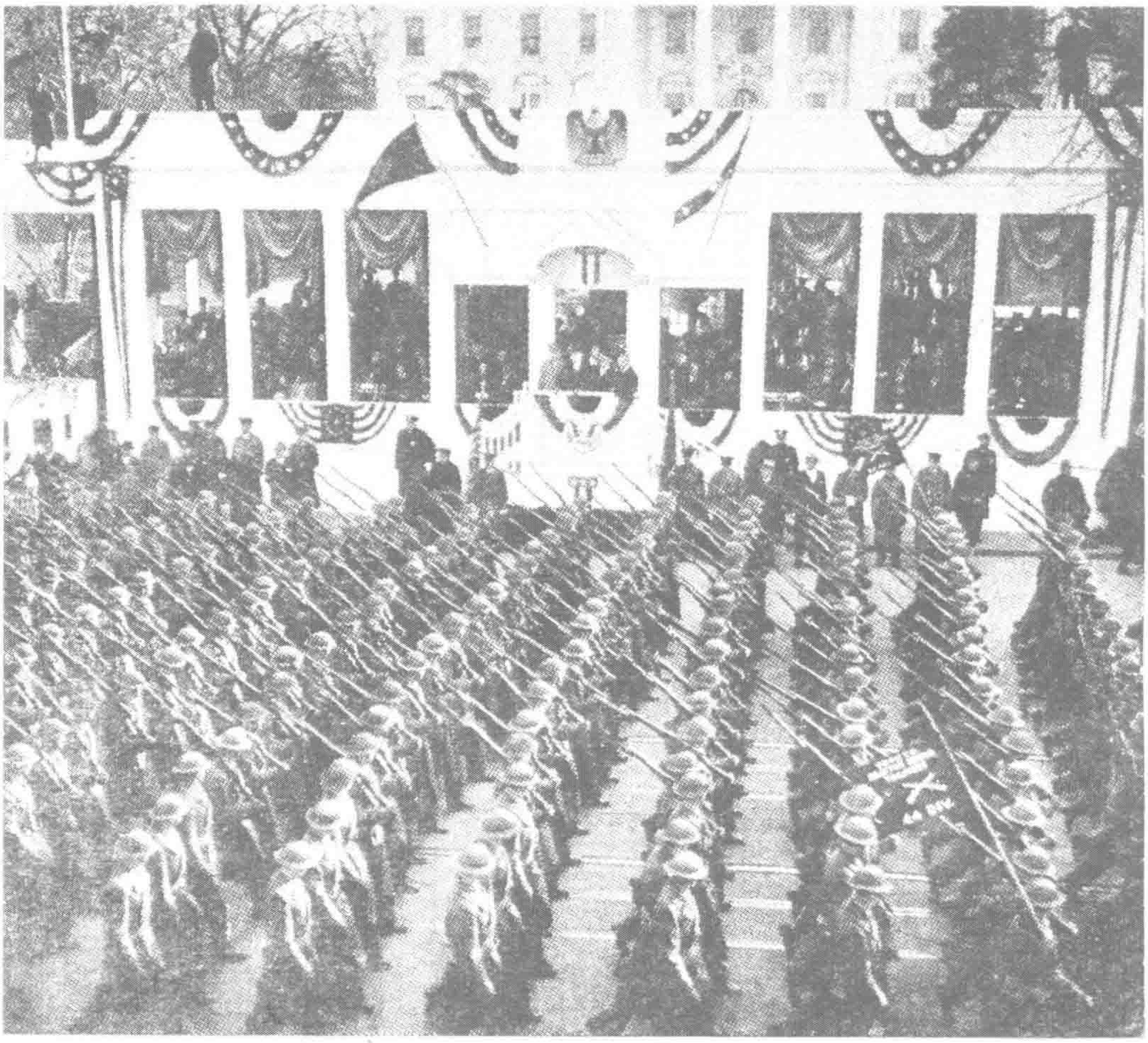
軍需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產交易人。軍營，醫院，軍中商店和貨棧，以及空軍設計所需用的地皮，約佔四百萬畝。

軍械部的情形

在軍械部服務的兵士不許穿便衣，也不加入檢閱的典禮。

軍械部的工作是供給槍砲和子彈。從二二口徑的來福槍一直到江防大砲所用的一噸重的砲彈，都是由軍械部管理的。

軍械部的工作需要下列各種人才的幫助：裝甲工人，工具修理匠，鍛合



羅斯福總統三次連任時檢閱新兵情形

匠，電氣匠，機器匠，化學師，工具製造人，子彈製造人，製砲工人和砲兵專家等。

軍械部的兵士或在軍械部所附設的軍械學校中受訓練，或在兵工廠受訓練。

軍械部中一個新兵所必須學習的東西眞不知有多少！軍械部所管理的戰具各色各樣，從手槍到大砲——有二十五萬種，共分二千五百類。

除了槍砲和子彈以外，軍械部也管理坦克車，裝甲車和偵察車，炸彈，瞄準器，滅火機，以及各種放信號的機器。

航空學校每年訓練飛機師三萬名

美國差不多每一處飛機場的上空，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小的黃色練習機。

軍用飛機在天空飛過的時候，使鄉間各種家禽都驚動起來。「當飛機飛過天空的時候，」一個農夫說道，「我的火雞發出了一陣可怕的咯咯之聲，而望着天空，有躍躍欲試之狀，其中有一隻火雞飛到草堆的頂上，直到天黑才飛回下來。牠們誤把飛機當作老鷹，因此大起恐慌。」

我曾見過一頭牛聽見了飛機的聲音，向四面

四三—三二三

亂竄。有一次我專誠爲了觀看犛牛的奔逃，特地乘了一架飛機，在牛羣上面低飛。現在這種消遣已被禁止了。有思想的飛機師也不玩這一套了。

從加里福尼亞的馬區飛機場轟炸機飛到摩耶夫沙漠，在那里它們的炸彈祇能使那些毒蜥蜴感到煩惱而已。

從路意西安那的擺克斯台爾飛機場，它們飛到墨西哥海灣去射獵，甚至那邊的漁夫也口出怨言。他們說一枚炸彈，把五百碼以外的魚也炸死了。

美國境內目下正在設立更多的航空學校，每年足以訓練飛機駕駛員三萬名和機械匠十萬名。美國希望最後能每年自製飛機五萬架以上。

學習飛行的各式各種人都有，試觀蘭道爾夫飛機場的新生報名單裏面有伶人，化學師，無線電記錄員，華德狄斯耐卡通攝影場中的藝術家，音樂隊的歌手，游泳家，甚至統計家。

有的因不合格而被淘汰；有的加入後想要退出，但已不可能了。有的把它當作一種終身的事業看待。但大多數預備將來改業民航飛機。

仰光的繁榮

蕭貴

最近有位老友從仰光來滬，談起仰光的情形，頗覺有趣。他是曾經滄海而飽經憂患的人，說話雖帶些寓褒於貶，却也是一番好意，並非攻訐任何方面的人，爲了宗旨純正，所以值得轉告讀者諸君。

自從滇緬公路迭次改進，特任貝克爲督辦以後的確運輸的效率，增加了不少，公家的貨物首先轉運；私人的物件待機而發，此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眞堪佩服。爲了這條國際公路的通暢，仰光市面興隆，便特殊的繁榮起來，這裏有許多光怪陸離的事情，也許國內同胞所見不及此的。

我可以正反兩面來說：一則使你興奮，一則使你痛恨！請先說正面：仰光各街道除非舊的市房，不能翻造，如有空地，都建築起新式的高樓大廈，新開的公司，商行，運輸機關，碼頭倉庫，或政府辦事處等等，可說鱗次櫛比，滿坑滿谷，那倒不在話下。還有從中國運來的疋頭，棉紗，雜貨，食物，以及英美運來的軍火，卡車，汽油，機器等等，沿街沿巷，堆積如山，最美觀的當然是新式大卡車一列列排成行伍，決不是雜亂無章，這一切的一切，盡是自由中國最需要的物資，除了日常所需之外，都是復興建國的原動力，而增高祖國無窮的奮鬥的力量。

再說反面：仰光的外表已蒙了一襲繁榮的彩衣，只看那廣東大街上，穿着漂亮西裝，蘇杭綢衣的貴賓們，以及奇裝艷服，香噴噴，妖艷艷的摩登官太太和小姐們，來來往往，招搖過市，一到日落西山，酒樓，舞場，旅館，花花世界，盡是他們活躍的所在。

川東壯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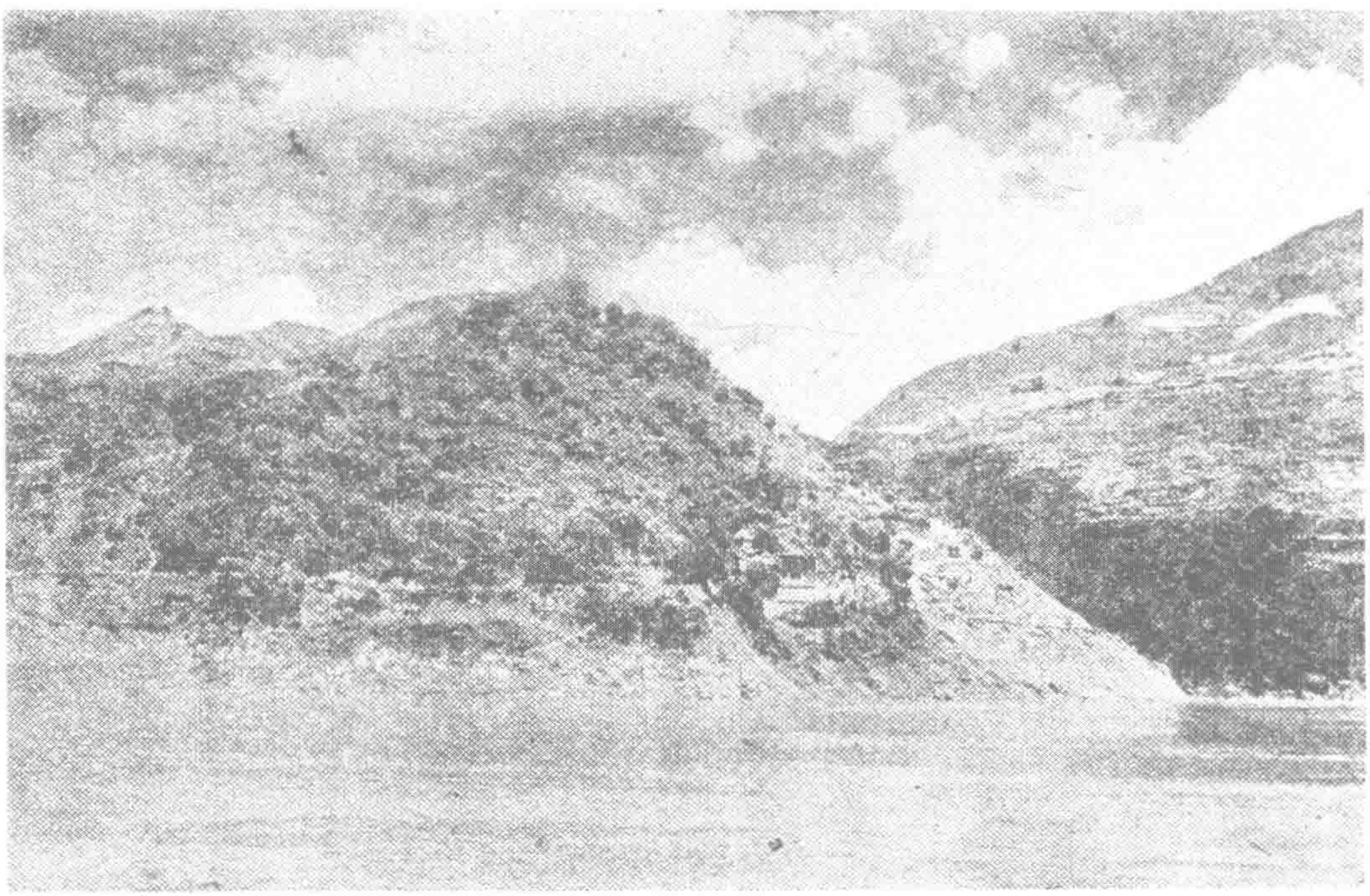
天涯游子

八 白帝城弔古

船駛出江峽後，如向後面看看，就可望見江峽的西面盡頭，其景色尤爲美絕，而在陽光很好的日子，則更是燦爛絢麗，彩色繽紛奪目。江峽峽門的左邊部份，是一帶山崖所形成的，在那山崖上面，就是那古代的著名城堡白帝城，它在蜀漢劉備時代是非常繁盛的。劉備在此歸天，更使它的名聲廣大地流傳於民間了。山崖頂上還有幾個古廟以及石碑等類，是一個很有趣的名勝地方。旅客從重慶回來時，很可登臨白帝城一遊，并可從白帝城徒步走過風箱峽。那兒有一條極好的山徑，像隧道那樣的夾在山石中間，沿着整個風箱峽的山面上伸展過去，直到峽的盡頭；你一路玩賞到了那裏，再在風箱峽盡頭處的低下之處，重行上船，而白帝城和風箱峽的二個著名的勝景，已經暢遊無遺了。

九 奉節風光

離別了風箱峽後，我們的目光常時被無數小的雲霧所吸住，



白帝城

四三—三二七

那雲霧是從一片極大的砂礫平原上昇發起來的。那片平原橫過長江，一直伸展到奉節縣的下面去了。這是鹽場在這大平原的中心，有許多天然的鹹水泉從地中湧發出來，鹽場就將那鹽泉的水放在大鐵鍋裏，架了大爐灶燒煮，鹹水就凝結成為鹽了。據當地人民的傳說，這兒的鹽水是在遜淸中葉由一個叫化子發現出來的，所以又叫做臭鹹泉。

在這片廣大的砂礫平原的前面不遠的地方就矗立着那歷史上的古城奉節縣（夔州）；有人稱之為「長江上的威尼斯」，因為縣城附近的河流中往時常有許多小船，浮泛來去，好似水鄉威尼斯一樣；以前沿河還有無數的小畫舫，載着歌女，往來不絕唱着那美妙的情歌，勾引一班辛苦的船夫們。而那班舟子也很願意揮霍他們辛苦獲來的血汗錢，作為賣笑資，在那水影波光中卜取一夜的或暫時的陶醉。但現在此風已經久衰了。



白帝古刹

十　雲陽道中

離奉節後，我們就同那偉大而險詭的江峽風景作了辭別，因為前面已駛進一片平闊的流域了。兩岸羣峯起伏如斜坡，向長江下面退去，前面就出現了一片青綠的耕田區域，一種更柔和的而且毫無單調之感的山水景色，瞬息之間，就代替了那詭奇尖銳的峯巒而出現在你眼前了。那些遠山成為尖銳而又整齊的形狀，襯着那廣闊的天際，似乎已變成為一座座的金字塔而不大像山峯了。

但是兩岸景色雖已變得更為柔和，而那長江水勢却依然是無情而凶猛的；在奉節與雲陽之間，共有四個險灘，水淺季節時尤為危險，這四個險灘隨着春夏水勢的高漲，而先後淹沒在江水之中。其中有一個名叫東梁子的險灘，特別奇異。它同其他許多的

江峽一樣，是由長江支流的猛浪沖下來的崩石所造成的，那些崩石在峽口堆積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扇子形的石壘慢慢地延展到了江中，攔住了長江的波濤。

在東梁子山峽的谷口上，遜清末葉曾在那裏築了一道石堤，距今已有好幾十年，用來轉移那些碎石的位置，而使之衝入長江，向下流瀉去，以免其橫攔在江中，阻塞水路，因此這個崩石灘峽的擴大遂為之限住了。石堤上尚賸有刻字的殘蹟，依稀認出是「永慶安瀾」四字，峽上有幾處危險的路徑，其大岩石上也刻有字跡，據船上人說是「鑿岩安瀾」四字。

自奉節向前航行一百二十餘里，就到了雲陽城，像長江沿岸的其他許多城市一樣，它矗立在一條小河與長江的交匯點上。這條長江支流當地人稱之為雲陽小河，只有小船可通，河身據說共長一百五十里，其盡頭處為沙坨寺。小船可自雲陽通往沙坨寺，再向上行就很困難了。

在雲陽城的貼對面，長江南岸那裏，有桓侯廟，這是江上一帶風景最好的所在，廟內供的是張飛神像，雲陽仕女常至廟內來遊玩，或作野外聚餐之舉。



雲陽桓侯廟

十一　新龍灘之險惡

由雲陽溯江而上約十五六里，就到了新龍灘，它在水淺季節內是重慶與雲陽之間的最後的一個險灘。新龍灘據說是在遜清末年才出現的，當時長江左岸發生山崩，沿江一部份的山脚龜裂了開來，崩入江中，一下子就將長江的水路，堵狹了不少，灘面闊處約有八百碼，狹處亦在二百碼左右。於是一個險惡的急水灘就這樣的造成功了，江水至此為之抑阻，衝激不息，在山巖與礁石之間，逼成了一條咆哮奔騰的水槽。灘下的逆流和漩渦都是非常險惡的。下水的船隻

四三—三二九

必須跟着向下衝的水勢，乘流而下，一邊是漩渦，一邊就是石堤，船就在江中傾瀉而下。如果船的方向稍爲偏側一下，那就不堪設想了。所以行船至此，無不爲之提心吊胆的。

民船經新龍灘上航時，須用拖縴，幷須按照水勢深淺而行，但仍充滿了無數的危險。旅客如果相信古諺「勇敢以小心爲上」的話；那末還是帶着隨身的值錢物件，登上岸去，展開自己的脚步走一程旱路，找過這個險灘，最爲得策。而且在走上高岩的時候，更可觀賞這險灘的景色，比在船艙內所見的要美妙和廣大得多。

新龍灘在二三月間最爲險惡，但也最爲壯觀，而船老闆則在此時駕舟過峽，却好似在受嚴酷的刑罰了。不過春夏潮水過去後，水勢便較爲平定了。然據船夫們說，在水淺時船過新龍灘，三天之內，必定要死一個舟子，而自宜昌至重慶一年之間，船子終要死去千人左右。

我們的船幸而安全地航過了新龍灘，於是船上人就捲起了那條堅粗的竹纜，重復向着輕快而平坦的航路前駛了。船夫們快樂地撐搖前進，因爲前面三四十里即可到達萬縣了。一路上水勢依然非常迅急，船行甚慢，遇到最好的順風時，船才走得快起來了。

晚上船泊小江，距新龍灘約二十里左右，當地也有一條小河，流入長江。小河中也只有小划子那類的船隻。

翌晨更向前行八九里外至八岩峽，這是一片沙岩形成的高原，長有二十里左右，廣及六七百碼。長江在這片沙岩高原中衝過，江面闊僅一百五十碼光景，兩岸詭異的崖壁高及三四丈。在水勢中平的季節內，這片高原便有一部份沉在江水之中，民船和輪船航行經此，俱感困難，因爲江面狹而又深，所以停泊也是極困難的。

十二　萬縣重鎮

前行卅里即至萬縣，這是一個重要的城市，景色優美，矗立在一帶半圓形的江浦上面，背負着高偉的山巒和詭奇的峯巔，山峯頂上的松柏林中，隱約現出了廟宇和院落，遙遙可見。山中有一條洶湧迅急的澗溪，曲折盤旋於峯巒之間，伸入萬縣城外，使得城市和那廣大的原野，成了顯然的分野。行人往來，全憑那獨木橋通行，一路上可以看見很多。萬縣的羣山，在天氣晴朗的日子，景色確實是非常動人的。

萬縣爲川東貿易集散地點，由北而去四川省之省城成都，有大路可通，乘馬或坐轎前去十天或四十天即可到達。萬縣也是一個造船場所，這兒建造的「柏木舟」是很出名的，而那班舟子們，則尤稱道萬縣有美麗的姑娘們。

安全地到了萬縣以後，不禁寬舒地透了一口氣，因爲這冗長



萬縣全景

而危險的航路，已經走了一半了。可是，還不能過於樂觀，前途多少尙有險惡的地方，而且就是在將近重慶的時候，也往往會發生覆舟的事情。這大部份是由於舟子的疏忽，闖出禍來；他們在經過極危險的峽灘時，非常小心，而在平穩的地方，往往反而大意起來了。尤其是在那縴索上面，如果船上要想省錢而不常換新索的話，那就非闖禍不可。但船老闆往往爲了省錢，不大捨得將那由於斷裂而打滿了結頭的舊索丟掉另換新索，許多的慘禍就是由此而造成的。至於那種竹索，都是編製得非常良好和堅韌，所以經久耐用，但船夫們也不大肯加以檢視的，索上往往滿是切痕，因爲常在岩石上摩擦的緣故，所以斷裂的機會也是很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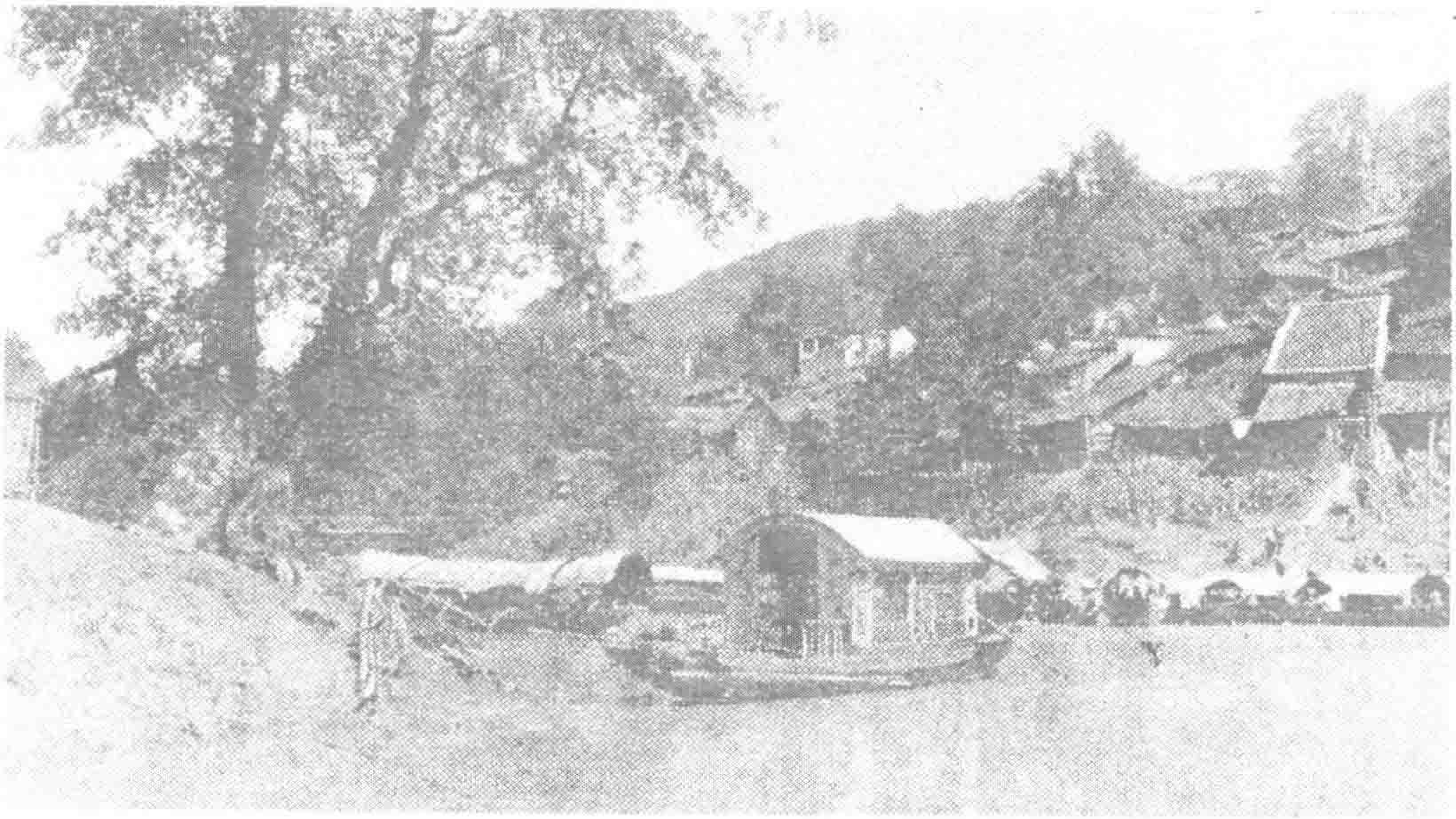
我們在萬縣城內隨意走了一會，購備了一些食物，重又開船前駛了。

十三　虎灘

十八里外至虎灘，那裏有許多極大的岩石，矗立在長江左岸，造成了一帶險惡的江灘。水勢高時，更爲危險。此灘形勢險惡，足當虎灘之名。但在冬季水淺時，江水汩汩地在兩山崖間流着，頗爲平靜，竟使人不會相信，這裏在江水漲時，是一個奔騰咆哮的險灘。

駛過虎灘，原野更爲廣闊而平坦，兩岸的斜坡上稀稀落落有些樹木，而且有許多良田，斜坡後面遠處，是一帶綿延的高山，江濱

四三—二三二一



忠州鳴玉溪

是廣長的砂礫形成的浦岬，附近都是如此，舟行較爲快速而容易。

兩岸隨處可見有整齊的小村莊。據說其中有一個村莊離虎灘約五六十里路，村中有塊美麗而動人的大岩石，據舟子說：名叫「石寶岩」它高出村莊之上有二十丈左右。石頂上有一個廟宇，有一座木梯可以登臨，石旁還有一個九層的寶塔。此石在長江左岸，船駛過村尾時，可以遠遠望見，景色殊爲動人。當地流傳着一種傳說，同金色鵝的故事是差不多的。據說古時這塊大石附近，有一個洞，廟內和尚只要拋幾粒米穀下去，一刻兒功夫洞內就裝滿了白米，足夠廟內一衆和尚們一天的吃食。幾百年來，永遠如此。一天，那班和尚忽然貪心起來，他們想多得一些米糧，就將那個洞穴照原樣挖大了二倍，結果洞內的白米就從此沒有了。

十四　美麗的小城忠州

船更前行，向四十里路外的忠州進發，一路上險阻頗多，水勢又淺，所以駛行甚難，只在山崖與岩石之間的曲折航路中，覓路前行，而且要不息的繞來繞去。有時船爲水勢所衝激，突然不知不覺的瀉入了急流之中，那班船夫們便大叫大喊起來，弄得汗流滿面，這樣辛苦地攪了一天，忠州總算出現在前面了。

忠州地勢絕佳，地位亦非常的好，四圍有峻山環繞，斜坡上滿是秀雅的竹子，一年四季，永遠顯現着一片青翠的色調。（未完）

御風行〔下〕

Anne Morrow Lindbergh 著
王仲鄂

六

蓬，蓬，蓬，什麼人在外面打門。我醒來，非常覺得怪奇和難過，知道丈夫已經起身。我現在記得今天早晨就是我們橫渡大西洋去南美的時候了。我像自動機一樣的從床上起來，並穿起了飛行衣。

重新開始日常的工作，對於我們是怎樣的一種安慰呀。因爲這是我們規律的生活——早上起來飛行。我們在黑暗中醒來，非常覺得紛擾與不定。在別人甜睡着的寂靜中，我們趕快把衣服穿好，摸索着自己的鞋子。我們一些也沒有聲息的穿好舊衣服跑了出來，把東西捐在肩上。走出室外，恢復我們自己的生活，飛行。

太陽出來以後，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了。田場上有長工開了門牧牛；草地上老婦人帶了毛氈袋採集香蕈。即使你自己的花園也不是你的了。草坪上有野兎與畫眉；一隻金色尾巴的野鷄在澤蘭的長梗中一閃而過。

在旭日將升時候的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可以發現不少東西，是一種歷險，也是一種掠奪。對於一個飛行者，還不止是一個新世界的掠奪，是關於無價之寶的時間的，從早晨所攫取的時間，積藏了，作爲在白天終了後的用途。

我們用船划過水面時，天色還是非常的暗。我們把浮船推了上去，丈夫立在機翼上，把包裹和捆戴的東西由升降口送入包裹間中，用皮帶吊下去。

「好的——你幫助我在船底中抽水吧」總有水滲到船裏來，如果不抽掉，要使飛機增加數磅重的份量。

現在我們都定當了，天空中現出深紅色的條子。沒有什麼風——但也許在太陽升起時會有。

「都舒齊麼？——開始了！」自動升降機發生咕咕的聲音。機器第一次發出的「急語」成爲一種吼聲。於是風在鼓動。現在我們要出發了，幾辰光？五點半。我們可以在六時前動身。

飛機開始向海灣衝出，非常沈重而緩慢地，從這邊升到那邊，以前從來沒有覺得這樣的，像什麼東西在輾軋。疲乏而行步艱難，如一個肥胖的女人喘着氣走上樓，這就是我們迅捷而有力的機器麼？我們有怎樣重的裝載！我們要拿去一些東西嗎？這裏也沒有什麼風。於是開始發動飛機上升的機紐，是慢而穩重的拖動，像一匹馬在雪中拉車。我們在扶搖直上了。

在前面的機艙中我望見丈夫的頭回了轉來，停了一停，機器的聲音低的時候，聽到他很熟習的聲音：

「都舒齊了麼？」

「是的，」飛機開始出發了。

巨大的聲音，四濺的浪花，震動着我們的耳鼓。在浮船上，機翼上，艙中的座位上，都飛濺着水花。旋渦的水聲和浪花，和着洪大的吼鳴，把我們的聲音完全遮掩了。

但是我知道這還是第一步——在水上作盲目的發動。數分鐘以後我們要升到上面去。數分鐘以後，我屏息等待浪花的落下去，重新發

現一個世界，讓飛機在水上浮起，「再向上一步」現在——現在要察出聲音的不同，在這種延長的吼鳴中有無變化。但是並無變化。

是的，聲音是低了；浪花也小了，飛機搖擺了一些時候，仍舊還落在水面上。我們無法使飛機升起來，即使想「進一步」也不能够。這是爲了什麼？——沒有風麼？裝載過重麼？還是二者都有關係麼？

第二次在水上起飛不成後，飛機只得慢慢地退還船塢中，丈夫從機艙中喊出來：「我們要減少一些燃料。」

最後，我們總算一切齊備了。我們又說了再會，在明亮的港灣中出發。飛機輕了一些，我們不這樣擺動得利害。我看看手表，幾乎快九點了。我們重行開始，這吼怒，這水花——這一會我們升了起來。浪花落到後面去，我們進了一步，在水面上疾飛。

飛呀，飛呀，飛呀，但是速度並不增加，飛機仍不能升到空中。像一隻割了翅膀的鳥，我們不能起飛。

「風已息了，」丈夫說：「這是困難之處。」我們退到船塢中，「現在無法再試了，我們要等風。」

我們帶了行李坐車回政府公署。街上塞滿了人，每一個人都是非常忙的；就是我們不忙。我們在這意外的數天中做些什麼呢？工作的停頓，事情的鬆懈，使我們非常的闌珊。

總督及其夫人在等我們早餐。他們非常同情的聽我們講。我們講到不能起飛的原因時，事情似乎並沒有這樣的困難。

早餐以後，小睡了一會。假如今夜我們要飛行，這時的睡眠是需要的。下午，（「港灣中有風麼？」「沒有——沒有風！」）我們在池中游泳了一會，在一所房子中坐下來休息，望着海水。夜來了，我對着黑的海。

我突然有涼爽的感覺，在我的面上，耳旁頭髮中——我知道這是風。

看呀，——有風了！我想，還有白浪頭——」

「是的，」丈夫說：「是的，我們今夜要離開此地。」

七

「都舒齊了？我們要準備出發。」丈夫從機器上面解下碇泊的小燈。

「是的，都定當了。」十一點三十分——我們又在海灣中，像朝晨這樣準備起飛。現在才是夜晚，天剛黑。要到了夜間，才可以合乎我們起飛的條件。

當然今夜有月亮，過月半才只一夜呢。全世界蒙着月光，但是非常的朦朧。一切行動都是非常緩慢，像人的走路，或甚至是馬的馳騁。但是總沒有飛機這樣迅速，當你行進時，在下面的別的東西都融成一個模糊的黑影。在月亮照耀着的世界是最最精確的，你不能在飛行時草率從事。

「都舒齊了？」

「是的，都舒齊了。」

聲音，浪花和黑暗。我忍着呼吸，非常的緊張。此時，我們要飛了。他能看見什麼嗎？——即如月亮的影蹤？我們已經自浪花中躍出，一步一步的向上，劃過海灣，向上飛。

聲音變換了，吼聲漸漸降低，飛機停止前進，呆了一分鐘，又落到海面上！我們不能飛起。

這時只要看你的表，不要想，————只要數，——一——二——三————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飛呀，飛呀——一點也沒有用。我們還到海上。這是爲了什麼？唉，爲了什麼呢？「是的，」從前面機艙裏來的聲音，「我想還是回去休息一夜，把事情想想

周到。」

我們慢慢地在狹長的光綫下回去。風也有了，飛機的重量減輕了，——但是爲什麼不能飛起來。我們非常的疲乏和失望。我們之感到沈重和煩累像那架過重的飛機一樣，是否由於負担了一天的工作，或單純是由於失望所致？

在碼頭上站着一個英國人，看我們跑進來。

「怎樣了，大佐？」他非常客氣的問，我們在提東西。

「不知道——裝得太重了，就是這個緣故。」丈夫帶着一些喜悅的樣子說：「我們從前起飛時也是這樣子，在這裏赤道附近也許情形不同一些——或者與空氣的密度有關。」

「今天非常之潮濕」英國人和藹的說。

政府的汽車等在門口，我們一聲不響的開回家中望着前面。這是午夜一點鐘。

我們偷偷的走進政府公署，謝謝天，沒有一個人醒着。帶了行李走到樓上走進我們的房間，開了門，看見一堆爲我們所拋棄的東西。

「不要使我們太疲乏了的好，」丈夫最後說「你要等待機會—路上可以發生不少意外事件的。」

他講話了，使我非常寬心，這表示事情並不惡劣到怎樣。

「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些小本領，」他帶着笑說。

我們現在要騙他們一下，我想我的精神爲他的言語所興奮。但是我不曾問起他的「本領。」我們就睡了，讓黑暗，這安慰的黑暗遮在我們頭上。

八

明天朝晨，我的丈夫說，「我們還可以減少一些負載。」

「怎麼？你不能再拿出一些燃料了。」

「不是煤氣，」不，他說，「但是我們的汽油超越我們所需要的重量。在機尾還有一包預防緊急時用的食物。雖然在需要這些東西時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在那裏可以省下不少重量。」

「還有別的東西嗎？」

「還有在行李間前面的空的煤氣桶，我們沒有什麼用途——都是不必要的重量。我可以到裏面去拿出來。還有別的東西呢？」他繼續說，「例如減輕工具箱。」

在港口非常的熱。丈夫工作了一朝晨，搬開了後面的座位，爬進去到機尾中取出一包備緊急時用的食物，又把多餘的油吸乾了，又拿出了一小堆多餘的機件，都堆在我們的臥室中。

現在還剩一只煤氣桶，不能把它拖出來，因這隻桶的構造像蜂巢一樣的分隔開，使汽油可以平均流出，只能把桶一塊一塊的分割下來。丈夫曲在不透空氣的行李間中，用一把大的剪刀工作著。這是一樁不能趕快完畢的長時間工作。時間漸漸過去，工作的困難也漸加深。桶是打開了，留在底面的油滴開始氣化，午後的陽光直射在機面上，使一陣臭氣非常難聞。他在裏面儘可能的工作着，於是爬出來在炎熱的陽光下呼吸一些空氣。他頭上頂了一隻草帽，穿了一件被汗水浸濕的襯衫站在機翼上。總算找到了個黑人鐵匠，也是掛着汗水的，代替去工作。

丈夫回到政府公署時已是吃晚飯時間。「你非常疲乏了，」他進房時我同他說。

「是的，」他說。「那股臭氣使我頭痛。我又減去了二百磅以上的重量。但是爲防被逼在海上降落時

用的緊急設備，我沒有拿出一些。」他非常肯定的加了這一句。「我想還要有一夜好些的休息，明天再試試看。」

晚餐時，總督祝我們成功。我們和他告別——「但是，他許我們會在明天早餐時和你相見！」總督夫人緊握着我的雙手。「抵達後請你來一個電報」總督說。

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我們的一些東西捲在小帆布袋的底裏。丈夫只拿了他所穿的一套衣服，我除了飛行衣外，還帶了一件絲衫，一雙襪，一頂麻布帽——共約十二盎斯重。

在午夜一時半以前，我們走到機中，整理機艙，發動機器，那些我們做了不知多少次的小工作。但是今夜的一次工作非常重要的。

丈夫看準自已的工作，「現在恰有五哩長的風，好的，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我們衝出海灣，開始發動向上飛行，我們試驗機器；我們在風中搖動。吸呼停止了。最後所看到的：棕櫚樹在城邊排成模糊的陰影；月亮，在前面成爲一條光亮的路徑；而且有風——這風，在升起來了。

我們去了，繼續向上飛。怒吼的聲音，機翼上飛濺着的水花。聽呀——聽水花的聲音已經停止了。我們在飛上去。我們已逐步上升——比以前快得多。我們要完成這壯舉！但是要多少時候呢？飛呀，飛呀——我們在離開嗎？飛機在滑出去，像一個人在自由呼吸。我們以力量和快樂在地面上怒吼。飛機現在似乎很快活的樣子，甚至非常驕傲的。我們飛上去了，在你們的上面，我們現在是懸掛在你們的上面，但我們現在是自由了。我們可以使你撇在一旁，你們低低的在我們下面，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廣大的，靜的，黑的世界，只有幾點星火的點綴，我們是在天空中。

九

現在是二點半。丈夫靜靜的坐着管理飛機的行進，我在座位上蜷曲着。機艙爲月光所洗沐，飛機在無雲的天空中沉着地穿過。我開始在汎美洲諸國的海岸旅行，我同意用無綫電和他們通訊息。沒有回音來。

我想，這是由於可怕的電波擾亂所致。我不能在其間聽到什麼，但也許我們傳出去的起飛時間沒有爲他們收到。但也許有人收得：「二時正離白德赫司德。」

在飛機上下起伏着的聲音中，我聽到了微弱的尖銳的聲音。微弱又模糊的聲音至多像暴風雨聲中一根小樹枝打在玻璃窗上。我把以爲聽得清楚的字寫下來，突然在嘈雜的聲音中聽到我名字的呼聲，又像是在呼着這飛機的拚音：KHCAL。有人在大洋的彼岸呼喚我們。他是誰？

我在模糊的聲音中聽得「來電已悉，」接着是「PVB，巴希亞。」PVB是在南美巴希亞的汎美洲航空公司的飛機站，距離在二千哩路以外。我也回報他們飛機的位置與路綫。自即刻起黑夜的三小時中，我曲背坐對着無綫電機，手放在電鈕上，兩耳上壓着耳機，聚精會神的傾聽電波之震動。

我把天綫捲出捲進，更換着綫路，後來我接得黎亞RIO的氣候報告，電訊的消息似乎來得順利些了。我更其呼吸得容易些，伸手看看表，已是五時，自我們起飛後已有三小時，在大西洋上面飛過了三百哩路。舒鬆了一會，覺得自已非常乏力。雖然非常好睡，但還有整天的路程要趕！

我們開始與雲層接觸，飛機微

微撞了一會，先是一面機翼下去，於是再是另外一面。月光也因此暗黑了一會。我們在黑暗中飛行，我很快的把燈光旋黑，使丈夫能辨出一些外面的印象。我坐着等待，緊張地，對黑暗凝視着。

這是我想爲人們所想不到的，就是飛渡大西洋的意義，在黑暗的晚上飛行。但是天快亮了。太陽要幾時升起來？在一小時以內嗎？我們能在一小時內穿過雲層嗎？

一張紙條拋在我的膝邊，是丈夫擲過來要放送的消息。我把燈旋亮了，讀着這紙條：「八分之十在陰暗中——吹着大風——可以望見三哩路——天方曙。」

天亮了，是怎樣的一個奇蹟。天亮了，謝謝上帝！好像這是第一會在海上升起的太陽。

已經飛了十一小時，還有五小時的路程。飛機微微地搖動，丈夫用手杖搖動着使我注意他指着北方。在蔚藍色的水平綫上有一艘船！是一小點，第一次看見陸地，覺得非常安慰，我們的前程像烽火一樣的光明。立刻又望見了一隻船，這次正在我們的路上，是一隻運貨船，後面拖着一長條白水影。我們飛下去，在船邊掠過，我可以很清楚的讀出船的名字，亞爾突白侖。後面有一隻船是威斯脫發侖，這是德國的一艘航空母艦，停在大西洋上，專爲橫渡大洋的飛機服務。我們用無綫電和這船互通消息已有兩小時，報告氣候與飛行的位置。我們稍微變更一些路綫，朝着那船的方向飛來。

船上來了電訊，「停止放送，在我們的港邊遇見你們吧。」

我從機艙邊往下望。那裏有一艘闊大的船，在我們前面行進。船上的飛機，滑道，和放在船頂上的並不相稱的吊車看去像小型的玩具。我們飛下去和他們相遇。

突然我直覺到甲板上有許多人揮動手臂，烟突中放出蒸氣表示歡迎，因爲飛機的吼聲聽不出下面的聲音。其中有一個揮動着手臂的，就是和他談話的無綫電員。我也用手臂盡力的搖動，表示這次旅行至高的興奮。

現在我們過去了，又飛向上面去。一點也不感到要睡。我可以無停止的飛行，但飛行快要結束只有一小時的路程。我們傍岸下飛，我想已到了那塔兒。

丈夫又拿起短棒搖動着。我望出去，第一次望見的一條陸地的黑綫在水平綫上出現——是南美洲。我們不久即可到那裏。擦一擦臉，梳一梳頭髮，帶起涼帽，束緊皮帶，預備降落。

恰巧湊到這時候飛機在水上滑翔。引擎放着汽，推進機懶懶地轉動着，我們漸漸的停下來，像一頭行將休息的海鷗。我拿出便條簿，在動盪的波浪上面，很不穩定地寫着：「十七時五十五分在那塔兒降落。」

突然覺得非常的熱與窒息。太陽的光綫射下來像爐火一般的熱。（在那塔兒是下午三時）使我沉沉欲睡的意思又濃了。

我們很快的上岸坐了汽車往到一所涼爽的屋子中。我的思想非常混亂。在山頂上，我們停了望山下面的綠屋頂，在風中搖擺着的棕櫚樹；櫻色河道的那邊望見藍的海，翻出白浪花來。

白浪花，心中自然而然的跳到了別的地方——怎麼有風呀，一陣好風！

一陣風——我停止呆想，笑了出來——但是這裏並非白德赫司德是在那塔兒。我們不再需要風了。

——完——

四三—三二九

歐美采風記（三十八）

沁明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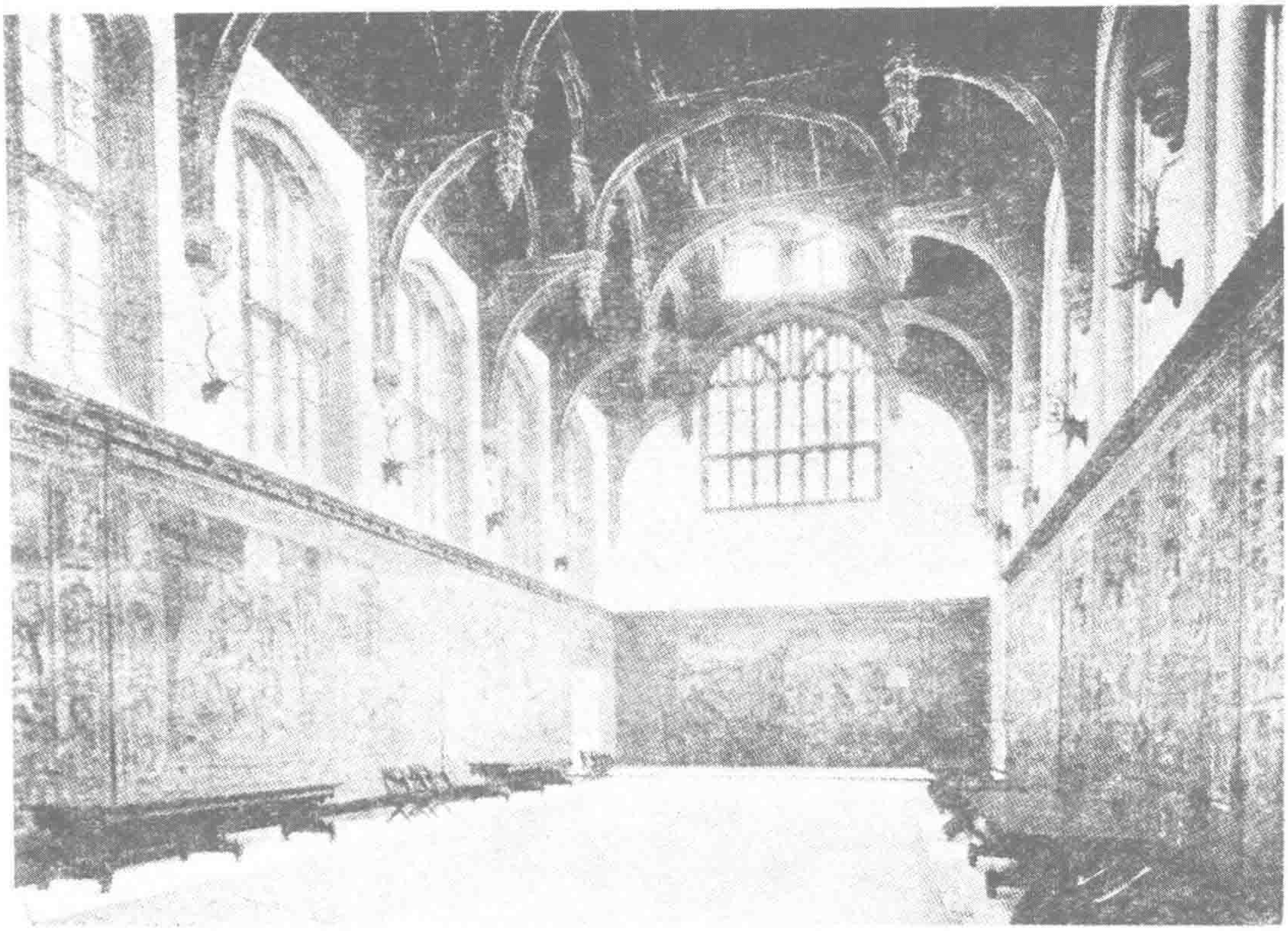
經過皇后的守衛室，起坐室，一路來到皇后的大樓梯（The Queen's Great Staircase）設計得不甚佳妙，現已廢閉不用。左手一條走廊叫做『鬼樓廊』(The Haunted Galley)，相傳亨利八世所弒的幾個妻子常在這裏陰魂出現。我們在裏面走過，的確有些寒毛凜凜。導遊的告訴我們皓華皇后（Queen Catherine Howard）死後變鬼，常在這裏尖聲怪叫。幸而今天有人在禮拜，我們壯了胆走進皇室禮拜堂（The Chapel Royal）但見一盞燈也沒有，禮拜壇前和走道兩旁都燃着臘燭，一班十五六歲的男童穿着白衣，披着紅帶在唱讚美詩，音調非常悅耳。我們身入聖地，祇得坐下來參加他們的禮拜，藉此看看這禮拜堂的內容。堂中以屋頂爲最美觀，聖壇



皇室禮拜堂最使人注意的，是屋頂上的裝飾，有三行刷金的吊球。每個球上面有四個小天使，唱的吹的，表示着在讚美上帝。天花板是刷的藍色，並有金星烟爍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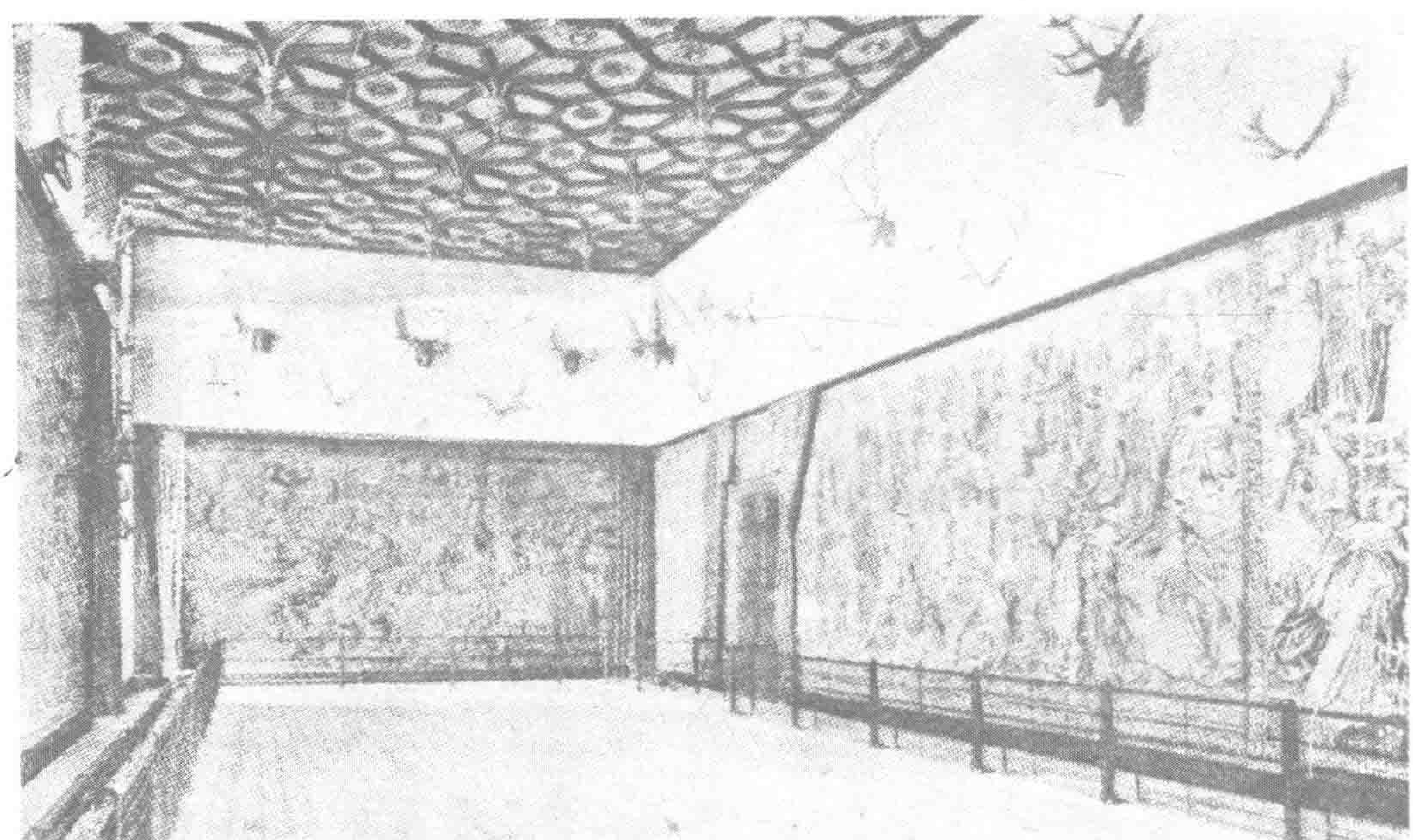
的南端有紀念第一次歐戰陣亡將士的碑，正中掛着一幅畫是十七世紀時臨摹沙陀（Andrea del Sarto）所繪的聖母像（"Madonna del Sacco"。）風琴是十八世紀初葉由樹魯德（Schröder）所造的；在這禮拜堂內，有過兩次獻名的洗禮：愛德華六世於一五三七年誕生時，卽在此受頂禮；還有一個是安妮后的長子於一六八九年受頂禮。大婚典禮，除了亨利八世私底下和皓華后和拜耳后（Catherine Parr）的兩度結婚，是在禮拜堂旁邊小室內舉行之外，沒有其他的皇室婚禮。喪禮祗有西摩后（Jane Seymour）是在此舉行追悼禮拜。

離開禮拜堂到大瞭望室（The Great Watching Chamber）在亨利第八時代是爲守尉兵士保護皇帝住處之用，後來改作退休室（Withdrawing Chamber），是宮中娥女們休憩之所。裏面的天花板是用木樑爲點綴，四壁雕刻着許多雜色的皇室徽章標記，其中有許多是亨利八世的徽章，和西摩后的H和J兩字母用『眞愛的結』（True lovers' Knot）聯在一起。叫人看了回想當時亨利八世的波霖后（Anne Boleyn）逝世後，亨利爲討好新后起見，頓時命人將前后的皇徽拆除，將新后的皇徽換上，十足描寫我國



大食堂這裏面的木樑雕刻五彩玻璃窗以及大幅的緙絲是極精美的

兩句舊詩『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的況味。窗上的顏色玻璃色彩非常濃豔，當中一堂上面有亨利的造像，上面是烏爾斯律主教的像，其他的幾堂是主教的徽誌座右銘及標記之類，也有屬於他四個副主教的。接着是所謂『角室』（The Horn Room）以前原是大食堂的上茱處，現在用作陳列各種獸角，其中有七頭是伊利沙白后所搜藏的，係愛爾蘭鹿頭上所取的角，據說代表世間的『七大罪惡』（"Seven deadly Sins"）。就是愛情的勝利，（Chastity）死名，時間與神聖等，是人類私慾和爭奪所造成的現象。然後我們來到大食堂（The Great Hall）這是亨利第八在烏爾斯律主教所蓋的宴會廳（Old banqueting hall）原處所改造的，日夜動工，費了五年的功夫方始落成。所以這間屋也很有牠的特長之處：第一點要提到木的屋頂，是整塊大料的建築，專門名詞稱爲『獨樑頂』(Single hammer-beam roof)。其他的木料也都經過精工的製造，出於倫敦著名木作的設計和雕塑。柚木顏色很深，非常美觀，塗以金彩，格外好看。第二點是高大的窗，都用五彩的顏色玻璃嵌成各種皇室的徽章，可以說是集圖案的大成，有用各種野獸的，有用各種祖傳暗號的，有用座右銘的，眞是洋洋大觀也。第三點值得注意的，是牆上所掛的鉅幅緙絲畫，裏面的題目是聖經中亞伯拉罕的全部故事。其他可以記載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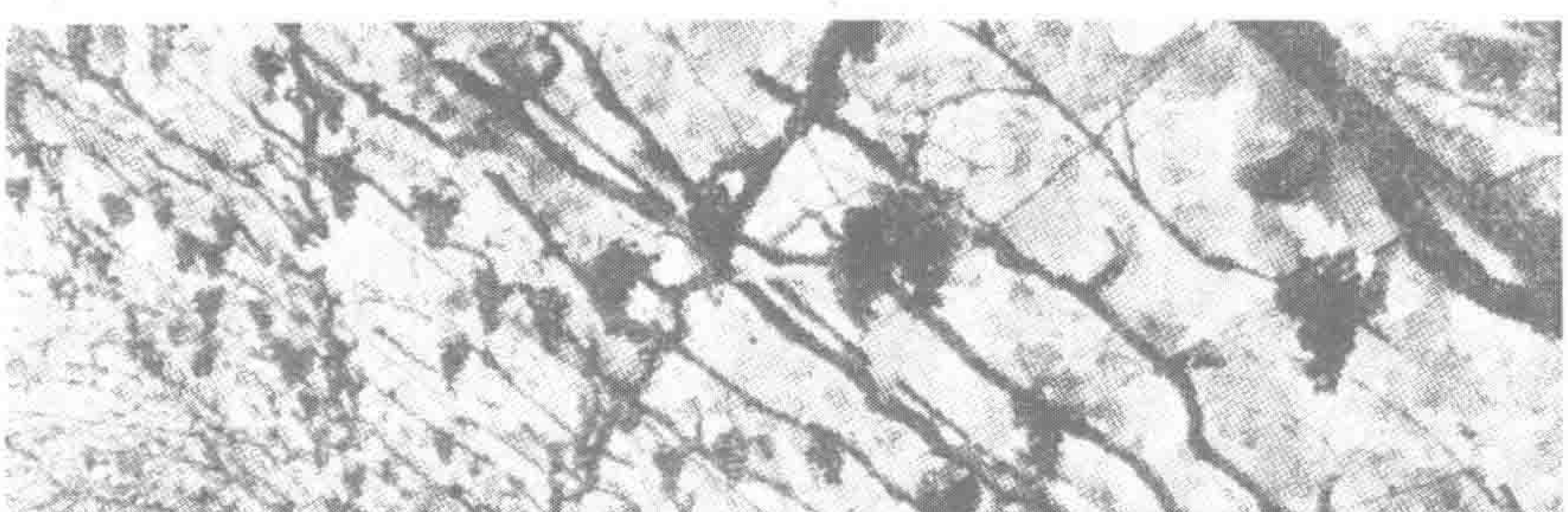
守尉室中的緙絲畫和鹿角

四三—三四五

很多，無非叫人連想到歷朝的皇室在此『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窮奢極侈的生活。除了盛大的筵席之外，還有跳舞演戲和音樂奏演，御賜給王公大臣陪着皇室作樂。據很可靠的考據：莎士比亞和他的演劇團就在此廳內爲伊莉沙白后或傑姆斯一世演劇數次。

出大廳下樓來到亨利的酒窖（The King's Cellar）這是供給各種酒類的儲藏處，雖不能比我國紂王的『酒池肉林』可是其容量之大足夠皇室賞賜給滿朝王公大臣甚而至於衞士侍役的取用。這窖是用磚石所砌成的，但看擱置酒桶的地位就可以想像當日貯藏酒量之鉅所以需要派一員很重要的官吏那時稱爲『酒窖的巡官』（"Sergeant of the Cellar"）他的職務祇是負責『供給好酒，叫來到皇帝家飲酒的人，都一致讚美皇帝的酒好，使皇帝能保持他的尊嚴。』不說皇帝的賓客單講當時皇帝的家人，就好像一座小城裏居民的那麼多，那時候還沒有茶和咖啡，所以自皇帝起以至僕役進早餐時都祇能喝啤酒，中飯和夜飯，還須別種酒來佐餐。如是怎樣會使酒窖不空，這確乎是件很重大的責任了。一九二八年開放時裏面發現幾瓶極陳的酒，大約是傑姆斯一世所藏的，其年代都在數百年以上。

上菜處也專派有一員官吏司其事。離此來到大廚房（King Henry VIII's Kitchen）從前是一間很大的屋子，現在已經隔成二部份，東邊一部有四十尺長三十八尺闊，西邊一部份有六十尺長，三十八尺闊，高度都是四十尺。廚房內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爐，三個極大的火口，用石頭和磚砌成，其中兩個並排築在南面牆



漢柏登宮內世界最老的大葡萄藤，大部份葡萄在玻璃房子裏面。藤底下有很粗的熱氣管，雖在嚴冬，氣候可以調節，而陽光是終年很充足的。

四三—三四六

上，有十八尺闊，七尺高，東頭的一個猶留得當時烤肉等用的鐵架，走進壁爐內朝上一看，好大的烟囱，分成四道出烟，每道露見大塊的天空。第三個壁爐裏面分隔成許多悶爐（oven），其中祇有一個是最早建築的，其餘的都比較得新一點；牆上還有幾起砌成的門洞，最大的通上菜處，牆上並掛滿了極笨重碩大的鐵鍋鐵叉之類，使看的人不難想像當時酒池肉林生活，以及廚內熙熙攘攘的忙亂情形。

漢柏登宮有三大名勝：鬼廊已在上面記過，迷宮也在上次遊此時走過，祇牖下一處沒提，那就是大葡萄籐，這個號稱全英甚而至於全世界上最老的葡萄籐，却真不小，靠地面的籐根有八十一吋的圓徑，最大的一枝有一百十四尺長。此籐是一七六九年所插的嫩芽，名爲黑色的漢堡（Hamburgh）種，從前全籐一年之中曾出產過兩千兩百爪的葡萄，於今祇限制它長六百五十爪左右，每爪的重量約自一磅到兩磅半，有人說籐根已長到六十尺以外的河底下去了。從前出產的葡萄是供應皇室享用，現在是發到市上去公賣。每到八月，用盲目兵士所編製的筐子盛着，販賣給一般富有的仕紳們，收入所得就拿來輔助這些瞎了眼的兵士的生活。

坐火車回城，在意大利館子請吳先生夫婦晚餐後，便回到住處，洗澡後房東老姑娘對我說，我們昨晚未關好熱水龍頭，所以滴漏了一夜，我乘機告訴她平時常常看見滴水，總順手替她關緊，她自己有些記性不好，全居的人也這樣說。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午約了吳先生夫婦去看換崗（changing the guard），走到聖傑姆斯宮前已晚了一點，只看見御林軍隊的尾巴。這些帶高皮帽穿紅制服的武士們，打着鼓吹着號，挺胸凸肚的高視闊步，充滿着英勇的氣概，英國人最善於利用習俗及儀式來鼓勵百姓，使他們情願爲國家犧牲生命財產，來衞護數千年相傳下來的社稷。

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名爲倫敦博物館，裏面陳列的完全是關於本城歷史，以及社會家庭生活改進的故事。下面一層陳列着上古時代的石器、銅器及鐵器，羅馬人克服島國時代（西歷四十至三八三年）的街道模型及飾物。還有薩克生（Saxon）丹麥（Danish）及瑙門（Norman）時代的陶器，刀，戰斧等等，角上一間屋內則全是金銀器皿飾物及徽章等等。

地蔭子裏陳列着一艘古羅馬時代大划船(Roman galley)的軀殼，是一九一零年在倫敦城地下發掘出來的遺物，還有許多『倫敦舊觀』的小模型，其中以大火一場爲最生動。此外，則有使人看了不大愉快的監獄模型，以及各種殺頭的告示，樓上是中

古世紀中條頓（Tudor），共和（Republican）及復興時代的陳列品內有小販的担子，畫相磁器，還有歷代的衣服裝飾品，維多利亞女皇愛多華第七及喬治第五的加冕御服也在其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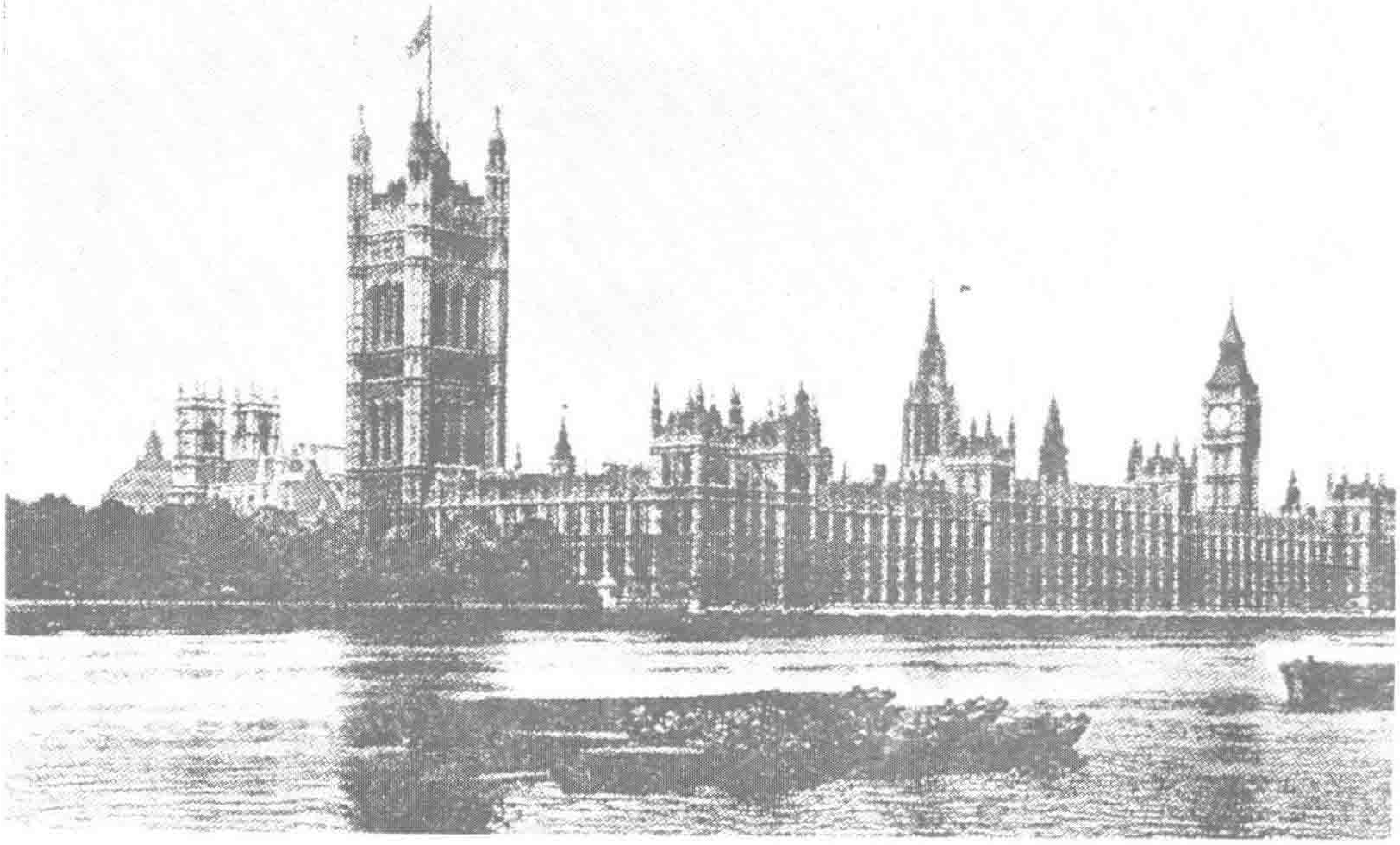
三層樓分成幾間小屋，大部份是古倫敦房子的圖畫，有些陶器，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陳設是古代戲院的模型；最末後是兒童室，內有各時代的玩偶，和玩偶的衣飾及房子器具。

我對於這些東西雖不甚發生興趣，可是覺得也很有意義的。

飯後去遊威斯明司脫市（Westminster）從前本是一個小城，到一九〇〇年才改稱爲『市』我們首先去看號稱全世界模範的上下議院每逢星期六及假日開放這一排崇高而偉大的Gothic 房子，莊嚴美觀俱備，況且它的南面有威斯明司大教堂，旁邊還有聖瑪喀利（St. Margaret's Church）禮拜堂，這種氣象和風景是在任何大都會裏都不容易看到的。尤其從泰晤士河的對岸望去，格外幽雅；上議院於一八四七年，下議院於一八五二年落成啓用。雖然從前早就有一所聖斯提反教堂作爲下議院的集會之所，但是後毀於火，便建造這所碩大的新房子。上下議院占地共八畝，包括十一個方場當時花費爲三百萬鎊。臨河的一面長幾千尺，可惜當時所用的石頭，經不起氣候的剝削，常常要化許多錢修理。房子的一端有一個大鐘樓，三百十六尺高，四十尺見方，議院集會期內，每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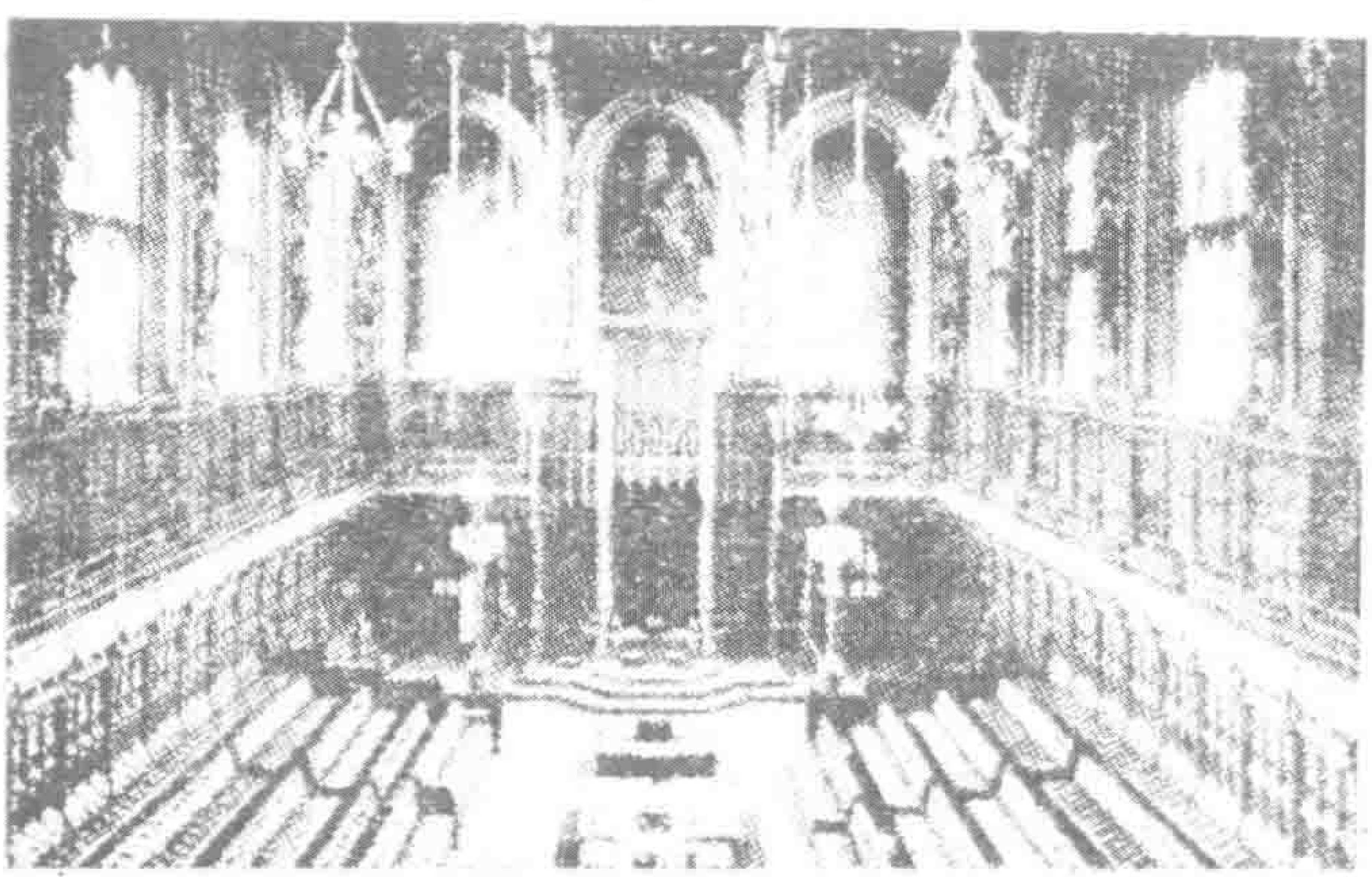
聖傑姆斯宮（St. James's Palace）之前門。外交界的通例，各國駐英的使節向例尊稱『奉使聖傑姆斯殿』“accredited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從前歷代帝皇起居都在此宮，最近祇有英皇登極時在此舉行宣誓典禮。皇帝駕崩之後，在這宮的陽台上正式宣佈給民衆說道：『皇帝死了皇帝萬歲』。



英國的議院爲全世界議院的楷模（"Mother of All Parliaments"）背臨泰晤士河，風景絕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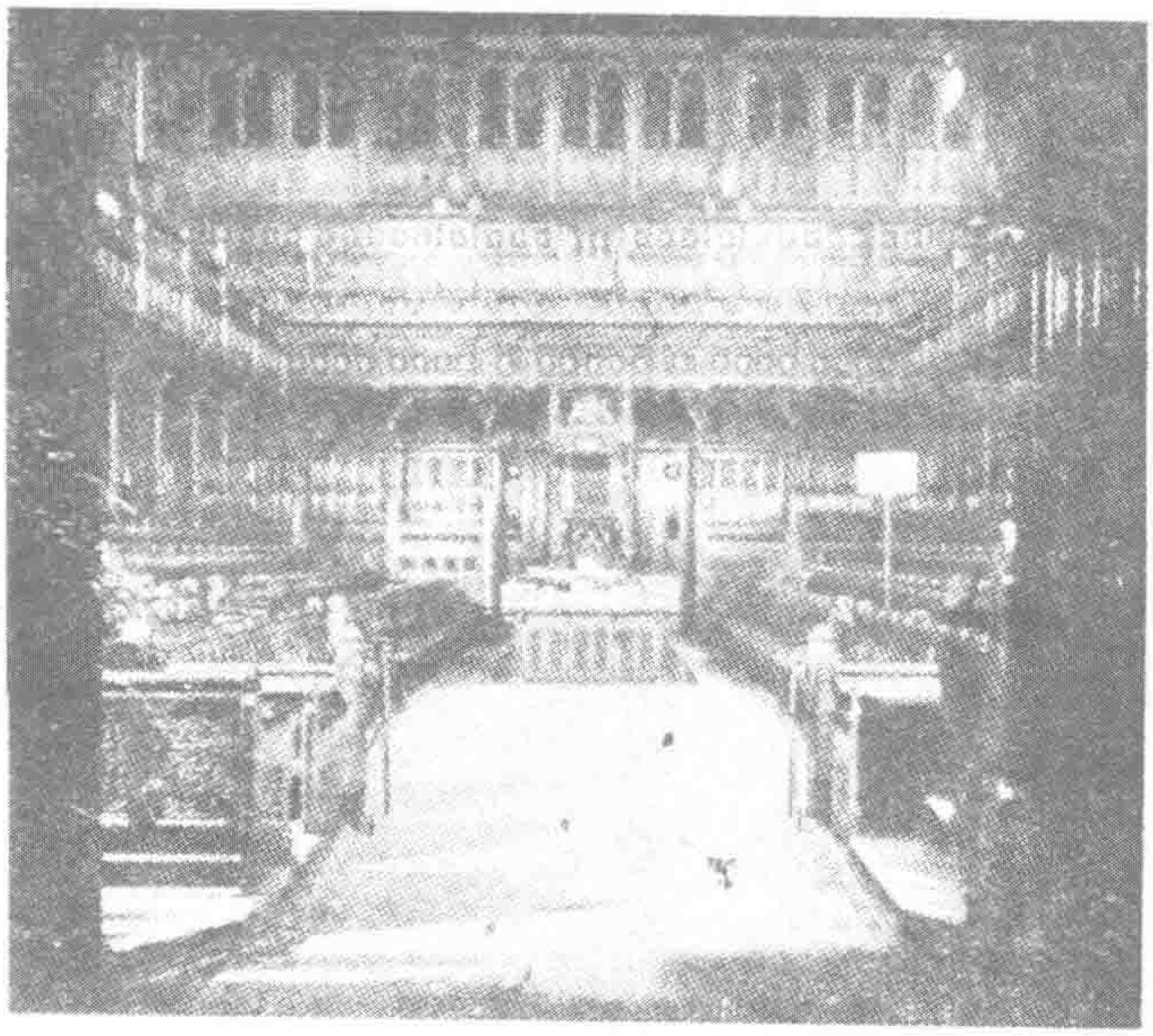
有燈光由鐘塔內射出。塔上的大鐘，是四方形的，東西南北都看得見，有二十二尺半的直徑，長針有十四尺長，短針有九尺長，字母每個計兩尺長，每分鐘的行程距離爲一方尺。這隻大鐘十分準確，幾百年來從沒有發生過三秒鐘以上的錯誤，鐘名曰大鵬（Big Ben）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鐘。當初監製者名叫鵬傑明霍爵士（Benjamin Hall）這鐘便襲用他的名字作爲紀念。鐘有十三噸半重，聲音瞭亮，在天氣晴和時，差不多全倫敦市都聽得見。近來無線電內敲鐘的聲音，都用它灌音的唱片播送。

西南角上的高塔名爲維多利亞塔，有三百三十六尺高，七十五尺見方，下面有五十尺高的圓頂御用門，專爲皇帝赴議會時啓用。領導者帶我們由邊門入內，走上御用樓梯（R-



金碧輝煌的上議院

四三一—三四九



莊嚴樸實的下議院

oyal Staircase)，經過一間小方屋到皇帝的穿衣室（Robing Room）這裏面牆上的精緻圖畫是阿塞皇帝（King Arthur）神話故事；每個皇帝都在此穿上皇袍率領侍從經過御廊（Royal Gallery），這廊有一百十尺長，地上舖了很美麗的花磚石（mosaics）頂上刷了閃爍的金色，兩面牆上各有大幅的壁畫，一面是納爾遜之死』，一面是『滑鐵盧戰後威林登與柏盧邱的相會』（The Death of Nelson）and（The Meeting of Wellington and Blucher after Waterloo.）再走過一間小的王子室（Princes chamber）便到了上議院。

這裏面眞所謂金碧輝煌光彩奪目，會場計九十尺長，四十五尺闊，四十五尺高，有十二面彩色玻璃的大窗，窗上裝嵌着歷代帝后的造像，窗與窗之間的牆隙上陳列着壓迫約翰王簽訂大憲章（Magna Charta）所有諸侯們的石膏像。場中有五百五十位貴族坐的紅皮長榥，在皇位左右分列着；橫端裏的榥子是皇室子弟所坐的；皇位南面左右的位子，是供各國使節及貴賓坐的；這些坐位的前面是貴族院議長 Lord Chancellor 所坐的著名『羊毛褥椅』（Wool sack）。會場另一頭有一部份劃分出來的，是專供下議員參加旁聽皇帝演講的，四圍的閣樓上面旁聽廊是外客及新聞記者的坐處。皇位背後牆上畫着皇家的故事。

更正

本誌第十五卷六號第十六頁，程順元君所著南洋見聞錄內，關於中央植物油製造廠經理蔡孝忍君之談話，曾有涉及該廠業務暫停之記載，頃據蔡君來函，謂與事實不符，略稱：「……當時椰油雖受美政府限制輸美，而菜油廠照常開工，推廣營業，各銀行信用照常繼續，並無變動。目下淨油對外輸出，除美國外，已另有銷路，故敝淨油廠亦經照常開工……」云云，合亟錄登更正如上。

旅行雜誌編輯部

遊覽建設問題

佘貴棠

「天下名山，靑徐得其平，秦蜀得其奇，吳越得其秀，博覽者足履其境，筆寫其勝，心識其盛，大抵得之天巧，獨西山諸景盡屬人工，如壘石爲臺，如鑿山爲洞，如削峯爲平土，如划岸爲深池。土事必飾，木工必雕，當時承平日久，物力浩裕，母后歲有賜予，大璫貴戚月有增修，故雄偉絕麗，爲名山之最勝。」

——懷應聘遊西山記

一

遊覽事業（Tourism）亦稱遊覽產業（Tourist Industry）「資源」猶「原料」，「建設」猶「製造」，爲一切產品必經之過程，歐美各國於遊覽資源，點綴渲染，求其激發遊人之興趣，及便利遊人之觀覽者，無所不用其極，以故遊覽事業臻於高度之發展，與工業建設之程序相類似。試舉美國賽翁國立公園（Zion National Park）大峪國立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爲例，園內除設有賓館及停車場外，並有商店出售書報雜誌圖片糖菓及出租婦女騎裝，護士每一賓館駐有合格護士一人，照相館映曬底片，出售材料，理髮館附設賓館，電報電話可用長途電話與園外各地通話，鞍馬及導遊人員導遊各地山徑，取費皆有定例；又如黃石公園之著名間歇泉（Old Faithful Geyser）前設有電光燈於夜間噴注時照射，光彩耀目，興味彌永；新墨西哥州東南部之卡爾斯巴得山洞，自地面至穴內設有電氣升降梯，穴底遍設壁光燈，穴外設有託兒所俾攜帶小孩之父母得以從容遊覽。凡此誘致遊人之設施，自不盡與遊覽之目的物發生直接之關係，惟如具備各項遊觀之利便，則亦不啻提高其可資遊覽之價值。其次，娛樂藝術體育及醫療之設備，均爲廣義遊覽建設之一部份，例如法國、意大利、德國之特種俱樂部（Casino）（德國之溫泉療養地巴登巴登一九三八年中新設特種俱樂部，但本地人民被禁不得入內，用意顯在吸引外國遊客）羅馬之歌劇院（Opera Theatre）巴黎之羅浮美術館（Le Louvre），柏林之世界第十一次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會場，各遊覽地區之賽馬場，十八孔曲棍球場，加拿大北部曠地極

多，宜於狩獵，瑞士全國有水力發電廠六百處，故荒山阪地，均有電氣裝置，醫師得實行理學療法，殊有裨於慢性疾病患者之療養。綜上所述，可見建設一端，關係至重，惟概括言之，天然之景物，足以構成誘致遊客之因素者，可無待於人工之琢磨而自顯，凡古跡，美術品，建築物之有賴乎人力之保存者，亦以維護原狀，不事雕鏤爲合理。人工之建設，除利便遊客之設施外，宜有適當之範圍，而非恣意藻飾之謂，是談建設者所不可不予注意者也。

二

建設程序，首重查勘。各地名勝景物應作詳盡之調查，及符合科學方法之記錄，例如避暑地區之夏季溫度，最高若干，最低若干，空中濕度如何，雨量如何，距離海平面公尺若干，或海岸長度公里若干，又如溫泉之供水量若何，溫度若何，化學成份若何，進而至於鳥獸蟲魚，岩石花木，均宜分析其品類，考查其分佈之狀態。某種地理上之特點，往往爲遊客感覺興趣之事實，例如德國多惱愛斯欽勤城（Donaueschingen）據多惱河河源，其地有碑記曰「高出海面六百七十八公尺，至海二千八百四十公里；」美國國都華盛頓市有紀程碑，文曰「各地至本市之距離均由此碑記算；」瑞士阿爾卑斯山區設有高度標誌，美國科羅拉多州高山峯頂備有記錄簿；登臨者得在簿簽字，藉資紀念。至於歷史古蹟，尤須專門家爲之考定，例如美國國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制定美國史蹟法（American Historic Sites Act），舉行全國史跡調查，設有顧問委員會，監督是項工作之進行。加拿大自治領政府內政部附設史跡紀念地評議會（Historic Sites and Monuments Board），經該會指定之史跡紀念地，截至一九三七年止，翁泰利俄州計七十一處，魁培克州計四十六處，新布隆斯威克州計二十三處，諾發斯科喜阿州計二十二處，愛德華親王島計三處。我國歷史悠久，傳說紛紜，（舜耕之歷山有八，夷齊退隱之首陽山有四）查勘史跡，殆非集合多方面之努力不爲功。例如河南彰德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發現之龜甲，士人認爲龍骨，以治瘡癤，嗣經羅振玉氏考定發現地點之小屯，即史記所稱洹上殷墟，乃悉爲殷代最重要之文獻（見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又如艾克教授（Gustave Ecke）著福清兩石塔（Two Ashlar Pagodas at Fu-ching）梁忠成氏譯文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一期曰：

「多少俏皮的作者，都喜歡以最後的宣判賞給中國，其中有一位竟下斷語，謂大江以南僅有一種『月光文化，』意思是說，江南沒有文化，不能自放光明，只有一種反映的冷靜的光輝。……但是試問我們對於華南的窮鄉僻壤，究竟能知道多

四三一—三五六

少……距福州南約二十五里，位於東山與海之間，有福清縣城；幽暗的城牆在多塚的山丘上，蜿蜒穿出草原稻田。學者咸知此為明神宗憲宗時賫志名臣葉向高的故里。曾經見過福清縣兩壯麗寶塔的外人為數極少。」

又前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局長凌鴻勛氏談：

「此次測選粵漢路線，在彬州、宜章間發現了古時的大道……道路極其寬闊，中間舖着大石板，兩邊是一排一排的古樹，樹有好幾丈高，濃翠照眼，景色清幽。想來這種大工程至少在一二百年以上，否則古樹如何長這麼高呢？古人的建設能力的偉大，於此可見。……」（趙君豪旅行談薈）

至若有關民族奮鬥之史蹟，尚待表揚者，如：

「漳汀邵武諸處，皆有江東廟，祀吳將甘寧，亦稱甘將軍廟。考三國時閩雖屬吳，然以僻陋故，建置甚略，汀州且未立郡縣，寧為吳將，又未至閩，閩人何獨為之立廟？今漳州府有江東橋，與泉州路陽橋相若，為一郡要隘處。鄭成功時，其將甘輝拒王師（清兵）戰最著，後輝敗死，成功遁歸廈門，令所屬為輝立廟，漳汀邵武當時亦為成功所據，故皆有輝廟。鄭氏敗，人或諱之，託為甘寧耳，亦稱江東廟者，蓋猶震其江東橋之戰也。」

（施鴻保閩雜記）

尤為查勘工作必不可少之明證。

三

其次，保護為建設之重要步驟。生物之保護，如美國之奧迪蓬社，（Audubon Societies創立原意為紀念鳥類學家John James Lougere Audubon 1795—1851）於一九〇五年組織全國聯合會，社址遍佈各地，以保護鳥類勿任毀滅為宗旨，附設「鳥苑」（Reservations）多處，辦理極有成績。美國內政部國立公園司轄屬之國立公園、史跡紀念地等，截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共有一百五十四單位：

內國立公園二十七所，面積九，五三五，〇六五·八〇英畝。

國立紀念地區七十八所，面積九五一，六九四二·六九英畝。

國立遊娛地區一所，面積一，六九九，五七三英畝。

國立風景公路三所，面積二八，八五六·六〇英畝。

國立軍事公園十一所，面積二〇，九七三·八七英畝。

國立史跡公園二所，面積七，三七六·七一英畝。

國都公園一所，面積五八九二·八七英畝。

國立戰場紀念地八所，面積一，六五二·五八英畝。

國立墓園十一所，面積三五三·四六英畝。

國立紀念建築物八所，面積三一七·〇六英畝。

國立史跡四所，面積二二三・五九英畝。

合計面積二〇八一七二二八・一四英畝，折合八萬四千餘方公里，約為貴州省面積之半。年來且在東南沿海諸州陸續添設，必要時政府得咨請聯邦議會將有關特殊風景及史跡之地帶列入保留範圍，卽不再聽任私人自由買賣。加拿大共有國立公園二十所，面積八百萬英畝，（一二五二五方英里）折合三萬二千餘方公里，約為浙江省面積三分之一。日本已設定之國立公園十二所，面積二百二十萬英畝，折合八千九百方公里，約為我國首都特別市面積之七十五倍。

此外各國政府於古跡及美術品釐訂特殊保護法規，其例甚多。如希臘、意大利政府均有禁止古物輸送出口之法令。日本一九二九年頒有國寶保存法，規定有關歷史美術之「國寶」，歸由文部省及附設之國寶保存委員會登錄，該項物品不得運往外國，除經該省核准外，並不得更變其原狀，接獲該省通知後，應將各物在博物院公開展覽，但如持有人無力保存或修繕，得請由政府補助。關於史跡及名勝等地區，另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一九一九年頒佈）凡風景地區關係歷史或傳統之建築物庭園等，悉由官方登錄。

法國古堡地產權之所有人，組有歷史紀念物協會（La Demeure Historique），發起人卡凡洛博士（Le Docteur Carvallo）謂饒有歷史價值之堡壘，猶美術品，與一般建築物之不須注意保存者有別，如法國人民於歷史紀念物任意毀棄，則不啻喪失其文明古國之地位，而釀成國民性靈無所寄託之狀態。

我國敦煌千佛洞初為佛寺，嗣改道觀，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前後壁壞，發現唐人所書卷軸畫幅及佛家所用幢幡極多。閱十餘年，至一九〇七年，為斯坦因（英國博物院代理人）伯希和（法國人）取去大半。（見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此項疏於防護之慘劇，實為文化上根本問題。惟今歐美人之研討我國唐代文物者參攷滋便，國人則必遠涉重洋，始有獲見眞跡之機會，其於遊覽事業，影響甚為重大，可不待言。

四

復次名勝古蹟有須積極整理者，例如英國之羅馬時代古城，在泰恩河上之紐卡斯爾附近，旁設公園，係發掘古代器物之廢墟，中有博物館，陳列出土各物。加拿大諾發斯科喜阿州之安妮堡（Fort Anne）係十七世紀英法爭霸戰中之史蹟，今自治領政府闢為國家公園，其中軍官宿所經改為博物院，並藏有關係各戰役之書籍多種，一九三八年間以特殊設計加以改造，惟仍保持外觀之原狀，堡內各特殊地點，均立有紀念碑坊。

我國整理工作尤爲當務之亟，例如：

「廣西巖洞內外，有唐宋元明的名人題名石刻甚多。石灰巖堅固耐久，歷千百年尙多保存很完整的，如舜山的摩崖「舜廟碑」是唐建中元年（七八〇）韓雲卿所立，距今已一千一百五十五年了。又如我們從棲霞洞下山，路旁崖上有范成大題名，又有張孝祥題名，這都是南宋大文人，現在都在路旁茅草裏沒有人注意……」（胡適南遊雜憶）

已有成績者亦不乏其例，如金華北山雙龍洞：

「這裏洞的兩壁，唐宋人的題名石刻很多，我所見到的，以慶曆四年的刻石爲最古。石室內的巖山，且有明萬曆年間遊人用墨寫的『臥雲』兩字題在那裏，墨色鮮豔，大家都疑牠是僞塡年月的，但因洞內空氣不流通，不致於風化，或者是眞的也很難說。淸人題壁，則自乾隆以後，絕對沒有了，蓋因這裏洞，自那時候起，爲泥沙淤塞了的緣故。這一次舊洞新闢，我們得追徐霞客之蹤，而來此遊覽者，完全要感謝北山整理委員會各委員的苦心經營，而黃委員志雄的不辭勞瘁，率先入洞，致有今日，功尤不小。」（郁達夫杭江小歷紀程）

惟任意裝飾，反足爲害，如雲崗石佛：

「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層高樓，才和這寺內的一尊大佛的頭部相對，四周都是黃的，紅的，藍的彩色，都是細緻的小佛像及佛飾，有點過於絢麗失眞，這都是後人用泥彩修補的，修得很不好，特別是頭部，沒有一點是彷得像原形的，看來總覺得又稚弱，又猥瑣，毫沒有原刻的高華生動的氣勢。這洞內幾乎全部是彩畫過的，有的原來未燬壞的，其眞容也被掩却，想來裝修不止一次。最後的一次是光緒十七年輿和王氏所修的，他購買民院地點，裝彩五佛洞，並修飾東西二樓，金裝大佛全身，不能不說是與雲崗有功，特別是購買民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裝修彩繪而大失原形，反是幾個未被『裝修』過的小洞，還保存着高華古樸的態度。」

（鄭振鐸雲崗見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一西北勝蹟）

整理爲專家之事，而非業餘者之事。近年來整理古蹟成效較著之例，當推甪直保聖寺之唐塑。該項工作由敎育部組織委員會主持，以蔡元培、葉恭綽、陳去病、馬敍倫、陳萬里、陳劍修、金家鳳諸氏爲委員；復聘請建築家范文照設計，彫塑家江小鶼補壁，費時三年，費銀二萬四千元，始克完成保聖古物館之建設。

五

更次：「查勘」「保護」「整理」大抵限於原有之遊覽地區，新遊覽區之興闢則有待於「開發」之工作。例如新西蘭之淡

水漁區，爲英本國移民所創立南島之韋維拉河（Waiwera River）於一八六八年始蓄鮭魚嗣復於塔斯美尼阿輸入鱒魚，分佈於島上漁區，各地組有養魚會 Acclimatization Societies，推行其事，政府內政府爲之分發魚種，指定區域，故垂釣之風極盛，爲該島誘致遊人之重要資源。又如運動設備，瑞士原係山區，而以遊泳爲一時風尚，在河岸及山區闢有遊泳池計一百五十八所（一九三九年統計，）其中高度在四千英尺以上者二十三所，最高者位於距離海平面八千一百五十七英尺之山巔湖畔，俾登高者兼有載浮載沉之樂趣。

我國避暑地區之開發，大抵受有外國之影響，例如莫干山始於光緒二十年左右，美國浸禮會教士之攷察；廬山牯牛嶺始於光緒二十一年英國人李德立之租屋；北戴河海濱區爲北甯鐵路工程師英國人金達 Kinder 所創立，雞公山爲基督教會所創立。

沈鴻烈氏曰：

「吾國名山多僻處內陸，欲求以嶗山之三面斗入海中，兼擅山海之勝者，罕有其比，然而在吾國數千年之歷史上，嶗山聲望，轉不得與五嶽名山比肩者，非自然之不美，實人事之未盡也。昔人視海濱爲僻壤，與今之遵爲通商要道者，正屬相反…………」

（嶗山環遊記，中國旅行社編青島導遊附錄）

又如葉恭綽氏所云：

「青市向爲漁村，文化低落，在水平線下，故山川極少藻飾，聲譽因之不彰，勞山碑刻亦無多，邱長春之刻石已爲瓌寶，近則康南海、劉幼雲均有題刻，如斯而已……」

（青邱遊屑，中國旅行社編青島導遊附錄）

是遊覽地區之建設，顯隨時代之風尚爲轉移：

「晚清以來，吾國士大夫之知攝生事遊觀者，亦爭言避暑矣。避暑之地曰莫干山、曰雞公山、曰北戴河，則始皆西人所經管者也。蓋西人在華，恆處城市，苦夏日之熱，必擇山林之奧區，海岸之勝地以居之，養生者宜爾爾，亦其治事有常度，可由此一張一弛之道也，自是而莫干山、雞公山、北戴河之名著，吾國士大夫亦羣焉趨之不稍後……」（徐珂廬山指南序言民國十年版）

此項新地區之開發，日後當有增盛之趨勢，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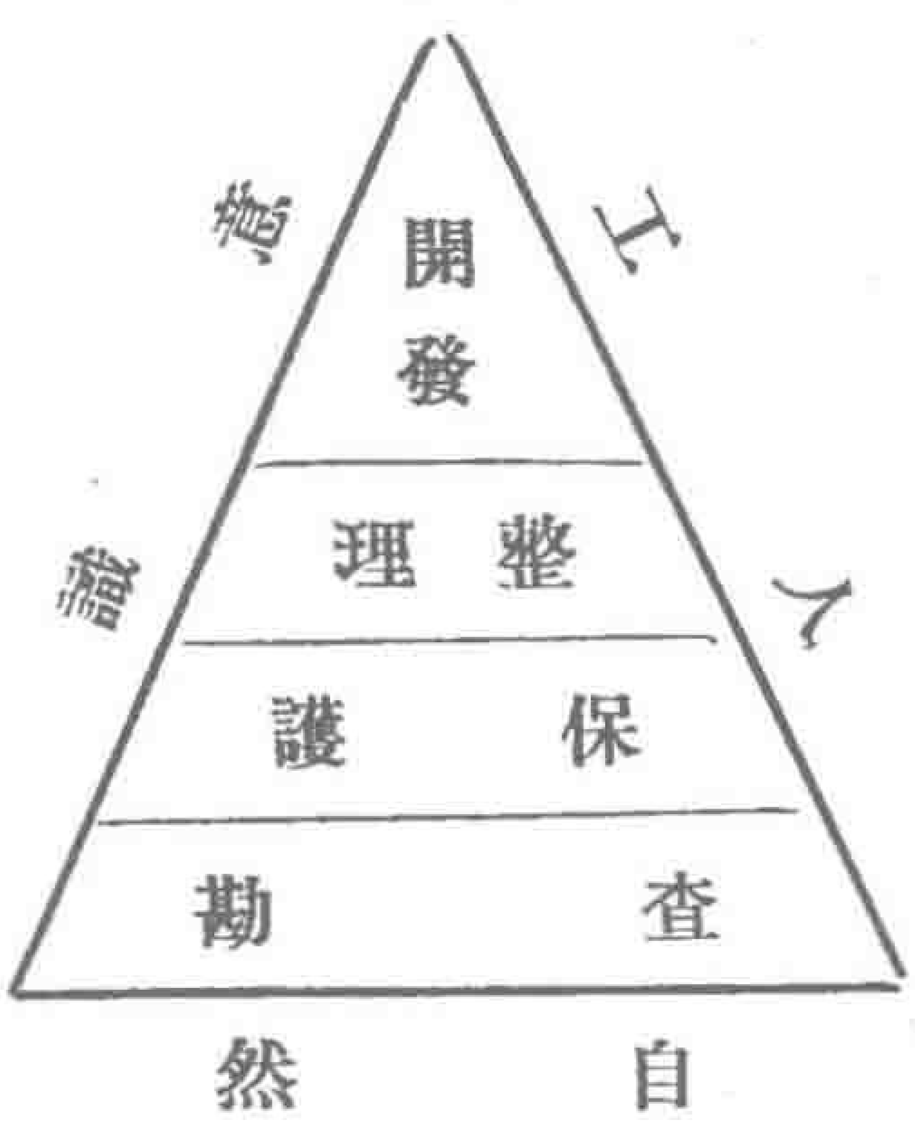
「墟溝（連雲港）北固山濱海一帶及西連島（海峽相距四五里，）輪舟往返，風平浪靜，均爲避暑無上勝地，島上住有漁民，自成村落，本路於該島建有西式住宅數幢，行將爲避暑設備，炎夏居此，暑氣全消，海鷗飛翔，風帆出沒，景物之佳，儼然

世外桃源。北固山麓一帶居高臨海，最宜避暑建築。沿海沙灘平滑如鏡，延袤三四里，誠為國內優良海水浴場之一，夏秋於此海浴，不惟消暑且可增進健康。」

隴海鐵路局編雲臺導遊民國二十二年版

六

上述建設程序，悉有賴於自然及人工兩因素之配合，惟除此二者外，社會意識亦為重要之因素。遊客誘致與整個社會關係綦切，設一般人士咸能明悉遊覽事業之重要，則於建設工作當感深切之興味，例如美國泰克薩斯州東北部之豪伊市（Howe）居民較少，市容素欠整潔。其他有小學女教師羅泊資女士者，發起美化運動，首將垃圾糞除，種植花草，當地報館繼之改飾門面，並於屋旁設置花園，其他商肆紛事營建，因故未繳市捐及水費者，得以參加工作為代，一般市容為之煥然改觀。今該市居民五百六十人，擁有花園六所，比數為全國之冠。各地遊客頗有來市觀覽者，汽油公司亦添設油站以為供應，有「名勝」之稱。（見扶輪雜誌 Rotarian 一九四〇年六月號）遊覽建設之因素及程序可表解如上：



七

綜觀遊覽建設情形，可歸納之得如下之兩原則：一為自然與人工兩者不可偏重，又一為建設應與環境相適合。前者如瑞士之阿爾卑斯山俱樂部一九三八年共有支部八十四處，會員三萬一千名，每年舉行登山旅行多次，英國、法國、德國、奧大利、意大利均有相同之組織，（法德奧意均注重境內之阿爾卑斯山，惟英國人以攀登瑞士之阿爾卑斯山為樂）為著名之運動團體。自另一方面言之，瑞士阿爾卑斯山區之少女峯（Jungfraujoch）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英尺，自瑞士中部之因忒拉肯市前往，可乘狹軌鐵道直達高度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二英尺之少女峯站（此為全歐洲最高之鐵道，工程艱鉅，費時十四年而告竣）該站左近設有山峯招待所（Berghaus）內附公衆集會所、浴室及餐堂，並可隨時代僱嚮導登峯頂，且有滑冰戲教練員，為初習此項運動之遊人作教導。揆其設備，時間充裕，體力壯健者固可逕作探奇尋勝之遊，時間匆促，體力較弱者亦可利用工具，不廢登高臨覽之樂。是知「自然」「人工」允宜兼籌並顧，庶免偏頗之弊。後者如我國風景區建築物，頗有不能調和之印象（可舉武昌黃鶴樓為例）葉恭綽氏青邱遊屑云：

「青市建築，都為西式，而且千篇一律，殊嫌板滯，近新建之水族館（宋君春舫主辦）純彷北平前門箭樓式，頗形壯觀。」

我國建築形式凝重，與該市街景不悖，又足與文化事業之空氣相調和也。

四三—二六二

華光釀造廠 醬油

欲求調味精美
請用高貴醬油

華光醬油純以黃豆麵粉食鹽及其他高貴原料精細釀造質味鮮美並含有豐富之蛋白質及各種維他命功能補助消化增進健康

價目＝
特種每斤七角
甲種每斤六角
乙種每斤五角
每罎拾斤罎費另計
瓶裝特種
每瓶一元五角

華光釀造廠
廠址：大西路四百十號
購貨電話 三九〇九二 一四一二〇

經售處：本埠 新新公司 中國國貨公司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九）

秦瘦鷗譯

九 一隻戒指

梅遜正想跨出門去的時候，密歇爾奎萊恰好打石階上走進區警察局來。

「那個屍體是早已搬走了？」梅遜先向他笑着說。

「他是誰啊？梅遜。」

偵探長却只能對他搖頭了。

「記得有一次人家向一個醫科學生請問，究竟亞當生下來的時候，嘴裏一起有幾個牙齒？他回答得很好，天知道！現在我也是這樣。」梅遜很風趣地說。

「那末，不是到現在還沒有知道嗎？他們告訴我是一個上等人，是不是？」

「不錯，他的衣服是穿得很齊整的。」偵探長不加可否地說：「你還是自己再去看看吧！西區那邊的幾個有名的流氓你是大半認識的。」

密歇爾立刻搖着他的頭。

「這是不急的。我現在最需要知道的，是究竟這件暗殺案是怎樣發生的？——也許是蒙面人開的玩笑吧？」

「爲什麼又是蒙面人呢？」梅遜反問着。「聽着！奎萊，你的腦子裏一定有着一個跳蝨了！蒙面人又不是你所說的魔鬼，他跟船塢區有什麼關係呢？」

「人家曾經在這裏看見過他。」密歇爾雖然是一個新聞記者，思想却非常固執，於是梅遜只能望着他嘆氣了。

「事實上，人家在這裏見過的只是一個臉上紮着一方紗布的人；大概馬福特醫生的神經一時錯亂，竟把這樣無關緊要的話告訴了你，其實在每一家醫院的附近，總可以見到臉上紮着紗布的人。」

奎萊靜默了一二分鐘。

「噢！不錯不錯不錯。那末現在你要上什麼地方去呢？」

像這樣率直的詢問，別的新聞記者是絕對不敢問的，但奎萊和梅遜兩個人的確是混得已經很熟了。

「你這樣的公私不分，說不定有一天總要把我送上斷頭台去，密歇爾，但現在我還是願意讓你跟我同去，我想去察看一下關係很重要的一扇小門，順便自己搜查一下。假使你肯幫助我，當然是非常歡迎的。這幾天赫爾孟小姐怎麼樣？」

奎萊險些就要向他做一個鬼臉。

「即使你不能搜尋到你的凶手，但要搜集一些閒言閒語大概是沒有不能的吧？」他像發什麼牢騷一樣的說：「赫爾孟小姐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可是她不久就要跟別人結婚了。」

「我應該恭喜她！」偵探長說，一路望恩特蘭街走去。「做一個新聞記者的妻子委實太乏味了！」

「可是我要另外再尋一個女人做妻子，却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密歇爾怒氣冲冲地說：「你的話使我太難堪了！梅遜。」

「好得很，」梅遜毫不介意的說：「想不到我居然還有本領使你覺得難堪？」

他們並着肩，一步一步的走去。奎萊的心裏是充滿着憂鬱和憤怒，同時梅遜的腦神經裏却已漸漸地構成一個理想了。當他們走近東方運輸公司的一圈高牆外面時，偵探長的嘴裏便開始吹起口哨來。

「對不起，請你換一個曲子吹吧！為什麼一定要吹婚禮進行曲呢？」奎萊酸氣冲天地說。

「啊？我是在吹婚禮進行曲嗎？」梅遜裝得眞像不知道的樣子。「我自己還道是在吹葬禮進行曲呢！其實再過幾十年，你遲早總要聽到的！」

這一晚的天氣很惡劣，風也跟着起來了，使人颯然有寒意，彷佛在荒野裏一樣。

「警探和新聞記者的衣食都是從別人的不幸中取得的。」梅遜突然很感慨地說：「這一點不知道你可曾想到過沒有？看啊！現在就有三個警探來了！」

一些不錯，倒眞是三個警探正向他們劈面走過來；一見梅遜，便把步子放慢了。

「我們找不到什麼人，也找不到一件東西。」第一個警探這樣說：「我們已在貨場裏搜尋過一次了，並不見有什麼人，雖然裏面很有幾處陰暗的所在，可以躲藏起來的。

「還有那扇小門呢？」

「那是關上在那裏。」另一個警探回答。「他們的守夜人亞爾勃脫一再給我們起誓說這個門沒有開過，因為除非發生火警，公司裏是絕對不准開啓那個小門的。」

「也許已經發生過一次火警了！」梅遜的說話，總是很幽默的。「像今夜這種天氣是很容易燒起來的。好吧！你們再跟我去看一次！」

他們不需再走六七碼路，便是人行道和那通連運輸公司的小路，以及車站前面的煤屑路的共同交叉點了。

「那個屍身就是在這裏發現的嗎？」奎萊這樣問，梅遜便立刻給他指出了那個地點來。

當他慢慢地走到那漆着深綠色的小門的前面時，他的嘴裏還在吹着口哨。現在這扇小門是已經關上了，他眞懊悔自己方才沒有來試推一下。——可是卽使這樣也沒有用，因爲假使眞有一個人躱在裏面的話，他是一定會在進去之後，立刻把那門閂上的。——大概當歐克在裏面找尋那一本日記簿和一只金錶的時候，這個人一定還在什麽地方躱着咧！梅遜想要是密昔司亞爾勃脫早一些說出了眞話來，那就——

他便把這一件極大的憾事告訴了密歇爾，因爲密歇爾的頭腦還相當清楚知道什麽事可以發表什麽事不能發表，所以偵探長才敢把這種事告訴他。

「像這樣的事簡直在任何一件案子裏都可以碰到。」密歇爾感慨系之的說：「而你一定也是早就預料到的。每個人都不願說實話，因爲他們都怕說出來了，要牽累自己。這種心理我是永遠不明瞭的！其實不說倒反而會牽累進去！」

他的視線，開始在人行道上流轉着。

「我想你們一定已在水溝裏搜過了吧？這一條人行道的邊是斜得很銳直的，很容易使各種東西滾下去。」

梅遜也就旋過頭去，用一種詢問的眼光看着那三個警探，可是他們已不能告訴他什麽話，祇知道大雨落在地上所積成的水窪，他們已經都掃乾了，水門汀上和牆角裏的汚泥，也仔細翻看過了，却不見有什麽値得注意的東西。

密歇爾便獨自走到水溝邊去，捲起了一個衣袖，把手伸進流得很緩的泥水裏去掏摸着。

「啊！找到了！」他高興得直跳起來。「這是什麽東西啊？」

梅遜接過來，放在自己的手掌裏看着。這東西粗看很像一粒紐扣，又像乾電筒上所用的小電燈泡；旁邊一個警探忙在懷裏掏出一具電筒來，照在梅遜的掌心裏。

「我看很像是一個裝打針的藥水用的小玻璃瓶吧？」密歇爾好奇地用手把它翻了過來，一面這樣說。

這倒眞是一個用最薄的玻璃做的裝藥水的小瓶，裏面還留着一些液體。只是顏色已經看不淸楚了。

「而且我好像還見過跟它一個模樣的小瓶。只是現在委實記不起我是在那裏見到的了！」

「不要緊，我可以帶回去請蘇格蘭警場的化驗師給我判斷的。」梅遜說，同時就把這小瓶很謹愼地藏進了自己的衣袋去。「奎萊，你的運氣很不錯，再試一下子吧！」

密歇爾果然依着他，又把一條手伸進水溝裏去掏摸起來，但這一次他是摸不到什麽東西了。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另外發現了一件東西，那是一個戒指，很湊巧地擱在人行道的邊石的稜角上，一半在石上，一半是懸空着，好像是什麽人故意把它放在這個很尷尬的位置上的，其實却只是重力的作用而已。方才那幾十個人的眼睛，因爲一心注意在人行道上的緣故，所以全把它忽略過了。奎萊最先只是看見有一小塊亮晶晶的像寶石一樣的東西，直到他再定神仔細一看，才發覺是一個戒子，因爲那金製的圈兒已給泥水濺滿了，擱在灰褐色的邊石上，的確不容易辨認出來。

他立刻走過去把它檢了起來，但同時他的心裏却擁起了一陣酸痛。

「這是什麽東西啊？」

梅遜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便馬上搶了過去。

「哈哈！這是一個戒指啊！想不到住在這裏的一班窮鬼，還會有人帶得起這種紅寶石的戒指！我想寶石是假的，可是看起來委實像眞的一樣。」

密歇爾奎萊却一句話也不說。那三個警探團團地圍在他旁邊，幾乎使他覺得不能呼吸了。他這一種變態當然是瞞不過梅遜的，這老頭兒立刻就抬起頭來注視着他。

「什麽事啊？奇怪得很，你的臉色一會兒就變得像死人一樣了！我想你俯下了身子去掏摸東西時間一久，血都湧進你的頭殼裏去了！是不是？」

奎萊對於梅遜也是認識得非常淸切的，聽他這麽一說，也就明白這是他存心在那三個偵探面前給自己掩飾的，後來梅遜果然就把他們支使到遠一些的水溝邊去繼續搜尋，他自己却立刻挽住了密歇爾的臂膀。

「孩子，」他的語氣照例總是很誠懇而慈祥。「這個戒指你從前已經見過了，是不是？」

密歇爾奎萊很乏力地搖着自己的腦袋。

「你對我說謊有什麽用呢？」偵探長像呼叫一樣的說。

「我實在不記得以前曾經見過它，」密歇爾的聲音突然變得非常枯啞，好像根本不是打他嘴裏說出來的。

「你想瞞起來嗎？」梅遜的態度倒又像先前一樣的溫和了。「這有什麽用呢？慢慢地自會有人走來把它揭穿的。幾分鐘以前，你自己還痛斥一般人的不肯向警探說實話，你又說再也不懂他們是什麽心理；現在讓我問你一句話，你可曾明白他們的心理沒有？」

「我從前委實沒有見過這隻戒指啊！」

密歐爾說這句話是已經用了他所有的勇氣了，可是不湊巧得很，梅遜偏是一個很多疑的人，聽來的話再也不肯輕易相信。

「不錯，你從前是沒有見過的。然而它的主人是誰，你却知道得很清楚。聽着，密歐爾，我決不願用那種虛偽的同情來感動你，而且也不願意像對平常那些小賊一樣的愚弄；假使你肯信任我的話，不但可以省掉你許多麻煩而且說不定還又可以省掉別人許多手脚。這並不是說我一知道這戒指的主人是誰，便立刻要派人去捉他或者在報紙上刋登通緝的賞格。你是向來知道我的，我總不致這樣做吧？但是故意把什麼事情瞞起來，却眞是我一生所最痛恨的！」

這時候，密歐爾奎萊的神經已完全恢復常態了。

「我想再過一兩分鐘，你也許就要把我當做這件案子裏的眞凶了。」他故意很輕鬆地說：「不，我根本沒有知道這是誰的戒指。方才我垂着頭，竟把身子彎成了一個直角，不覺有些頭暈了。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梅遜一言不發的看了他好一會，然後又把視線移到戒指上去。

「我可以斷定這是一隻女人用的戒指，」他一面說，一面把那戒指放在自己的小指頭上試了一試。「而且是一只戴在小指上的戒指，我對於你並不想加什麼譴責，密歐爾，可是我相信要找到這位年輕的姑娘的照片是並不怎樣難的……。」

偵探長突然縮住了下面的話。

「不是赫爾孟小姐嗎？」

「當然不是！」密歐爾大聲地說。

「謊話！」梅遜也用很高的聲音反駁着。「這是赫爾孟小姐的戒指，你一見就知道的！」

偵探長又把那戒指仔細端詳了一會，然後放進衣袋去。

「方才被殺死的可是一個從南菲洲回來的人嗎？」奎萊這樣問。

梅遜把頭點了一點。

「他可是最近才從南菲洲回來的嗎？」

「我們還不知道，不過照我的猜想，他回到英國至多祇有一兩個星期咧！」

「他的名字呢？」

「這一點我們也還不知道，只知他的名字中有一個字是陶納爾特。」

密歐爾的臉色頓時變得更難看了，眼睛睜得滾圓。

「赫爾孟小姐準備嫁給誰啊！」梅遜進一步的問。

「一個叫做斐納的愛爾蘭人，」密歇爾立刻造出了一個慌話來。「不，說實話，她就是準備和我結婚，不過我最近跟她鬧了一些小意見。梅遜，你最好讓我去看一看那個屍體。」

「讓我陪你一起去吧今夜我也不想睡覺了！」說着，梅遜就把自己的手臂勾住了奎萊的手臂。

可是後來他們走到那屍體邊去看了一看便分手了，奎萊的心裏簡直比先前更昏亂，更糊塗；祇有一點是可以決定的，那就是不管那個戒指是誰掉下來的，或者是那個凶手，或者是那個被害者，但掉下這戒指來的必然就是赫爾孟琪尼絲的情人。他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要把這中間的眞相馬上揭破開來。

他辭別了梅遜便飛也似的奔出警察局去，險些在石階上撞倒一個正想走上來的女人。

「密歇爾！……密歇爾……！」她來不及的高叫着，竭力拉住了他的手臂。「他們告訴我說你在這裏。我有要緊的事想跟你說咧……！啊，密歇爾，我眞是一個笨蟲，現在却又不能不找你幫助我了！」

他很懷疑地向她注視了一下。

「你上這裏來大概有多少時候了，琪尼絲？」

「此刻才趕到的，我的車子還停在這裏咧！」她向後面一輛不曾關熄頭燈的汽車指了一指，她自己的身上已濺滿了雨水。「我們隨便找個地方說幾句話好不好？這裏不是才發生了一件暗殺案嗎？」

奎萊點了點頭。

「這是多麼可怕啊？可是也虧得有了這一件案子，才可以使我找到你。這一帶簡直時常要鬧出這種亂子來。」她說的時候，身子不由震顫了一下。「我自己也險些給人家殺死，密歇爾，我的希望，我的名譽差一些都斷送了！現在祇有你一個人是可以救我的。我們先上什麼地方去吧？」

密歇爾略略踟躕了一下，這件案子雖然還不會發現一些線索，但早報的稿子他已經送去了，暫時可以不必再寫；他便扶着琪尼絲，一同跨進她的汽車去。琪尼絲的精神這時還非常昏亂，密歇爾便代替她開車。

琪尼絲在倍蘭街上所住的公寓，以前奎萊是不曾到過的，因此那個出來開門的女下人，禁不住就用很詫異的眼光看着他。

琪尼絲引着他一同走進了一間很精緻小巧的會客室，同時還把門掩上了。

「把你的外衣脫下來！」不等她開口，奎萊便這樣命令着。「你的襪子和鞋子全濕透了，快去更換了再來！」

她很和馴地走了出去，隔不到三四分鐘，便披着一件浴衣走進來了；心裏似乎很害怕，立刻就倒在一張沙發上躺着。

「這是我今天收到的一封電報。」

她把一張摺得很皺的字紙授給了他，頭却並不抬起來。

「慢一些！」她突然揮了揮手說：「在你未讀以前，我應該先告訴你幾句話。他一再對我說，他在披爾那邊有一處很大的田產，而且還想把附近的一塊田地也一起買下來……。於是我就打算買了送給他。前天，我先打了一個電報給文齊爾，就是我時常給你提起的那個很忠實的男同學，他是那邊的土著，所以我就委托他代爲收買。這封電報就是他的回信。」

這封回電倒眞是很長的，奎萊足足費了五分鐘才把它看完。

「來電所述之田產，不在披爾，係在康司坦尼絲之大監獄附近，並無出售之意。此間及勞特西亞各處之大地主中，絕無來電所稱之陶納爾特裴脫門其人。我友某君，爲此間首席檢察官，據云君所稱之陶納爾特裴脫門，或卽向以欺詐爲業，曾在康司坦尼亞被囚九月之巨騙。其人體格高大，面目清秀，眸作灰色，頷下有創痕一條。五星期前，彼已搭乘巴摩拉號郵船返英。其人善於誘騙他人購置烏有之產業，而吞沒其定銀。率直奉告，祈見恕。如有驅策，必可隨時効勞。」

宻歇爾慢慢地收起這封電報來，眼睛看定着琪尼絲。

「頷下有創痕一條？眞是太奇怪了！我方才一看就看到這一條創痕。」他用一種很異樣的聲音說。

琪尼絲一聽，不由立刻抬起頭來，呆呆地看着他。

「你已經見過他了？可是你告訴我沒有見過啊！你究竟是在那裏見到他的？」

宻歇爾緊緊地咬着自己的嘴唇。「陶納爾裴脫門，原來這就是他的名字！」他一面這樣想，一面走向琪尼絲面前去，輕輕地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親愛的，對於你，這眞是太不幸了！」他的聲音有些沙嗄。「是不是？」

「你想文齊爾的話可是眞的嗎？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大騙子？」

「都是眞的。」他很簡潔地說：「你不是還給過他一個戒指嗎？」

她似乎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這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啊！無非是一些感情作用而已。」

宻歇爾覺得還有一件事必須問一個淸楚，可是他不知道怎樣措詞才好。

「你們中間，還有什麽別的更複雜的糾紛嗎？」他好容易構

四三｜三七一

成了這一句問句。

琪尼絲是顯得更詫異了。

「更複雜的糾紛？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啊？密歇爾。」

她瞧密歇爾故意把視線避向別處去。

「啊！我的意思是說——你們究竟結過婚沒有？——就是所謂祕密結婚，因為這樣的事兩三天裏是儘可做出來的。」

她不住的搖頭。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啊？當然沒有！」

他這才很安慰地鬆了一口氣。

「多謝上帝！」他不覺這樣隨口地說：「你不是很歡喜他嗎？不太歡喜嗎，琪尼絲？」

「不，我簡直是一個發了瘋的女孩子，對不對？今天晚上，我自己已醒過來了。——我根本不曾愛過他！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我？其實我始終不曾和他接過一次吻。」

他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

「當然我心裏是已經很難受了，但要是在我發現他的底細以前，我就和他——那是我真要心碎了！你會笑我嗎，密歇爾？」

她舉起一隻手來覆在奎萊的手背上。

「不，我決不會笑你的。」他說。

她看着面前的一架電爐，輕輕地問：

「你為什麼要問到那個指戒啊？」

現在他是不能不說出來了。

「因為我看見它在蘇格蘭警場的偵探長梅遜的手裏。」

她立刻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眼睛睜得像桂圓一樣大。

「蘇格蘭警場他們已搜到那個戒指嗎？他們已捉到了他嗎？密歇爾，究竟是什麼一會事啊？」她緊緊地攀住了密歇爾的手臂。

「你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啊？快些，不要隱瞞起來！」

「是的，我已經隱瞞過了。方才我絕對沒有告訴梅遜說，這是你的戒指。這是在恩特蘭街上發現的，而且還是我親手檢起來的，就在今晚發現一個死人的附近。」

「恩特蘭街上的暗殺案？」她說得非常的慢。「這就是你今晚在調查的事啊！……那個死人是誰呢？不是陶納爾特裴脫門嗎？」

奎萊卻只是把頭向她一點。

「啊！上帝，太可怕了！」

他總以為她就要暈倒了，可是待他伸過手去想攙扶她時，她倒反把他推開了。

「他是給一個不知名姓的人刺死的。」密歇爾便爽快把所有的事一起告訴了她。「我已去看過他的屍體了，所以才知道他

頷下有一條創痕。」

她直僵僵地站着，臉色灰白但也沒有一絲悲痛的表示。

「他在那邊幹些什麽事啊？」她掙扎着問。「船塢區他是向來不熟的啊！今天他還告訴我從不曾到過這樣骯髒的地方。誰殺死他的可有人知道嗎？」

奎萊連連搖頭。

「沒有一個人知道。可是我一瞧見那個戒指，就知道是你的，而且當場就露出一些馬脚；梅遜這個人是最靈快不過的，儘管我竭力否認以前曾經見過這個戒指，他還是不信，如果我再不告訴他，明天也許他會登報招認咧！」

「那末快去告訴他！」琪尼絲很果決地說：「死了？死得這樣快！」

她重復坐到了沙發上去，雙手掩着臉；奎萊當她總要大哭一場了，可是待她放下手來時，眼睛裏却半滴淚水也沒有。

「你還是回去吧！親愛的，我決不會做出什麽愚蠢的事來的，不過睡是睡不熟的了。明天你能不能早一些來，讓我知道可有什麽新發現沒有？我很想明天就去找馬福特醫生，請他准許我再回去工作，雖然這一兩天是還得休息啊！」

「現在我實在不願離開你。」他這樣一說，她倒笑起來了。

「你以為我是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女英雄嗎？」她笑着說：「不，我決不是那樣的人！親愛的你快去吧！我要獨自靜坐一會。」

接着，她就出乎密歇爾意料之外的拉過他的手去吻了一下。

「我不是很像個母親的樣子嗎？」她說。

雖然她的眼眶裏沒有淚水，但痛苦是表示得很清楚的；奎萊想現在就走，倒的確是一個很乖巧的辦法，因此他又急急趕回船塢區去。一到那裏，只見滿街都是警探，原來又有兩件很重要的事發生了，他真想不到自己才離開了幾十分鐘，這一本戲已經又演過兩幕了。

美麗的鼓浪嶼

過客

鼓浪嶼是與廈門對立的小島，周圍不到二十里，而山坡連綿，盡是狹小的柏油馬路，彎彎曲曲，高高低低，很是別致。當你向上走的時候，簡直像登十數層樓梯一樣，俯首側身而行，年老身弱的人，覺得十分吃力。而向下走的時候，你得當心足下滑跌，即使持手杖，也難以借力的。惟其高低不平，不但沒有電車汽車，連人力車也沒有一輛，所以鼓浪嶼惟一的交通利器，便是籐轎，但坐轎的人，不是官吏，定是巨賈，普通人只好安步當車了。路旁的特色，便是高大而垂鬚的榕樹，和私家的草坪花園。島上最高的山，為日光岩與升旗山，從山坡到山巔，盡是一座座西式洋樓，遼遠一望，美如圖畫。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設在重慶
總經理古耕餘

上海冠生園重慶支店

門市部

粗細餅乾
各種糖果
中西名點
麵包果醬
旅行食品
各地土產

地址：民權路四十號

飲食部

高尚粵菜
桂侯鹵味
太牢食品
大宴小吃
星期美點
牛奶咖啡

分銷處：民權路 林森路
上清寺 小樑子

南溫泉支店附設餐室及招待所復興路
昆明支店金碧路貴陽支店三山路

四三一—三七四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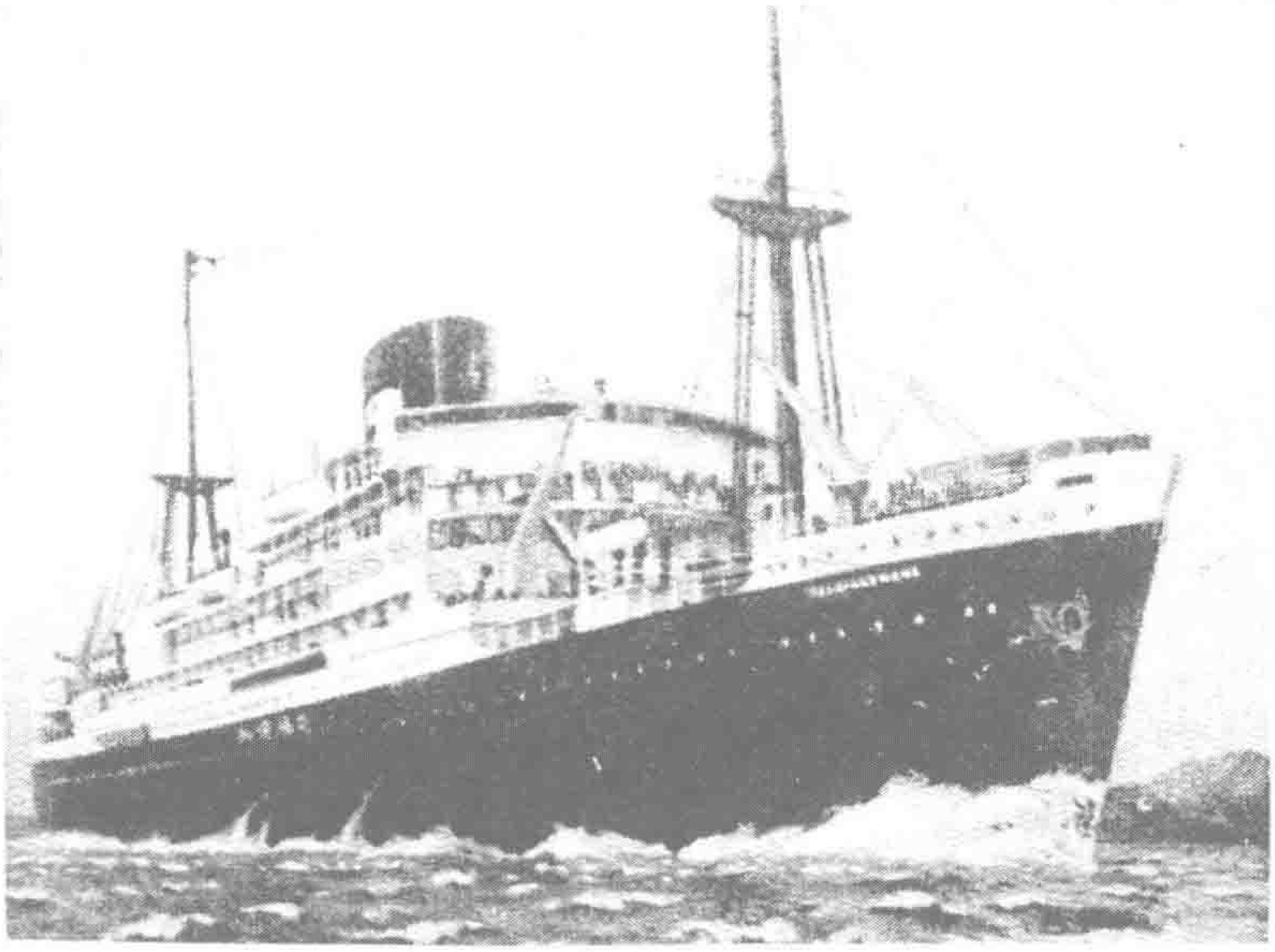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寧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萬鴉老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明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四二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中國旅行手冊出版

本書共分三編，上編爲旅客須知，記載旅行上一切常識。中編爲分段行程，對於各交通線詳細情形，作一般之闡述。下編爲全國公路里程及鐵路里程票價表。出門旅行諸君，最宜作爲參攷之用，每冊實售國幣二元。

中國旅行社啓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下集）

張恨水

第七章　藏嬌窟裏晤情囚

這個楊大嫂總算是忍辱負重，把這場是非給結束了。可是她受着的這口寃氣，她不會忘了，那兩口吐沫，正是表示了她恨入肺腑。她受了人家的寃氣，不會忘記，同時，她受了人家的恩惠也不會忘記的。楊大嫂回到家裏時，果然合了姓陶的那話，楊大個子已是站在門外空地上，向這裏張望。看到楊大嫂子，她迎上來笑道：我早回來了，累着你跑一趟。楊大嫂道：我不跑，他們怎麽會放你回來？其實，光是我跑也是無用，還是得了秀姐娘給的那捲鈔票。說着，兩人一同走回家去。劉家婆並不慢於他們，跟着脚步走了進來。因道：大嫂子，怎麽樣？你還是信着我的話不錯吧？我們的命不好，有什麽法子和人家比。有道是長子走到矮簷下，不低頭來也要低頭。你我得了秀姐娘幫這一個大忙，總要記着才好。楊大個子向她一抱拳道：不但是秀姐娘，我們應當報答她，就是你老人家和李牛兒這樣和我們費心，我們也忘不了。稍微遲一兩天，等着何厚德不在家的時候，我要去面謝秀姐娘一次。劉家婆點點頭道：那倒是正理。不過他兄妹兩人，三天兩天吵嘴抬槓，你不要和他再加上一層麻煩才好。楊大個子道：這個我曉得，不過現在那醉鬼勢力也很孤，他未必敢把我們這些舊朋友都得罪乾淨。聽說秀姐現在像坐牢一樣，悶在小公館裏不能出來。本主兒都這樣不走紅，他這麽一個沾邊不沾沿的親戚，還有什麽興頭？劉家婆道：雖然那麽說着，你還是避開他一點的好。好歹我們用不着和那醉鬼較量什麽高低。楊大個子笑道：這個你倒可以放心，我總願意有點兒事。楊大嫂對楊大個子瞪了一眼，彷彿嫌着這話裏有刺。楊大個子立刻將頭偏過去，笑道：一天一夜，沒有吸紙烟，癮得要死，我去買盒紙烟來吸吸。說畢，揚長的走了。他夫妻倆因此有了個約束，不敢明目張胆去謝秀姐娘。唯其是不便去道謝，心裏都擱着一分過不去。在這場公案過去了三五天之後，有一個晚上，楊大個子喝了茶回來，一走進大門，就深深的歎了口氣。楊大嫂子道；又是狗拖雞野的事，看不上眼了，回來只管歎氣。楊大個子道：還管閑事嗎？管閑事管得人都不能脫殼。正是為了我們自己的事，不免歎氣。你看何厚德這傢伙，為了錢他把手足之情都送乾淨了。他簡直和秀姐娘說，秀姐既是嫁出去了，成仙成佛，變牛變馬，那全靠她的命，不要去管她。那趟次長帶了信來，暫時讓她委屈一下子，那是不得已。只要娘家人不去勾引她，每月還可以貼一百塊錢的養老費。坐在家裏，每月白得一百塊錢，為什麽不

幹呢？那秀姐娘和他鬧着，他益發下了很心，要把秀姐娘送到鄉下去。免得秀姐娘在城裏住，會訪出秀姐的下落來。這老賊不知道是一顆什麼黑炭心，我和幾個人商量，要把他綑起來，丟到江裏去喂王八。楊大嫂笑罵道：你少嚼蛆，事情沒有做到，讓人家聽了去，把你當兇犯。不過姓趙的都說了這話，秀姐一定日子不好過。好在城南也不是東洋大海，她既是住在那個角落裏，我慢慢的總可以找出她來。楊大個子道：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可以到城南去探出她的消息，硬把她設法救了出來。楊大嫂子笑道：你又是一套七俠五義？你有那個能耐，你不挑担子賣菜，也不會爲了收房租的一句話，就鬧到公安局裏去。這件事你少管，讓我先來說明，這次決不弄出什麼亂子，再連累你吃虧。楊大個子想說什麼，又不敢說什麼，只是對她笑了一笑。楊大嫂道：你笑什麼？你難道諒着我作不出什麼好事來嗎？你給我三天的限期，你讓我辦着你看看。楊大個子笑道：你沒有給我三天限期，你就算對得起我，我憑什麼敢給你三天限期？楊大嫂點了頭笑道：雖然你不敢和我硬，你心裏未必肯服，我只有做出來你看了再說。當時她這樣說了，楊大個子也沒在意。到了次日，楊大嫂一大早起來，料理清了家事。楊大個子是賣菜未回，她就把三個孩子託付了劉家婆，扮了個江北縫窮大嫂走出門去。頭上蓋了塊花藍布手臂上挽個竹籃子，裏面放着針線布片，籃子柄上，勾住一條六七寸長方的小板凳，直奔南城來。她心裏估計了一陣子，趙次長把這小公館安得秘密，熱鬧地方不會來，怎麼樣也是次長常來地方，破爛不像樣的房子不會住下。還有一層，也不是矮小房屋，秀姐隨便可以出來的，要不，怎麼會把裏外消息隔斷呢？她越想越對，在城南幾條街巷裏，穿來穿去，只管打量情形。走到有點和理想中相符合的房子前面，就把小凳子取了出來，放在地上坐着，作一個候生意作的樣子。有人眞要交點針線給她作事，她把價格說得大大的，却也沒有人過問了。這樣在街巷裏轉了一天，看看太陽落山，並沒有得着什麼痕跡，只得回家。到了次日，楊大嫂又是這樣做法，並不感到疲倦。看看又到了下午三點鐘，第二天還是找不着痕跡。便提了那針線籃子，向回家路上走。誰知就在這個時候，倒得着一點路線。有一輛人力車，飛快的拉到面前。看那車子油漆光亮，白銅包鑲了車槓把，分明是自備的包車。車子上坐着頗爲肥胖的人，嘴唇上養一撮小鬍子。與楊大個子所形容的趙次長，頗有幾分相像。靈機一動，想着莫非就是他。正是這個時候，那車子停着，他下了車了。他臉上帶了三分笑容，向車夫道：你就拉到沂園澡堂門口，等着我好了，大概我有兩個鐘點，可以到那裏。車夫答應了一聲是，將車子兜轉着拉開了。楊大嫂一想，自己的包車爲什麼不拉到要到的地方，却在半路裏停下來？好在自己是走着路的，就跟定了那人，

向前走去。由大巷子轉進了一條小巷子，在一座八字門樓下，他搖搖擺擺的進去了。看那房子，雖是老式的，但那牆壁粉刷潔白，樑柱整齊，却是蓋造不久。而且門裏面天井寬大，略略栽有花木，倒不是中人以下的家庭。便放下了籃子，就在這門對面一堵粉壁牆前坐下了。坐不到一會，門裏出來一個江北老媽子，匆匆忙忙的走去。她雖看了楊大嫂一眼，並不曾說得什麼。一會兒！她手上提了些紙包回來，像是瓜子糖果之類。楊大嫂看她時，她倒笑了。楊大嫂道：這位大嫂，你笑我作什麼？她笑道：你不是縫窮的嗎！楊大嫂點點頭。她笑道：縫爛補破，你要找那男人打光棍的地方去動手。我們這裏女將多似男人，而且人家打公館的所在，也沒有什麼人穿爛的破的，你在這裏坐三天三夜，也沒有人照顧你。楊大嫂聽說，便提起籃子來，作個要走的樣子，一面答道：我本來也看着這裏，不像人有針線做的所在。不過有兩個小孩子老遠的叫着我，說是這巷子裏有針線做。我走進巷子來，也不知道是那家有針線糊裏糊塗的就在這裏坐下。你們這大門裏房子有好幾進，就是住一戶人家嗎？那老媽子道：本來是住一戶人家。因為上個月，有我們老爺的朋友搬了一分家眷來，在後進騰出幾間房子給他們住。算是兩戶人家了。楊大嫂道：聽你這位嫂子說話，好像是我們同鄉呢。貴姓是？她道：我姓錢。主人家倒叫我王媽。楊大嫂笑道：那你必定是錢家村的人，我們那裏有個親戚叫錢老二。王媽笑道：你是錢二癩痢的親家母吧？你莫姓劉？楊大嫂笑道：對了，我姓劉。錢大嫂子，你把東西送進去，我在這里等你一會，我還有事託你呢。家門口的人，不沾親就帶故，我們是很願來往的。那王媽忽然認得了一個鄉親，心裏十分高興，果然拿着東西進去，匆匆的又出來了。她笑問道：劉大嫂子什麼事託我？楊大嫂道：聽說錢二癩痢也到這城裏來了。他少不得會來看你們自己家裏人吧？王媽道：我沒聽說他來呀。他來了，一定會到我這裏來的。楊大嫂道：那好極了，明天我再來探聽你的消息。這裏兩戶人家姓什麼？你在那家做呢，我也好來找你。王媽道：一家姓張，一家姓趙。你來找張家的王媽，那就不錯。楊大嫂聽到說有家姓趙，心中大喜，覺得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把這事找得有點相像了。因笑道：百家姓上頭一姓的人也住在這裏，百家姓上第二姓的人，也住在這裏。王媽笑道：這怎樣攀得上人家，人家是做次長的。楊大嫂幾乎噗嗤一聲，要由嗓子眼裏笑了出來。因道：好了，明天見罷，我不要在這裏躭誤你的工夫。說着，自去了。到了次日中午，楊大嫂就毫不猶豫的走到這裏來，逕直的就敲大門。裏面有人出來開門相問，她便說是找張家的王媽，當然毫無問題的，就放了她進去。那王媽出來看到她，便引了她到後進廚房裏去談話。自然，楊大嫂因話答話，和她鬼混了一陣，却不住向外面去找一個探望秀姐的機會。這房子有點

兒南房北做，天井都很寬大，像北方的院子。廚房在後進房屋的外圍，另有個天井進出，那也正像北方的跨院。楊大嫂在這廚房裏和那王媽說話，隔了窗戶伸頭向外張望，却可遙遙望見那後進院子。終於是她把機會等着了，但見秀姐穿了一件花綢長衣，略略的燙了髮杪，一簇頭髮，雖然是比在家裏的時候摩登得多了，可是比起那市面上真講摩登的婦女，却又相差得遠。第一個印象，就覺得她還不是自己預料的那種風流姨太太。可想趙次長寵她，還比不上普通那種寵法。再看她反背了兩手在身後，對天井裏擺的幾盆花看看，只管繞了轉圈子，花也不會那樣好看，讓她如此注意。便不顧那王媽了，自己提了籃子，就向天井裏走來。可是秀姐還是那搬轉了圈子走，並不因爲有了脚步聲，抬起頭來看一下。楊大嫂站在屋簷下，向她出了一會神，便低聲道：太太，有什麽粗針活，讓我做一做嗎？秀姐抬頭看着，不覺嚇得身子一抖顫。這楊大嫂雖不是近鄰，在丹鳳街的人，誰不知道她？她過去雖不天天見面，可是三四天總有一次見着。這樣的熟人，這樣的見面便有些玄虛。那楊大嫂似乎明白她的意思，連向她丢兩個眼色，又將嘴向廚房裏一努。秀姐點點頭道：你怎麽走到這後進屋子裏來做生意？楊大嫂笑道：我們是規矩人，不要緊的。昨日和這裏王媽，新認了親戚，才得進來的。秀姐道：原來如此。那倒很好，我有兩三隻衣箱套子，正要人做，你會做麽？楊大嫂道：這有什麽不會，只要你把樣子拿給我看，我就會做。王媽聽到她說話，由廚房裏趕了出來，向秀姐笑道：趙太太你有針活，只管交給她做罷。她是我們熟人，我們老早就認得的，針線做得很好。秀姐微笑道：既是有你和他作保，我就請她和我作點事。說着，向楊大嫂招了兩招手道：你可以跟我來看看，我的箱子在這後面屋子裏。說着，她立刻在前面走。楊大嫂爲此事而來，當然明白她的用意，立刻跟着她後面走了去。到了她的臥室裏，她還未曾停止，繼續的向屋子後面走。走到了後面屋子裏，秀姐才停住脚，望了楊大嫂怔怔的呆立了四五分鐘。最後她輕輕叫了一聲楊大嫂，眼圈兒紅着，立刻流下淚來。楊大嫂道：你的事，我已知道了許多，訪了兩天，才訪到這個地方。我就是爲你的事來的，有話你只管和我說。我先告訴你一句話，讓你安心，你娘很好。秀姐道：謝謝你，我也知道你是爲我來的。但是我現在有什麽法子呢，只有死了才能了事。可是我要死了，我那六親無靠的娘，更不得了。你是最仗義的人，我是知道的。你現在可有什麽法子救我一把麽？說到這個麽字，她哽咽住了，向楊大嫂鞠了一個躬。楊大嫂早是放下了籃子，兩手攙住她道：你有什麽苦處，你只管說。秀姐道：自從那個姓趙的把我娶了來，新鮮過幾天，他就慢慢的淡下來了。既說我智識太淺，又說我不懂交際，還說我不會化妝，多了，反正有許多條件，不配作他的姨太太。不過他也有一

點相信我的地方，他說，想不到我那樣窮人家出來的女孩子，嫁給他的時候，倒是眞正的黃花閨女，在舊道德上，我這人還可取。我這個黃花閨女，既是在他手上葬送了，他也就不忍中途把我拋棄。所以把我放在這南城的角落裏，不許我出去。那倒不專是怕把我跑了。他那原配的女人，厲害得很，已經找到了我一張相片。她若是在路上遇到了我，恐怕就要讓我下不來。姓趙的本人，也落得作賊的一樣，三四天工夫，才溜着來看我一趟。這沒有關係，他不來看我，我一個人過得心裏還舒服些。無如這裏的房東，是他的死黨，連前進院子，都不許我出去。他又不是硬禁止我走，只要向前面去一趟，他們就把許多話來嚇我，說是這南城一帶，姓趙的原配都埋伏下了人。又是打手，又是什麼隊，又是警察，說得活靈活現，我原不信，可又不敢不信。只好坐牢似的，終日悶坐在這屋子裏。照目前而論，有吃有喝，也有錢花，我倒也無所謂，只是想到了將來怎麼樣，那就太可怕了。我還是初嫁他，在新婚的日子，他就這樣把我關在牢裏，這向後過去，日子不更是一天比一天黑暗嗎？楊大嫂道：你的意思願意怎麼樣？只管說，我既然來看你來了，自然盡力而爲。秀姐看到身後有張方凳子，退後兩步，在方凳子上坐了。兩手操着，放在懷裏，看了楊大嫂。楊大嫂道：有話你只管說，用不着什麼顧忌。秀姐道，我倒不是什麼顧慮。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人來救我。我也從來沒有這個打算。這時候你要問我有什麼主意，我一時怎樣說得出來。楊大嫂道：好在這也不是忙在一時的事。有那個王媽和我認親戚，我隨時可來。只要你故意找些針活我來作就是了。秀姐道：你是眞和她有親嗎！楊大嫂笑道：我若眞和他有親，何至於今日才曉得你住在這裏？那就早來看你了。秀姐道，既是這樣，那要你眞和我做點針活，你家裏的事，放得下來嗎？楊大嫂道：我既然要和你辦點事情，家裏的事就無所謂。三個孩子託了隔壁劉家婆照管，楊大個子他自己會料理自己，這都用不着煩心。秀姐聽說，果然找出一疋布來，交與楊大嫂裁剪，就在這後面屋子裏開始作箱套子。那趙次長要困住秀姐，也是用的堅壁清野之法，連伙食都附搭在朋友房東張家。更也不會用人伺候她，便請張家的男女用人，順帶照顧着。這樣，他覺得秀姐一言一動，都瞞不了他朋友張家。而且那些男女用人，個個都給有賞錢，也不能不受賞圖報。趙次長雖是不能常來看護這位新夫人，就也斷定了不會有什麼變化。楊大嫂來作衣箱套子，是王媽引來的，那是決沒有什麼人疑心的。楊大嫂在這後面屋子裏和秀姐談了許久，卻也沒談出個什麼頭緒。也是秀姐心虛，總怕會露出什麼馬脚，談一會子，自己也就離了開去。有時那王媽也到屋子裏來看看，讓兩人不得不疏遠一點子。到了四點鐘以後，又怕姓趙的會來，楊大嫂只好避開，約了次日再來。第二日去的時候，楊大嫂也另

換了一種手法。帶了幾尺布去，送給那王媽，笑道：這是我在外面和人家作針活得來的。常來打攪你，我心裏很是不過意，這個送給你作件小褂子穿罷。王媽笑得合不攏嘴來，因道：你也辛辛苦苦得來的一點東西，我怎好用你的？不過不用你的，你也未必肯依，只好謝謝你了。楊大嫂只要她收下了，就等於簽訂了一張友好協定，心裏十分痛快，走到秀姐屋子裏去，高聲道：太太，我今天一定要把你那個箱套子作起來。要不，你還有許多針活，以後不要我作了。秀姐也高聲笑道：你這人很老實，東西我也不等着要，你慢慢地作就是了。她們這樣一說一答，都對面望着，使了一個眼色。然後秀姐帶了她到後面屋子來，第一下，就塞了一捲鈔票到她手上。楊大嫂道：你這作什麼？我不是爲了錢來的。秀姐道：我也曉得你不是爲了錢來的，但我要你和我作事，沒有錢怎樣行得通？楊大嫂道：你先說，要我和你辦什麼事？秀姐道：我昨晚上足足想了一夜，這姓趙的對我不仁，我也就對他不義。我就是當他的玩物，我也要有個三分自由，把我塞在這文明監牢裏，好像我還是有點巴結不上，說我智識太淺，楊大嫂搶着道：笑話，不是爲了知識太淺，就這樣便便宜宜的嫁給她作姨太太嗎？秀姐道：這話都不去說了。他既看不起我，就算我忍耐着，我也不會有個出頭的日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楊大嫂坐在椅子上，不覺兩手同時拍着腿，站了起來道：對了。秀姐搖搖手道：低聲低聲。楊大嫂對外面望望，低聲道：我一見你就有這個意思，只是不便說。秀姐淡笑道：你以爲這是鬧着玩的事呢，可以隨便說。那姓趙的說他是個官僚，他又是個流氓。你要是跑得不好，還落在他手掌心裏，那就是自己作死。有道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若糊裏糊塗走了，那不是先和我娘找麻煩嗎？當真的他把我放在這地方，就會把我關住了嗎？我就是怕我走開了，連累着我的老娘。現在我要請你替我辦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把我娘送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住着。然後我這條身子無掛無礙，就可以遠走高飛了。楊大嫂手上捏着她給的那一捲鈔票，望了她倒沒有話說。秀姐道：你那是什麼意思，以爲這件事不好辦？楊大嫂道：不是那意思，你看我們也是離不開城市的人，把你老娘送到那裏去安頓？秀姐指着他手上那一捲鈔票道：這就是我爲什麼交這一筆錢給你的原故了。你們離不開這座城，難道也沒有個親戚朋友在別的地方？楊大嫂昂着頭想了一些時，因點點頭道：有是有兩個人可以找他一下。不過……說着搖了兩搖頭道：就怕你不肯找。秀姐道：有人救我老娘出去，那就是救苦救難觀世音了，我有個不願的嗎？但楊大嫂把這個人的名字，送到口裏，依然忍了下去。只是搖搖頭帶了微笑。這事透着很尷尬，倒讓秀姐莫明其妙呢。